

中國邊政

第四十七期

目錄

藝文	介譯著名	著	論
苦辣酸甜的農家（續完）……………胡火金	簡介……………陸安九	「成吉思汗傳」之六（續）……………Harold Lamb著 史耀古譯	紀念九一八、祝雙十國慶……………扶搖
	清朝統治蒙古政策（續完）……………田村實造作 宋念慈譯	俄帝侵吞鮮卑汗國經過……………周社元	全蒙反共會議……………記者
		關於內蒙問題……………恩和塞汗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續）……………哈勘楚倫
		漫談蒙古……………胡格金台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出版

紀念九一八、祝雙十國慶

扶搖

時光不居，九一八事變轉瞬已達四十三週年，當年二十歲的人已逾耳順之年，生於事變當年之人，也年逾不惑了。自從大陸淪陷以來，七億同胞在共匪鐵蹄蹂躪下，殺戮凌虐，清算鬥爭，人們仰藥投環，斷脰折脛，已毫無人生樂趣，昔日受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如是，今日來自共匪者，亦復如是，多數民衆在共匪之淫威暴行下，對日帝之蹂躪，殆多已忘懷不復記憶，質之三十左右之青年，則更瞠目不知所答，而二十五年前倖而得以逃出共匪魔掌，在臺享受民主自由生活之人，雖不乏在政府領導下，努力奮發，從事建設，志切復國之士，然亦多有紙醉金迷，樂不思蜀之輩，而真正能飲水思源，了然於昔日之所身受，政府之所以播遷，偏安於海隅者，悉爲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九一八之所賜者。殆已不可多覩，因此情形，日本國民於戰敗之餘，雖一部分人士能憬然於被軍閥所欺騙，一部分人感激中國政府之平安遣返，然爲日既久，印象逐漸模糊，而戰後出生之日人，因處於日共及左傾黨派公開宣傳之下，公然認賊做父者有之，在韓戰期間因爲美國製造軍需發橫財，而一躍轉爲經濟動物，忘恩負義，違背國際公法，破壞和約神聖義務，竟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仰承共匪鼻息，甘爲共匪鷹犬者，則更所在多有。

中國一向主張善鄰，樂於與人和平相處，惜幾百來，日本始終以中國爲侵略的對象，雖然如此，中國仍希望互相關切，因爲在文化上日本與我關係最深，在地理上關係更爲密切，故時時以休戚相關，唇亡齒寒之大義相激勵，而日本的想法則完全反是。日本之所以如此忘本，並變本加厲地想要滅亡中國，實由於自明治維新以來所標榜的軍國主義作祟，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戰爭如此，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由於侵略我國東北，因之而更加擴大深入的侵華戰爭亦復如此。不過自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國內在軍人方面亦非無持重之人，在外交方面亦非無與軍部抗衡之輩，然皆爲急進分子所壓倒，而終於導致日本幾平亡國之悲劇。

九一八事變爲中國歷史上之大事，亦爲二十世紀之大事，不僅關係我國四十年來的勝負得失，甚至自二次世界大戰以還，亞洲各國所受之殘夷塗炭，戰亂浩劫，無一非種因於九一八事變，直接間接受中國被侵略之影響。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帝由地方性的局部佔領，轉而製造偽滿，更進而分裂我華北和其他部分，在南北兩方分別製造傀儡政權，和俄帝互相勾結，互相承認由對方所製造的偽組織——如偽滿洲國和偽外蒙古人民共同國，以遂其變相瓜分中國之野心。

事變猝發，我國以限於國力，限於內外情勢，不能輕言抗戰，初則極防辱

弱無力之國際聯盟的制裁，繼始稍覺列強姑息主義之瀰漫，抗戰最艱苦階段，前曾以援華、反侵略相標榜之蘇俄，竟一面與日帝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一面支援毛共叛亂，與我政府反目成仇。赤白兩帝國主義的犖犖面目，至此完全暴露無遺。在國內方面，各省軍閥混戰仍烈，西南政客猶謀獨立，而江西福建兩省共匪與日帝俄帝表裏爲奸，公然成立偽組織，是失土及不能抗敵之緣由，均在於國家之不克統一，力量之不能集中，政令之不能統一，軍隊之無訓練、與夫建設之毫無成果也。大家日在蝸牛角中爭權奪利、置國脈民命於不顧；眞所謂魚游於釜底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焉能不啓敵人以輕侮之心？幸賴總統英明領導，八年抗戰，終於戰勝頑敵。

在這一戰事裏，我們損失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數以億萬計的財產、被日寇鐵蹄蹂躪、飛機轟炸之處遍及全國，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的一場空前浩劫。勝利之日，我們總統廣播對日方針，大意說：「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在這裏得到了最後的證明，……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和我國的同胞，相信這個戰爭是世界上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後一次戰爭。我們所受到的凌虐和恥辱，非筆墨和言語所能罄述。但是如果戰爭能够成爲人類歷史上的最後戰爭，那麼對凌虐和恥辱的代價的大小和收穫的遲早，是無須加以比較的……」

「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和『與人爲善』是我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到今天一貫地祇認識武的日本軍閥爲敵，而不以日本的人民爲敵……」

「我們更不可以對敵國的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爲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和罪惡。我們必須切記，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役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將成爲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這就是有名的所謂「以德報怨」的對日國策，是採取直接對本國同胞訓誡、間接告誡日本國民的方式，中國國民於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之餘，在勝利之初，聽到了這樣的政府政策，當然很感意外，可是日帝爪牙和它的軍隊，如果都乖乖地撤退回國，從此大徹大悟不再爲害中國，中國人秉持其固有文化道德，自亦可忍痛犧牲一切，以上副服從領袖之旨，而在日本人方面，雖兇殘如毒蛇猛獸、殺人如麻之軍隊與特務，亦必如死刑囚之獲特赦、感激涕零，無可名狀，蓋自古以戰勝國而不取敵人之報償，且恩禮有加，日本人固難想像，即在中國方面，數千年來，理論與實踐之能如此配合得宜，發揮如此淋漓盡致之事

，亦得未曾有，然日人之讀論語者，幾曾知「以德報怨」之後，尚有「何以報德」乎？

中國政府的江西圍剿共匪工作，因受九一八的嚴重影響而中斷，毛共亦因日本的侵略而坐大，戰後數十年來，中國政府由勝利統一顛落為播遷偏安之局，日本實應負大部分責任。

多年以來日本政經各界，一意逢迎毛匪，搖尾乞憐，幾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而甚多著名報紙，如朝日，每日、讀賣新聞等，均背叛國民、違背新聞自由原則，甘受共匪秘密條件之壓迫，助匪宣傳，並封鎖中國新聞，對中華民國不著一字，日本新聞界之無節操、無骨氣，出賣靈魂，竟一至於此。

今年八月十五日幸產經新聞刊排媚共報紙無恥行徑，獨家連載「蔣總統秘錄」，做為「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謬言」，引證各方面諸多秘檔，其中尤以蔣總統私人日記，戰時秘檔尤為珍貴。中國政府對國際間重大問題經過詳情，向少發表，雖幾至瀕臨危亡之境，猶不肯將其委曲向國民交代，尤不肯將有關國家的陰謀險詐、懷他人之慨的出賣行為，公之世人，始終以道義相許，殊不知今日之國際關係，利害關係而已，力量之平衡關係而已！今欲彼此間思想行為有所了解溝通，匯集國民之力量，為政府之後援，則披露適當資料於國民及世人之前，以贏取公正而有力之判斷，實為當務之急。

中國人一向尊重條約，以為條約可恃，但史達林却明白表示「條約是靠不住的」，因為他根本意在玩弄條約，我政府在日本片面廢棄中日和約，轉而承認共匪之後，對世間事總算改變了些看法，恰好日本的一部分明智之士，也不甘心受毛匪的約束，與中國有關方面合作，運用種種度藏多年秘不示人的資料，與世人相見，真可謂自九一八以來，發自日本人的愛國和善鄰的真誠表現，也是中國有關方面痛定思痛，喚起世人關心注意，不再裝腔作勢的好現象。

日本於戰敗之後，其軍部與外務省之一切秘檔，以及重要戰犯之一切供詞，均為盟國所獲得，藉此可明瞭八十年來日本在中日關係中之一切陰謀詭計。此種秘檔之公開不獨對近代史之研究具有莫大之貢獻，亦藉而可知各帝國主義國家陰謀瓜分中國、或分別扶植軍閥割據，援助共匪叛亂之史實，而我方更提拊相當之秘檔資料，互為印證，使此項秘錄之內容，益加精粹、實足為當今國

全蒙反共會議

民國六十年，是我們遭受國際姑息逆流打擊開始的一年，國際間若干短視政客隨波逐流，紛紛背棄了真理與正義，而向邪惡低頭，向強權屈服，共產匪

際姑息主義者之當頭棒喝，懲前毖後，鑑往知來，更足為當代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或悲觀消極而不思莊敬自強者的晨鐘暮鼓了。

中華民國建國六十三年，現雖偏處東海，然地當亞洲衝要，戰略中心，交通便捷，上下一心，戮力建設，整軍經武為西太平洋自由國家之屏障，為遠東反共戰線的堅強堡壘，我們國家的存在，不獨使共匪不敢向亞洲大陸邊緣國家肆意侵略，反而吸引了億萬人心的嚮往，觀乎大陸沿海同胞，冒生命危險，不斷衝出鐵幕，奔向自由的情形，可證大陸同胞在共匪暴政壓制下，失却自由、失却飯碗的慘狀！中國人民一向安土重遷，如可苟安生活下去，孰肯拋棄安身立命的基業，逃向一前途茫茫，生活未可定之天地？但自由向人招手，飽暖吸人嚮往，這是暴政和鐵幕永遠無法阻遏的，也是人性之所安、真理之所以無敵、和共匪之所以必敗必亡也。

本年八月九日蒙古旅居以及流亡歐美等地同胞代表，齊集美京華盛頓，召開全蒙反共會議，一以表達擁護中華民國、效忠總統的赤忱，一以號召世界各地蒙古同胞一致團結，共同策進反共復國工作，此等蒙族代表和自由鬥士，前曾於六十一年九月召開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發表宣言，制定行動綱領，時隔二年再度召開會議於美京，陣營愈益壯大，意志與行動更見堅決，今後行將更為擴大組織，展開行動，以策應配合政府政策，此足徵共匪海外統戰工作之失敗，所謂「回歸」「認同」等騙人把戲，已被我旅外僑胞徹底粉碎，其對旅居海外各地各族同胞之影響，固不可估計，即其給與美國政府及民衆之印象，當尤為深刻。

最近我青棒、青少棒、少棒等三隻勁旅，在美先後分別榮膺冠軍，或初試啼聲，一鳴而驚人，或奮冕成功，達成蟬聯王座之目的，球賽進行之時，萬餘人旅美僑胞、學人及留學生等，手持國旗鑼鼓，有遠自加拿大及其他各州城市，不遠千里而來觀賞歡呼加油者，每逢隊員擊出一好球，則歡聲雷動，一片旗海，情緒之熱烈，年有增加。此種表現不獨顯示他們欣賞美妙球技之熱烈，同時也適構成一年一度旅美僑胞學人留學生等，熱愛祖國的大示威，大結合。行當十大建設積極進行之際，中華民國之遠景，實有無限光明，欣聞總統健康日益增進，全民於雀躍歡呼之餘，更見青年一代之揚威國際，內外團結，實令人鼓舞歡騰，不能自己，故當雙十佳節，謹誌所感，用表祝賀之忱！

記者

黨更想透過海外統戰，以孤立我中華民國，於是高唱所謂「回歸」、「認同」，一時國際間彌漫着這一股歪風邪雨，但是我中華民國政府以無比的信心，堅定

的決心，衝向這一股姑息的逆流，迎着強風巨浪而向邪惡挑戰，就在這個時候，旅居美國、法國、西德及日本等地的蒙古同胞，爲了表示對祖國的信心與支持，特於民國六十一年九月要求政府召開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以表達旅居世界各地蒙胞熱愛祖國的意志，與反抗共黨暴政的決心，會期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天（自九月廿六日至廿八日），但是却通過了「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宣言」、「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行動綱領」等重要決議，充分表現出海外蒙胞熱愛祖國、效忠領袖的赤忱。

從此以後，原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蒙胞，其個別的反共愛國活動，經過這一次會議以後，有了領導的中心與共同的目的，遂匯爲一股反共的巨流，在詭雲密布的國際局勢中，與充滿姑息的氣氛裏，爲維護人類真理、正義而展開了無數的反共愛國活動。

今年八月，旅居世界各地蒙胞，他們分別來自美國、內蒙古、外蒙古、布里雅特蒙古、青海蒙古、以及加拿大、法國、西德等地區，提議召開全蒙反共會議，商討今後反共愛國的方向與目標，於是決定於八月九日起召開全蒙反共會議，爲期三天，這項會議於八月九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並邀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崔垂言先生及該會蒙事處兼處長陳孝賢先生參加這項會議。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及該會處長於八月一日首途赴美，當八月九日全蒙反共愛國會議揭幕時，崔委員長以貴賓身份應邀發表演講，崔委員長除對海外蒙胞歷年來熱愛祖國及支持蒙藏委員會的各項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謝外，並對旅居世界各地的蒙胞，在爭取人類自由的反共戰場上，不爲勢屈、不爲利誘，伸張正義，堅持公理的英勇奮鬥精神表示致敬，崔委員長並說：

「我們都是正義和公理的戰士，面對着當前醉心權術，妄圖苟安，以致是非不明，敵我不分的瀰濶局面，我們可以自豪了！文明人類的特徵，是正義，不是權術。世界危機的出路，是公理，不是苟安，我們在導引着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

「玩弄權術猶如玩火，結果難免自焚。國際政治本是互動的，此施以權術，彼必應以詭謀，這裡拉攏一個力量來牽制，那裡也必挑起一個事件來抗衡，致使世局益陷於紊亂。歷史的事蹟可爲殷鑒，現實的景象更當檢討。試問幾年來若干國家縱橫捭闔，奔走訪談，對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究竟有什麼貢獻？如果硬說有貢獻的話，那麼這種貢獻，祇是一場戰火未熄，反而引起另一場更大的戰火，一個危機未除，隨即觸發另一個更大的危機。尤其是不惜打擊被奴役人民推翻暴政的希望，用他們的血淚作代價，與公敵大談謀和，非僅在道德方面沒法交代，並且無異在火山頂上建築避難所，其危險可以不言而喻。中國共匪在它的『十全大會』中，曾引用列寧的話解釋勾搭美國的用意說：這不是『對強盜入伙分贓』，而是要『減少強盜可能加予的禍害，以便後來捕獲和槍斃強盜』。」

「中國有一句格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幸今日正有若干極聰明的人，却遺忘了二十世紀內，『勢力均衡』的權術，曾釀成過兩次大戰。我不敢相信，他們在兩次大戰後背棄正義和公理，如同他們先賢在兩次大戰中堅持正義和公理，一樣的努力。但是我敢斷言，他們所構想的權術，亦即所謂『三角關係』，居然把共產主義僵屍的中國共匪，拉來當作一角，希望它保持獨立，用以牽制蘇俄，純粹出自藝術的夢想，絲毫沒有科學的根據。這種構想，在觀念中彷彿條條是道，但在事實上却錯誤百出，就構想者的聰明來講，祇要他們徹底了解中國共匪的眞像，一定會懸崖勒馬，改弦更張。」

「我所以用『共產主義僵屍』來說明中國共匪，乃由於它已經喪失了一切生命力，祇殘餘些垂死的神經，在支配其屍體性的活動，凡是注意中國共匪歷史和現狀的人，本其親身見聞或深入研究，都可爲我這個判詞作證。」

接着崔委員長分析中國共產匪黨的形成及其趨向衰亡的經過，接着崔委員長又說：

「民國六十一年六月，正當國際姑息逆流高漲的時候，行政院改組，由蔣經國先生出任院長，本人受命爲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就本人所知，蔣院長針對這股國際姑息逆流衝擊，所堅守的四大原則是：

——中華民國憲法所制定的國體，決不改變！

——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總目標，決不改變！

——中華民國永遠站在民主陣營的一邊，爲伸張正義公理、維護世界和平的職志，決不改變！

——中華民國對於共匪叛亂集團絕不妥協的堅定立場，決不改變！」

崔委員長又指出行政院在蔣院長領導下，積極推行行政風革新與政務革新，造成大有爲的政府，儘管國際姑息逆流高漲，我們之屹立于驚濤駭浪之中，不但沒有衰頹，反而更加強盛。崔委員長又指出過去一年雖然世界性的經濟風暴，侵襲世界各地，但是由於我們政府早有準備，因此我們只受到最低程度的影響。崔委員長又說：

「蒙藏委員會在政府迎接各種挑戰的大方針下，也把握住共同目標，發揮了團隊精神，展開所應做的各項工作。爭取反共勝利，是實現一切願望的前提，離開這個前提來談任何願望，終歸虛妄，所以本會當前的中心工作，就是團結海內外蒙藏志士，積極進行反共活動。在共產世界中，中國共匪本是極重要的一環，而且也是已經腐朽的一環。我們要解救一切共產暴政下被奴役的人民，必須從腐朽而重要的中國共匪這一環下手。由此可見，中華民國光復大陸，實爲自由光輝照耀全世界的主要關鍵。我殷切的期望各位支持本會，把蒙藏的反共力量，匯爲一股反共巨流，會合整個怒潮，首先把中國共匪消滅，爲消滅世界上一切共產暴政開闢道路。」

崔委員長的講詞字句有力，意義深遠，接着由蒙藏委員會蒙事處兼處長陳

孝賢先生提出工作報告，陳兼處長在工作報告裡說：

「我們蒙古民族，自從西元一二〇六年鐵木真被擁戴為成吉思汗，七百多年來，對世界人類所作的貢獻，歷史上都有詳實的記載，我們深以為蒙古人而感到驕傲，如果不是共產主義的猖獗，我又何至於遠離了我們的草原，我們知道，所有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布里雅特蒙古、新疆蒙古和青海蒙古以及內蒙古的蒙古人，都是同一信仰的同一個民族，因為血比水濃，所以地理的位置隔絕不了我們的團結，同樣的，共產主義也阻撓不了我們光復故鄉的決心」。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四）

哈勒楚倫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一文，先後刊載於本刊四十三期四十四期及四十六期，本期續其後刊列。）

陸、文字門（六字）

二一〇、文書——「必赤」。「必赤」之蒙古語意為「寫」，唯此「必赤」(BICH) (508) 係「寫」的動詞語根。按蒙古語法，每一動詞必有一語根，凡於此動詞語根後加綴不同的時態變化詞，即可成現在式、過去式等各種時態語詞；凡於此動詞語根後加綴不同的詞性變化語尾時，即可成名詞、形容詞等各種詞性。「必赤」(BICH) 即「寫」的動詞語根，如加綴「-G」而成「BICHIG」(509) 則成「寫」的名詞形——其意為「書」或「文書」。故漢意「文書」之蒙古語應為「BICHIG」，而非「BICH」，其音譯應為「必赤格」。

二一一、紙——「怯里歹」。按近代蒙古語「紙」稱為「CHAGASU」(510) (恰嘎蘇)，其口語形為「CHAAS」(511) (擦阿斯)，其音與「怯里歹」相去甚遠。「怯里歹」為蒙古語「CHARDA」(512) 之譯音，「CHARDA」亦稱「CHARDAL」其漢意為「糊」。以「CHARDAL」漢譯成「紙」，筆者疑其為音義轉用語。蓋古代製「紙」乃是將紙漿一層又一層地「糊」在木板上乾却而成，此做法正如中國民間「糊」一布靴子面的做法。在蒙古地方，民間婦女常將布一層又一層地糊好，貼在木板或牆壁上酒乾或晾乾，再拿下來做布靴面，這種工作蒙古語叫做「CHARDAHU」(513) 又叫做「CHABAG HATAHU」(514)。「CHARDAHU」為動詞形，其名詞形為「CHARDAL」，故「CHARDA」(CHARDAL) 原意為「糊」，轉用成「

同時陳兼處長也報告政府對海內外蒙胞的優遇與重視，此外並報告共匪在大陸迫害蒙古同胞的情形，這對激起海外蒙胞的敵愾同仇具有相當的效果。這次全蒙反共會議，雖然為期只有三天，但是意義却是深遠的，我們相信這次會議，對全世界蒙胞爭取自由矢志反共而言，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願見旅居世界各地的蒙胞的反共巨流，跟復興基地的反共國策匯為怒潮，共為推翻共匪偽政權而努力。

紙」意。

早期蒙古人所用的「紙」為樺樹皮，並不是用紙漿做成之「紙」，此樺樹皮比紙結實，且不怕水之浸蝕。公元一九三〇年蘇俄一農夫於鄂濟勒河畔發現一座欽察汗時代之古墓穴，穴中之陪葬物即有多片樺樹皮，此樺樹皮書寫舊蒙文及八思巴蒙文。又哥本哈根王立圖書館內，亦收藏着於一百多年以前所發現的，十七世紀初葉用舊蒙文書寫佛教經典之樺樹皮。此「樺樹皮」蒙古話的稱詞甚多——有稱之為「TOOS」、「TUSU」、「TULSU」、「ERiyEN」(TUSU) (515) 等。現代蒙古地方所用的紙已不用此樺樹皮，如今樺樹皮多用以製作家具盤盆之用，亦用以為搭建柵棚之材料。

二一二、墨——「別可」。蒙古語「墨」為「BEHE」(516)，有些地方言音為「BEKE」為「別可」，其漢字蒙音音註。

二一三、筆——「裕蘭格」。筆之蒙古語為「TÜJÜG」(517)，「裕」為「裕」之筆誤，唯「裕蘭格」較近其音，因「裕蘭」缺少了語尾半音「-G」音。蒙古人所用的「TÜJÜG」(筆) 有點像古代泰西人所用的「Quill」。「TÜJÜG」係一種竹板或木板筆，形如刻字刀，沾墨計書寫。近代亦仍用此種以板(木板)筆，書寫仿古體之藝術字。清朝呈奉皇帝之奏摺必用此竹板(木板)筆體用毛筆書寫。正種用竹板(木板)筆書寫的仿古體字謂之「JINGÜLEME」(意為敬體字)。

二一四、硯——「肅都」。「硯」之蒙古語為「JIGÜRÜL」(518)，口語形為「JURUL」(519)，係依蒙古語法逆行同化原則，兩元音間之「-G」輔音消失「-」元音逆行同化為「-U」音，而成「JURUL」。「肅都」為「JURUL」之譯音，唯稍有出入，「JURUL」於漢字無更適當字可標注其音。「RUL」亦只能勉強用「都」標注「RUL」

音，却全然未能標注尾「L」尾音。

二一五、印——「探合」。「印」之蒙古語爲「TAMGA」(520)「探合」與「TAMGA」仍有些出入，「合」，原應讀成「*ᠬᠤ*」音，於此則讀成「*ᠬᠡ*」音於此則讀成「*ᠬᠢ*」音較合，「探」應於尾音加重「M」尾音，始能近其音。

柒、珍寶門 (十六字)

二一六、玉——「齒老溫」。「玉」之蒙古語爲「HAS CHULU」(521) (玉石)，或稱「HAS」(522)。「齒老溫」與其音大有出入。「齒老溫」乃爲「CHULU」加「之」各詞尾音——「CHULUN」之漢字音譯。若是，則「齒老溫」乃爲「石頭」之譯音，而非「玉」之譯音。「玉」之漢字蒙古音註爲「哈斯」；「玉石」之漢字蒙古音註爲「哈斯楚祿」。「齒老溫」只爲「石頭」之音譯而非「玉石」之譯音。

二一七、金——「按彈」。「金」之蒙古語爲「ALTA」(523)或「ALTAN」(524)。(蒙古古語凡名詞多加「N」尾音。)據此前者宜音譯爲「阿勒塔」；後者亦宜音譯爲「阿勒坦」。史籍所載察哈爾之「俺答」汗，其「俺答」之蒙古語即爲「ALTA」，「阿爾泰」山之蒙古語爲「ALTA (UTU) (漢意有金子之山)」，由此可知，「金」之蒙古漢字音註極爲繁多不一致。

二一八、銀——「蒙古」。「銀」之蒙古語爲「MÖNGGÜ」(525)或「MÖNGGÜN」(526)。「蒙古」二字爲其蒙古漢字音註。唯「蒙古」二字於漢字已成爲專用名詞，如蒙古人、蒙古民族、蒙古歷史等。爲避免混淆，「MÖNGGÜ」(漢意「銀」)之漢字音註宜避免使用「蒙古」二字，而改用與「蒙古」同音之異字。如「朦骨」、「蒙骨」、「夢古」、「門骨」……等。而「蒙古」(指蒙古人、蒙古史的專用名詞)之蒙古語音註爲「MONG-GOL」(527)，是乃爲「MONG」(528)(意很多)與「GOL」(意中心)二字之合熟音字。故「蒙古」——「MONG-GOL」其漢意爲「多數的中心」，(關於蒙古二字之釋意筆者已另外撰文詳述)而漢意之「銀」——「MÖNGGÜ」，其蒙古漢字音註於「至元譯語」則使用「蒙古」二字，實則漢意之「銀」與漢意指蒙古人之「蒙古」，其蒙古語確有差別，二者不能混爲一談。「銀」——「MÖNGGÜ」是陰性字，而「蒙古」——「MONG-GOL」是陽性字，非但字義有別，其字音亦不同。「蒙古」一詞自一二〇六年採用舊蒙古文以來一直爲「MONGGOL」，而非爲「MÖNGGÜ」，其蒙古語音既不同，其漢字蒙古音註亦當然該有所分別才是。

二一九、零銀——「胡兒答速」。按「胡兒答速」係蒙古語「HOLTASU」

(N) (529) 之漢字音註，唯「HOLTASU(N)」之漢意爲「零碎」「碎片」，並非「零銀」。「零銀」之蒙古語應爲「HOLTASUN MÖNGGÜ」(530)，其音譯宜爲「胡兒答速蒙骨」。

二二〇、珠子——「速不」。按蒙古語「珠子」爲「SUBUD」(531)，其漢字音註宜爲「速不德」，此處「速不」音未能標註其「A」尾音。

二二一、象牙——「詐安伯敦」。近代蒙古語「象牙」爲「JAANAN SOYA」(532)，「JAANAN」係由「JAGANAN」(533)依逆行同化原則而成，「JAANAN SOYA」宜音譯爲「詐安索約」。此處「詐安伯敦」係「JAANAN BODAN」(534)之漢字音註，其漢意爲「象之所有物」。「象牙」乃爲「象之所有物」；却不及「象之大牙 (SO-YA)」來得顯露。

二二二、釧兒——「補花」。「釧兒」係一種婦女裝飾用品，多爲金銀製品 (亦有銅製品)，鑲有珊瑚、瑪瑙、琥珀等玉石類，多爲成串綴連者。清末民初甚爲盛行，戴用此類飾物。蒙古語稱此類飾物爲「BUGA」(535)，近代稱口語則稱之爲「BUGU」(536)或「BUU」(537)。「補花」係「BUGA」之音註，唯「花」應讀成「GA」音，而不能讀成「*ᠬᠠ*」音。

二二三、鑲兒——「摔哥」。「鑲兒」即「耳鑲」，蒙古語爲「SÜHE」(538)，近代口語爲「SÜH」(539)，男人帶的「耳鑲」則稱之爲「SÜHÜ」(540)女用的耳鑲較長；男用的耳鑲較爲短小，西藏人穿戴的耳鑲亦如是，且其稱詞亦借用蒙古語。「SÜHE」宜音譯爲「摔河」，「摔哥」則與之大有出入，如「HE」發成喉塞擦音，而「摔」寫成「摔」，則「摔哥」較近其音。

二二四、釵兒——「獸女」。蒙古語指「有尖角的，有邊緣的釵兒」爲「SEJIGÜR」(541)，指「帶鉤的釵兒」爲「SÜJIGÜR」(542)。其口語形前者爲「SEJÜR」；後者爲「SÜJÜR」。「獸女」較近「SÜJÜR」之蒙古音，如再加「兒」音而爲「獸女兒」時，則更近其音。又蒙古地方又有一種「扁而寬的釵兒」蒙古話叫做「HATGUR」(543)。

二二五、銅——「折四」。「銅」之蒙古語爲「JIS」(544)，口語爲「JES」(545)，「折四」爲「JES」之音註。

二二六、鐵——「忒木兒」。「鐵」之蒙古語爲「TEMÖR」(546)「忒木兒」爲其漢字音註。

二二七、錫——「禿忽都罕」。按「錫」之蒙古語爲「TUGULGA」(547)或「TUGULGAN」(548)。依前者其漢字音註宜爲「禿谷刺合」；後者則宜音譯爲「禿谷刺罕」。唯「谷」與「GU」音，「合」與「GA

「音」，「罕」與「GAN」音稍有出入。

一二八、鑲鑲——「播羅福蘭」。依此蒙古漢字音註「播羅福蘭」應為「BORO HÜREL」(539)，按蒙古語「BORO」之漢意為「青色」，另有音譯成「罕兒」如「罕兒只斤」(成吉思汗姓)的「罕兒」即是。「HÜREL」之漢意為「青銅」。因此「BORO HÜREL」之意為「青色的青銅」。此處「鑲鑲」二字似為誤字，筆者疑其應為「鑲鑲」二字。按集韻解：「鑲，利鐵也」；「正字通亦載：「鑲鐵為刀甚利」。宋史書裡對「遼」金之「遼」常釋義為「鑲鐵」。因此筆者疑此「鑲鑲」係指「鑲鐵」而言，即為「青色的青銅」其蒙古語為「BORO HÜREL」，蒙古語裡有「HU」(胡)音，却無「FU」(福)音，是以其音譯應為「播羅胡蘭」。

一二九、碧鋤子——「可齒老溫」。「碧鋤子」應為「碧鋤子」，又名「北鋤子」，係一種寶石，婦女多用為飾物。據格古要論所記：「碧鋤子出南蕃西蕃，青綠色，好者頗與馬價珠相類，有黑綠色者，皆不甚值錢」。「碧鋤子」之蒙古語為「HASHI CHULU」(550)或為「HASHI CHULUN」(551)其音譯宜為「哈西齒老溫」。

一三〇、胭脂——「才可速」。「胭脂」之蒙古古語為「TÖRHEŠÜ(N)」(552)，「N」為名詞尾音，故其音譯應為「托兒回速」，「才」為「恣」之筆誤。近代蒙古語胭脂則稱之為「ENGESÜG」(553)，其漢字音註為「恩哥速克」。

一三一、粉——「五花直」。「粉」之蒙古古語為「O」(554)，其漢字音註為「戰」。「五花直」為「OGACHI」(555)之音譯，「OGACHI」漢意為「粉刷者」。「五花直」亦與蒙古語「UGACHI」(556)音甚近，「UGACHI」漢意為「粉洗者」。(「洗」之蒙古古語為「UGA」(557)如單指「粉」而言，則其音譯應為「戰」，如依「五花直」之蒙古漢字音註而言，則此處應指「OGACHI」(意粉刷者)。

捌、飛禽門 (二十六字)

一三二、鵬——「不魯昆」。「鵬」之蒙古古語為「BÜRGÜD」(558)，其音譯宜為「不魯古的」。如依此處蒙古漢字音註，則「不魯昆」應為「BÜRGÜN」(559)，而「鵬」之蒙古古語並非「BÜRGÜN」而為「ÜBÜRGÜD」。蒙古語裡有一些單數形的名詞亦可用為複數形的名詞。(類似英文的集合名詞)，如「ARAD」(560)(人民、公民)「SAID」(561)(大臣)等，「BRÜGÜD」即屬此類名詞。

一三三、鷹——「喝里柴合」。「鷹」之蒙古古語為「HARCHAGAI」(562)，其音譯為「喝里柴合」。唯「R」與「里」。「CHA」與「柴」，「GAI」與「合」之音稍有出入。如依臺灣方言音，則「喝里柴合」與「HARCHAGAI」較近。

一三四、海東青——「扎罕束忽兒」。按「罕」為「罕」之筆誤。依此蒙古漢字注「扎罕束忽兒」應為蒙古語的「JAAN SHONGHOR」(563)。

「TAHAN」漢意「小的」、「可愛的」。「SHONGHOR」宜音譯為「悚忽兒」，漢意為「海東青」。此「海東青」之蒙古古語。又叫「TOIHUN SHONGHUR」(564)，係元代之國鳥，此鳥之學名為「Gerfalcon」，漢籍文獻裡另有「海青」，「俊禽海東青鸞」「鸞」、「鸞鳥」等名稱。此鳥係禽鳥中之最為兇猛者，成吉思汗遠言中即有「臨民之道如乳牛，臨陣之道如鸞鳥」之名言，元代取之為國鳥；蒙古人用之為獵鳥者，皆取其鳥之兇猛勇敢為禽鳥之冠。元代官員出使、外遊時必持用「海青牌」，其用途有如今日官員持用之護照，此「海青牌」有金、銀、銅、鐵等，不同質料，係一種圓型盤，上面刻印有「海青鳥」像。馬可波羅即持用此「海青牌」得以到處接受禮遇款待，馬可波羅行紀一書對此事記述甚為詳細。

一三五、鸛——「乘真古」。按「鸛」之蒙古古語為「HIRGU」(565)，東部方言音為「HIRGU」(566)，「HI」音有些方言音發成喉塞擦音而為「KI」音，故「HIRGU」說成「KIRGU」，其音譯宜為「乘兒古」，「乘」應讀成「KI」之臺灣方言音。

一三六、兔鶻——「移剔里鬼」。「兔鶻」之蒙古古語為「TÜLIG」(567)其音譯應為「移剔里哥」。此處漢字音譯「剔」應是「剔」之誤寫，而「鬼」如只發首音不發尾音時「則」「移剔里鬼」與「TÜLIG」音相近。

一三七、鴨鵝——「納真」。鴨鵝之蒙古古語為「NACHIN」(568)，「納真」為其漢字蒙古音譯。

一三八、豹子——「撒里」。「撒里」係蒙古語「SAR」(569)之音譯，按「SAR」之漢意有「雨」、「花豹」，「鷹」三種。如依此類屬——飛禽門——則此「SAR」乃指「鷹」而言，而非指豹子。然「豹子」

「花豹」之蒙古古語亦為「SAR」，而「豹子」却屬於「走獸」非屬於「飛禽」。此處究指「豹子」，抑指「鷹」不得而知，唯此一者之蒙古古語則同為「SAR」，其音譯為「撒里」。

一三九、龍奪——「獨林及」。按廣雅釋鳥等記載，「龍奪」應為「龍脫」，即為「鸛」。如二三五條所述「鸛」之蒙古古語為「乘兒古」(HIRGU)，而蒙古語裡「鸛」又叫做「JARGU」(570)，「JARGU」之

音譯可爲「濁林及」，「獨」疑爲「濁」之誤寫。據五體清文鑑所記，飛禽類裡有「鷓子」一詞，其蒙古語爲「MORIN HIRGUL」(571)，直譯爲「大鷓子」，太平御覽羽族部記：「廣志曰：籠脫擊鳩鵲」是故筆者推論：「鷓」之小者稱爲「HIRGUL」；「鷓」之大者則別稱爲「籠脫」，又叫「籠奪」，其蒙古語爲「JARGUI」(音譯宜爲「濁林及」，唯仍與其蒙古語音略有出入)。

一四〇、孔雀——「倒虎」。「孔雀」之蒙古語爲「TOGOS」(572)，如於「倒虎」之後加「斯」而爲「倒虎斯」，則較近其蒙古語音。

一四一、花鴨子——「禿刺」。按蒙古語之「花鴨子」應爲「ALAG NUG-USU」(573)，其音譯爲「阿拉哥奴古舒」。此處音譯爲「禿刺」與之出入太大，是否係古語抑方言有待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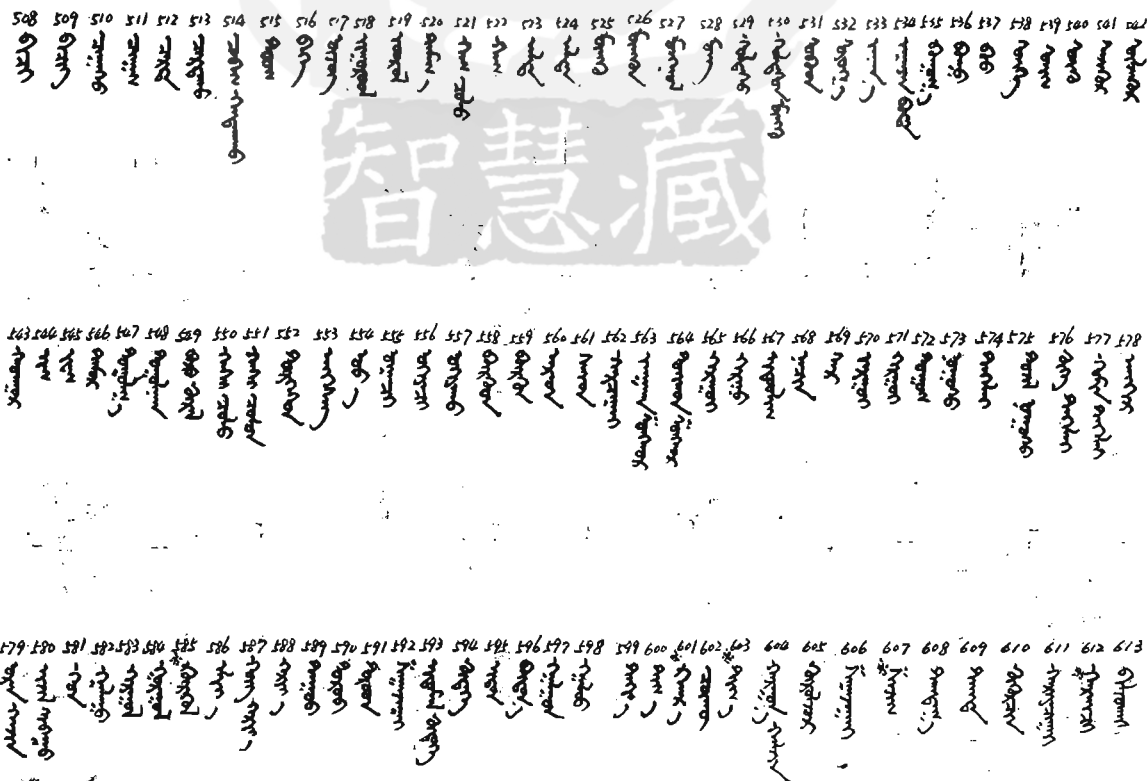
一四二、鸞鷟——「胡士遏噴」。按蒙古語之「鸞鷟」爲「DEGELEI」(574)又叫做「TOJIL NUGUSU」(575)，如是青鸞蒙古語爲「HÖHE DEGELEI」(576)，白鸞則爲「HOMIN DEGELEI」(577)，此處蒙古漢字音註「胡士遏噴」與蒙古語「鸞鷟」之各種稱詞皆有距離。其究何所指，抑或爲古語尙待考正。

一四三、鴛鴦——「昂急兒」。「鴛鴦」之蒙古語爲「ANG-GIR」(578)，唯此稱詞係蒙古古語(突厥亦如此稱)，近代蒙古語則爲「URAN HAJIN」(579)或爲「JIL SHIBUGU」(580)。「昂急兒」係「ANG-GIR」之音譯。

一四四、鵝——「昏」。「昏」係蒙古語「HUN」(581)之音譯，然蒙古語之「HUN」是指漢意之「天鵝」而非指一般之「鵝」。一般之「鵝」其蒙古語爲「GALU」(582)，其蒙古漢字音譯應爲「嘎魯」。是以依此音譯，「昏」應指「天鵝」，如爲一般之「鵝」則爲「GALU」野鵝——「烏魯還」。「野鵝」之蒙古語爲「GIRGUL」(583)，其口語形爲「GURGULN」(584)，有些方言音爲「KURGULN」(585)，「烏魯還」與此蒙古音稍爲接近，唯「烏」讀成「KU」音。如依「GIRGUL」其音譯則應爲「古魯格勒」。

一四六、老鷹——「育里迷」。「鷹」即「鳶」，又名「鵞鷹」，「角鷹」俗稱「貓頭鷹」。按此蒙古漢字音注「育里迷」應爲蒙古語之「ELIYE」(586)，而「ELIYE」之漢意則爲「老鷹」。此「老鷹」當指「老鷹」而言。

三四七、老鴉——「禿列老溫」。老鴉係烏鴉之一種，蒙古語對烏鴉有四種類似之稱詞。一爲「HUNG HERIYE」(587)一爲「HERIYE」(588)；一種白胸的烏鴉稱之爲「TAGU」(589)；此外另有稱之爲「TOROO」(590)。按蒙古語法常於名詞加「N」尾音，則「TOROO」



說成「TOROON」(591)，「禿列老溫」即其音譯。東蒙一帶常有老鴉(TOROON)於樹林裡搭巢却常為不能築巢之鵲雀所掠居，因此「TOROON」與「SHAGAJAGAI」(592)（鵲雀）爭奪巢窩而相鬪之喧吵聲，為寂靜之山林鄉居增添一份熱鬧與親切之氣氛。

二四八、班鳩——「去重」。「班鳩」係鳩類之一種，鳩類有「鵲鳩」、「爽鳩」、「鵲鳩」、「祝鳩」、「鵲鳩」等五種。「班鳩」即「鵲鳩」又名鳴鳩（見毛詩陸疏廣要，宛鸞鳴鳩）。「班鳩」之蒙古語為「IDÜMEL HÖDÖGE」(593)，其音譯為「伊杜莫勒赫奪哥」，又名「HÜDEGE」(594)，其音譯為「胡得哥」。唯東蒙古語常將「IDÜMEL」說成「ITÜN」(595)，筆者疑此「去重」之「去」乃「衣」

「重」為「童」之誤寫，如「去重」改寫成「衣童」，則「衣童」與「ITÜN」之音頗近。其他鳩鳥之蒙古名皆與「去重」音相去甚遠。不多拿——「不多拿」。「鵲鳩」之蒙古語為「BÜDÜNE」(596)，「不多拿」為其音譯，唯「拿」與「NE」音稍有出入。

二五〇、雁——「阿老安」。「雁」之蒙古語為「GALAGUN」(597)，或稱「GALU」(598)。如依前者宜音譯為「嘎老古安」，如依後者其音譯宜為「嘎魯」。

二五一、鷄——「忽魯花」。按「鷄」之蒙古語為「TAHIYA」(599)，其口語形為「TJHA」(600)。達呼爾方言則為「KHAHRA」(601)，滿洲語為「CHÖHO」(602)，維吾爾語為「KURKAS」。此處「忽魯花」與維吾爾語之「KURKAS」音甚近，筆者疑其為維吾爾語之借用語，唯「花」要讀成「KAS」音，或改音譯成「忽魯花斯」。

二五二、草鷄——「胡魯達」。「草鷄」係母鷄「蒙古語為「EMTJHA」(603)

漫談蒙古

元代前蒙古族時盛時衰

蒙古在地理上就是游牧民族的地帶，元代前蒙古人沒有像今日的統一名稱，古時候見於文字紀錄的是獵狁、獯鬻、匈奴、胡，以及唐書的「蒼兀」等。到了紀元前三世紀，游牧的匈奴人出現於今日的蒙古草原，時常與農業地帶的漢朝族間起摩擦而發生衝突。秦朝統一了中國以後即修築萬里長城來防衛其北部疆土以阻止匈奴人的南下。

匈奴人的首都在鄂爾渾河流域，紀元前二〇〇年頃在白登之役，漢高祖幾

此處蒙古音漢字音注「胡魯達」與其音相去甚遠。筆者疑其將「草鷄」與「野鷄」混談，蓋蒙古地方均於野外養鷄，故多將「草鷄」混稱為「野鷄」。如二四五條「野鷄」音譯成「巴魯達」（蒙古音為「KURGUN」），此處亦將「草鷄」音譯成「胡魯達」，「胡」與「巴」音同為相近「KU」音。是以筆者疑此「胡魯達」乃為「KURGUN」之音譯。又火鷄之蒙古語為「HARGUNA HALJIN」(604)，衛拉特方言為「KOROLJUR」(605)。

二五三、野鷄——「撒也察海」。「野鷄」之蒙古語為「SHAGAJAGAI」(606)口語形為「SHAJIG」(607)，此處音註「撒也察海」，「海」為「海」之筆誤，如為「撒也察海」則與「SHAGAJAGAI」音接近。

二五四、鵲鳩——「庫古魯貢」。「鵲」係「鵲」之筆誤。「鵲鳩」之蒙古語為「TAGTAGA」(608)或「TAGTA」(609)，「庫古魯貢」與其音出入甚大。筆者疑此「至元譯語」之作者乃據「鵲鳩」之啼叫聲——「GÜGÜRCHIN-GÜGÜRCHIN……」再加「N」之名詞尾音，而取「GÜGÜRCHIN」(610)為「鵲鳩」之名。「庫古魯貢」即為「GÜGÜRCHIN」之蒙古音漢字音註。

二五五、燕子——「遏里葉車」。「燕子」之蒙古語為「HARIYACHAGAI」(611)其口語形為「HARAICH」(612)，「遏里葉車」為其音譯。

二五六、雀兒——「賓士胡兒」。「雀兒」之蒙古語為「BIJUHAJ」(613)，「賓士胡兒」為其蒙古音漢字音譯，唯略有出入。如音譯成「賓士胡亥」則較近其音。

（下續走獸門）

胡格金台

乎成了冒頓單于的俘虜。其後漢朝知其不能力克匈奴即採取了和親政策，以避免戰爭而和平相處。漢元帝二年即西元前一二七年以後，漢朝改變了和親政策，以武力攻入蒙古腹地，又為匈奴來攻，漢朝即通好中央亞西亞諸國，於漢朝本始三年，即西元前七一一年，漢朝與中央亞西亞諸國的烏孫聯合行動，夾擊匈奴。不久匈奴內部即起分裂，戈壁以南的稱為南匈奴，戈壁以北的稱為北匈奴。南匈奴既懼北匈奴的攻伐，又畏漢朝的威脅而依附漢朝，求其保護。其後漢朝又大舉進攻北匈奴，紀元前三十六年，匈奴的王也被漢朝的攻入軍所殺。恢復西漢王位的東漢，又對北匈奴採取了攻伐政策，彼時東漢與北匈奴爭

奪的焦點，是奪取中央亞西亞諸國的霸權而不斷的起衝突。在紀元後八七年至九二年頃，東漢的軍隊又大舉攻入了匈奴的領土，迫使匈奴人捨棄其故鄉漸漸向西遷移。

南匈奴在第三、四兩個世紀中，不斷的向南移動，在東漢滅亡後，曾經在中國本土上建立了為時短暫的幾個小國。如：北漢、前趙、後趙等，後來逐漸的失去了游牧民族的特質，而與農地帶的人融和一起。

在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南下的時期，漸由鮮卑人統轄，蒙古地帶鮮卑人的一部越過長城，在華北建立了一個小國——燕。復分為南燕、北燕。四世紀九十年代至五世紀初葉由突厥系族所建立的小國家羣，被拓跋氏所統一而建立了北魏。

就在這時期蒙古系的柔然族，後五世紀的中葉，統一了蒙古草原，並征服了在蒙古西北的高車族，他們的首領開始用了「汗」或「可汗」的號。六世紀初葉，柔然帝國的版圖，包括東起滿洲（今東北）、西至中央亞西亞巴爾喀什湖，北由鄂爾渾河起南至長城的蒙古高原。

六世紀三十年代，柔然內部發生變亂，同時因居住阿爾泰山南麓突厥系的畏吾兒族的祖先高車人不斷的叛亂，並與北魏聯合起來對柔然大事包圍，蒙古高原的霸權便入於突厥人的手，將其首都仍設於鄂爾渾河上流。

唐朝是中國史上武功最盛的朝代之一，統一了中原之後自六二四年起向突厥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一直到唐太宗貞觀四年即西元六三〇年東突厥的可汗被俘，到六八〇年東突厥帝國完全屬於唐朝，其後唐又以西突厥之亂，亦把它置於自己勢力範圍。六八二年東突厥的王室又恢復了他的自由，六八三年起對唐朝開始戰爭，直到七二二年，兩國締結了和平協定。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即西元七三四年，東突厥內亂頻仍，後為畏吾兒人取得了蒙古高原的統治權，畏吾兒大汗將其首都仍設於鄂爾渾河上流，中國史書稱回鶻。

唐玄宗開成五年即西元八四〇年乞兒吉思人佔據了畏吾兒的首都，殺了他們的可汗，瓦解了他們的帝國。九二〇年契丹人逐出乞兒吉思人，這時畏吾兒人無力恢復霸權，只好向西退去。

十世紀的初年，耶律氏族的阿保機統一了全部契丹而稱為可汗。他逐出了乞兒吉思人後，對畏吾兒人採取親善政策，他經略滿洲地區及北部朝鮮，並聲破渤海國。

西元九二七年阿保機的次子耶律德光即位，九三六年因援助後唐的叛將石敬瑭，創建後晉，取得了燕雲十六州，石敬瑭自動的以其國家作為契丹的附庸。九四二年石敬瑭卒，他的繼承者石重貴，廢棄了他父親與契丹的一切協定，因此耶律德光先攻之，九四七年陷其首都大梁（開封），但沒有完全佔領其領土。

九六〇年，宋朝建立，九七七年宋朝皇室統一中原之後，計畫奪回石敬瑭

贈呈契丹的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區，宋朝曾兩次大舉進攻契丹，但均遭失敗。正當這時西藏系唐古特人強盛起來，佔據了現在的甘肅、阿拉善、額濟納、鄂爾多斯等地，建立了西夏王朝，定都在寧夏城。宋朝西北受西夏的威脅，東北受契丹的牽制，不能向北方經略。因此一〇〇四年與契丹雙方締結了維持現狀的協定。

通古斯系的女真族，由十二世紀二十年代起，阿骨打統一了女真族的內部以及今日東北全境，一二〇二年攻佔契丹的舊都，錫拉穆倫河畔的黃龍府，繼續攻取中京大定府及西京大同。這時宋室與女真族締結平分契丹國土的協定，但女真族征服了契丹國土的大半時將其進攻的劍鋒即指向宋室了。一二二三年契丹皇帝耶律延禧西奔，一二二四年被女真人所俘。契丹曾以遼為其國號，當契丹崩潰之際，其一部分人民隨耶律大石西遷，征服了幾個小國而建立了黑契丹，這就是西遼。

成吉思汗誕生後的蒙古帝國

在十二世紀初。蒙古人已經開始了民族的統一運動，在英雄海都的領導下進行，到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承繼了蒙古族酋長之後，不滿金人的壓榨而反抗，終獲勝利，金帝就承認克魯倫河以北的領土屬於蒙古之外，並約定每年由金贈送蒙古牛羊及食糧，合不勒由於此次的勝利，即稱蒙古的可汗。後來蒙古的可汗俺巴孩和他的東鄰交戰被俘，塔塔兒人把他送給金帝國，金人把他處死，由此蒙古與金國及塔塔兒人成為世仇，不斷與塔塔兒人戰鬪，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於西元一一五五年戰勝塔塔兒人凱旋的時候，他的夫人兀格倫在幹難河左岸的迭里溫孛孛塔克山產了一個男兒，也速該即以所俘的敵人名字給他兒子起了鐵木真的名字，以誌戰功，他就是舉世聞名的成吉思汗。鐵木真十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也速該被塔塔兒人毒死後，在極度困厄的環境中由他母親撫育長大。自幼年時期，他遭遇到部屬的叛離，四鄰的欺凌，甚至被仇人俘去，幾乎殞命。鐵木真深深感到當時的人心險惡，竟是強凌弱暴寡寡的強權世界，若不自身振奮圖強，終難免弱者為強者食的命運，即整頓部屬，樹起反暴旗幟，十二世紀末，鐵木真乘金與塔塔兒人發生破裂之際，與克烈部的王罕合兵攻之，一二〇二年，鐵木真滅塔塔兒部，在這次勝利之後即統一蒙古的方向前進，一二〇三年正向西伐乃蠻之際，不意王罕的軍隊突然攻擊鐵木真，受此打擊，鐵木真被迫入鮮卑利亞境內。一二〇三年秋恢復了原來的力量，終於擊破克烈部的大軍。這時太陽汗治下的乃蠻部成為鐵木真的強硬對手，所有反對鐵木真的人們多半集中到乃蠻處，一二〇四年鐵木真攻乃蠻大破之，太陽汗死。同年滅蔑兒乞部之殘部而統一蒙古的全土。一二〇六年由各部的酋長功臣等所組成的庫烈爾泰大會，推戴鐵木真為皇帝，號為成吉思汗，而建立了蒙古帝

國。

蒙古的世仇——金帝國是成吉思汗的滅金復仇的志願之一，於西元一二一年汗由克魯倫河出發，由長城的居庸關入金帝國的領土包圍其首都——北京，予金極大的打擊而班師。一二一三年再由山西河北進兵，金帝降之。一二一六年，汗命木華黎經略全國，自己準備西征。汗遇到契丹的宗室耶律楚材，很器重他，而重用了他。

曾於一二一一年，亡命中的乃蠻王子曲出律，與新興的花刺子模的王子默罕默德協謀，覆滅了西遼，平分他的國土，乘成吉思汗的伐金之際，東向擊破哈刺魯族，侵略畏吾兒，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遣者別將軍率軍攻之，曲出律逃亡於喀什噶爾。者別至宣佈信教自由後喀什噶爾人就歡迎蒙古軍入城，曲出律死於亡命途中，西遼之蔑兒乞殘部亦瓦解，黑契丹即入於蒙古版圖。

成吉思汗為使國內安定繁榮，極力保護來往的商隊，與花刺子模曾約定相互保護商旅之約，但是花刺子模人殺戮由蒙古前去的商隊，汗遣使者責之，又為花刺子模所殺，成吉思汗遂率大軍攻之。一二一九年起至一二二三年止，經五年的苦戰，終於佔領了花刺子模全境。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返還蒙古，行前命者別、蘇布臺兩將軍率領搜索逃亡的花刺子模最後的首領札蘭丁。此軍大敗前來堵擊的俄羅斯諸公國聯軍。

成吉思汗以自俄羅斯東南境至乞兒吉斯之地封與長子拙赤，此即欽察汗國；以中央亞西亞黑契丹之地，封與次子察哈臺，建立察哈臺汗國；以乃蠻族的故地與第三子窩闊臺，是為窩闊臺汗國；以蒙古的本土，封給末子拖雷；將金國舊土分封給他的兄弟，華北及阿母河以西之地則為大汗的直轄區而統轄之。

金、夏、宋三個國家曾乘成吉思汗西征之時，專心加強軍事實量相機進攻蒙古，成吉思汗於一二二六年先進攻西夏，戰爭尚未結束前，成吉思汗病歿。

西元一二二九年，庫烈爾泰會尊成吉思汗的遺囑，推舉汗的第三子窩闊臺為蒙古帝國的大汗。一二三五年，在鄂爾渾河上游，建立國都哈喇和林（即外蒙古的額爾德尼之地）。任耶律楚材為宰相，努力於一切內政的建設事宜。在一二三〇年窩闊臺汗親率大軍征金，金最後的皇帝逃亡蔡州（今河南汝南）。

一二三四年與南宋合兵取蔡州，金亡，以河南之地歸宋，而佔有金國的全境。這時花刺子模的皇裔札蘭丁，由印度潛回，驅除蒙古人所設置的長官，恢復了花刺子模的大半，窩闊臺汗派兵伐之，在一二三〇、一二三一年之間，擊潰了札蘭丁的實力，札蘭丁逃亡途中被殺而花刺子模的國家即不復存在。一二三五年高麗降而復叛，汗派軍攻之，高麗請降而為蒙古的附庸。是年以拙赤之子拔都為統帥，老將速不臺副之，各宗王一律參加，一二三六年，諸王各由其領地會師於不里阿耳邊地。同年佔領其全境，一二三七年平定欽察族中未歸附的首長並破俄羅斯諸公國之兵，一二四一年由拔都率領之一支部隊攻入匈牙利，

佔領其首都不達佩斯城，另一支部隊攻略波蘭及普利西亞，大破以普利西亞公亨利二世為首的德意志諸侯及波蘭的聯軍。正擬進攻意大利之際，接到窩闊臺汗的訃訊而班師。

窩闊臺汗崩後，一二四六年貴由為大汗，但在位僅三年，崩於一二四八年，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長子蒙哥為大汗。蒙哥汗派其弟忽必烈征南宋，派旭烈兀西征回教國家。旭烈兀在一二五五年入薩馬耳罕城，翌年入波斯。一二五八年克報達城，回教教主哈利發謫斯塔辛降。旭烈兀又經略米索不達米亞及敘利亞，並攻佔大馬色城，得到蒙哥汗的訃聞還師。到達波斯時接到埃及軍入侵的消息，遂中止返還蒙古，就統治波斯和小亞西亞的地帶，旭烈兀稱為伊兒汗而建立伊兒汗國。一二五七年蒙哥汗親自率軍征宋，一二五八年經陝西入川，忽必烈入湖北，兀良哈臺軍由安南入廣西廣東湖南各地，一二五九年蒙哥因病逝去，征宋的軍中止。

蒙哥死後忽必烈在上都由他親信部屬推戴為大汗。建都汗八里——北京，國號為元，他專心攻宋，由伯顏將軍率軍從湖北揚子江東下，一二七六年佔領南宋的首都杭州，一直到一二七九年統一了全部中國。一二八一年以南宋的降將范文虎率軍漢軍高麗軍進攻日本，大軍到日本九州海岸為颱風所襲而未能征服日本。元朝繼續經略東南亞，一二八六年南洋諸國入貢。一二九四年大汗崩殂，其第二子真金之子鐵木耳被推為繼承人，一三〇一年戰勝海都的聯軍後繼汗位。從鐵木耳汗的崩殂於一三〇七年起直到元朝最末一代的皇帝妥懽帖睦爾汗（元惠帝）即位的一三三三年僅二十六年之間，帝國的汗位竟經海山（一三〇七——一三一）、愛育黎拔力八達（一三一——一三二〇）、碩德八剌（一三二〇——一三三二）、也孫鐵木（一三三三——一三三八）、阿速臺（一三八——一三二八）和世疏（一三三九）、圖帖鐵木爾（一三三九——一三三二），七個人的承繼。

妥懽帖木爾在一三三三年即位，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稱帝於南京，定國號為明，全力進行復國之戰，最後元的首都北京被攻佔，妥懽帖木爾遷都到達里泊附近的應昌城，歿於該地。不久應昌又遭明軍的攻佔燒殺，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守故鄉哈喇和林。

一三八〇年察哈臺汗國的帖木兒統一察哈臺、伊兒汗國，此時俄人發動獨立，欽察汗敗，當時托克塔米西，得到帖木兒的支援，復大敗俄軍，但托克塔米西竟向帖木兒挑發，帖木兒大怒，於一三九〇年率軍入薩萊，平高加索，正欲入莫斯科，忽轉念攻入印度，時為一三九八年。一四〇二年帖木兒一戰即擒拜牙，一四〇五年正欲與師伐明之時死於軍中。帖木兒是跛足將軍，有第二成吉思汗之稱。瓦剌的首領也先興起後一時控制遼東以迄中亞，於一四四九年土木戰役，生擒明帝英宗，分路進兵北京大同等處，和議後始遣返英宗。一四八〇年元惠宗八世孫小王子達顏統一喀爾喀、烏梁海、察哈爾、熱河、青海、新

令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是外蒙的獨立根據。該約及其附件既經明令廢止，已經失去法的依據，而仍為我國的領土。

後語

由於以上歷史過程，即知蒙古的名稱，雖於成吉思汗以前的時期在史書上出現的獵狍、獵鹿、匈奴、胡、以及唐書中「蒙兀」等的稱呼，但不一致，而今日蒙古族的名稱是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後的一致名稱，並不包括鮮卑人、突厥人、畏吾兒人（回鶻）、契丹人、女真族等，雖然他們都屬於胡人系統。但這些民族的爭鬭角逐都一律先統一長城以北的蒙古土地然後向外發展，所以蒙古人無論是自己統一蒙古地帶或是被統治於其他民族，都未離開蒙古高原。銀子蒙語「蒙古」，據說：蒙古地方一處的山名蒙語「蒙古敖拉」即銀山之意，係蒙古族的名稱來源云，但此說尚待考證。蒙古族的統一名稱，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開始，經明清兩代直到蒙古人向滿清帶土來歸時為止，始終是一個整體，蒙古並未分割為二，雖然清廷為便於統治蒙古，以漠南蒙古為內札薩克，漠北蒙古為外札薩克，但這並不意味着兩個蒙古。蒙古語指內蒙之「內」為（UBUR）即腹部之意，指外蒙之「外」為（ARO）即背部之意，猶如人體，人體雖有腹部與背部的兩面，但實則一整體耳，但不幸的很，一般所謂的內蒙與外蒙，即被蠶食鯨吞的帝國主義者所乘，帝俄因尼布楚條約獲得唐努、烏梁海、布里雅特等地的蒙古後，它的侵略箭頭即指向整個蒙古高原，但與日

關於內蒙問題

據現在臺灣的蒙古耆宿鐵國元老白雪梯先生談稱：自唐宋元明以來，在中國版圖上的蒙古地方是整個的，清朝為統治方便起見，便給它們分了家，因此自清代才有了「內蒙」「外蒙」這兩個名詞，在蒙語，原稱外蒙為「背部蒙古」，內蒙原稱為「腹部蒙古」。他說：遠在七百年前的蒙古黃金時代暫且不談，近代蒙古史的變遷應溯自滿清，因為明朝「土木之役」前後，蒙古民族仍奄有大漠南北，滿清入關，統一中國，在形式上對蒙古頒布種種優待辦法，可是口蜜腹劍，却暗中施以極惡之毒辣手段，如以喇嘛教削減蒙族人口，劃地自封，使蒙胞不能互相往來等等。因此蒙古民族纔有今日之落伍，滿清應負大部分責任。他又說：內外蒙在生活、血統、語言、文字上，都是一樣的。如果把

本衝突而打了敗戰後，將外蒙劃為帝俄的侵略範圍，以內蒙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因此外蒙第一次獨立時，雖帝俄在對外蒙種種條約中獲得種種不法的利益，但日本相信俄國對外蒙的行動，並不侵害到日本對內蒙的勢力範圍而不加干涉，而提出其不平等的二十一條來要求我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有廣泛的特殊權益。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大舉侵入整個東北時，俄國靜靜的毫未加干涉者，也就是俄人相信日本不會侵犯它勢力範圍內的外蒙。不但此也，俄人並以姑息手段將所謂北滿鐵路與日本，日本得寸進尺的野心不以此為已足，甚有覬覦外蒙的模樣。俄國遂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發動張鼓峯戰爭，第二年又發動諾門罕戰爭，予日軍重大損傷，警告日本不容許侵犯外蒙。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日本外相松岡洋佑朝俄協定「俄日互不侵犯條約」，蘇俄以此免去了日本畏蘇之憂，使其放心大膽擴大其對美戰爭，圖收以夷制夷之效。史太林想到雖然事實上佔有外蒙，但我國對外蒙的宗主權一日存在即一日不能使外蒙變為其附庸，即乘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雅爾達會議時訂定中國承認外蒙獨立的事條以遂其陰謀。至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外蒙經其公民投票後宣佈獨立，當時曾有人竟謂：現在蒙古獨立，國內不再有蒙古問題，所謂蒙古只是成一個歷史上名詞。殊不知侵略外蒙的帝國主義者決不以攫奪外蒙為已足，如外蒙獨立後不久即有北塔山事件發生，這就說明了外蒙獨立後為何不稱外蒙共和國而稱「蒙古人民共和國」，那就是將來他們的侵略箭頭即轉向內蒙的暗號。史太林雖然反對喬巴山要合併唐努、烏梁海等地，而暗殺了喬巴山，但俄人不但反對外蒙的侵略內蒙，反而鼓勵而支持之。吾人於反攻前夕應存有一個新觀念：即蒙古民族構成中華民國一份子的中華民族，蒙古土地無內外之分都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即以此新觀念收復我們完整無缺的河山。

思和塞汗

中華民族當作一個大家庭看待的話，內外蒙同胞與內地漢胞毫無疑問地都是同胞兄弟，可是蒙胞多少年來，雖然受了內憂外患及環境的影響，不斷地有問題發生，然而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對領袖的服從始終堅定不移。我們不能因為他「忠貞」，就忽略了他比較特殊的自由存在，雖然他是內地人的同胞兄弟，但因他們居住北方多年，已經習慣了那個地方的生活方式，他們過的游牧生活，有另外一套生活觀念。當老大哥的內地同胞要尊重他，扶植他，盡到同胞兄弟的責任，不分內外蒙同胞都把他叫回家來，使他能安於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大家庭裏的共同生活，感覺到快樂而有無限的希望。當老大哥的不能使他們因失望而灰心，走到大門外去哭泣。最重要的是內地同胞要在觀念上認識蒙古問題不

是單純的地方問題，蒙古民族是中華民國構成份子之一，世界上有很多幾個民族合組一個國家的，例如美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不妨礙他各個的生存，我們的憲法有明文規定，我們的國父，我們的總統歷次昭示我們，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使之能自決自治。以上白老先生這幾句淺近而富有國家民族的談話，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尤其是我們對於內蒙問題絕不能以地方問題看待，因為其中涉有民族問題存在，因此我們光復大陸對處理內蒙問題時尤須審慎。

誠如白老先生所言，內蒙住民有他們的血統，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傳統及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民族自決的思潮充滿了世界每一個角落，國內也受到了相當的漣漪。政府在北伐成功的同時，也曾以「扶植國內弱小民族，使其自決自治」為號召，並在各次的重要會議中，也都有支持民族自決或自治的決定。這些決定與事實，都給了內蒙同胞極深刻的印象，而啓發了要求自治的堅決信念與力量。內蒙問題是國內少數民族問題，不是單純的地方問題，更不能說在盟旗地方已設省縣，認為這個問題已不復存在。

當內蒙同胞每次要求自治的時候，國人常以驚異的眼光來觀測，這也難怪，過去曾有部份蒙胞被日俄利用搞什麼有名無實的「獨立」或「自治」勾當，現在國人不能不謹慎，免被外人再有所利用。可是在中華民國政府懷抱中之內蒙同胞所曾要求之自治，是根據國父遺教，是政府當局所擬辦而未實行的偉大事業，並不是內蒙同胞標新立異的要求。現在我將這些事實根據列舉出來，以供熱心蒙事人士的參考。

一、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一九條：「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

二、建國大綱第四條云：「……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

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云：「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境內各民族自治自決權。」

上述政治主張，均淵源於國民革命之共同利益，獲得了全內蒙同胞之諒解與擁護，期待著一步一步的邁進，開創自己的新天地。

現在一談到收復大陸後的內蒙勢必自治，便有人說：「我們不希望你們也變成外蒙第二，不自由，假獨立，受他人的操縱。」我認為這個人講的話很不錯，但是他要搞清楚，內蒙自治決不是獨立運動，更不是分離運動，內蒙人民清楚得很，他們的祖國是中華民國，他們的領袖是蔣總統，他們連一時也不能離開他的祖國和偉大的領袖，內蒙人民所希望的是在民族間自由平等的原則下，中華民國的旗幟之下，在領袖懷抱裏，為期待將來的慢慢生長，要求自治並沒有想切斷祖國的保障，投入外人之懷受其愚弄，壓榨，尋找不自由的環境，埋葬自己。

內蒙同胞要求自治，就是希望在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條件下，在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的指導下，由內蒙同胞來辦理自己的行政，因為惟有蒙古民族的構成份子最了解他自己的痛苦與需要，所以自己來辦理自己的事，一定不致南轅北轍，更會發生很好的效果。過去之所以未能把內蒙問題處理得宜，辦得有效果，就是因為辦事的人們不是蒙古民族的構成份子，而主其事者未能充份採納蒙古人的意見所致。這些年來，既然沒有辦好，所以反攻大陸收復盟旗後，也應該換個方法，叫內蒙同胞自己做一做，同時蒙胞也可以要求政府改一改辦法，使內蒙同胞將自身的事體有辦好的機會與權利。

內蒙同胞一向所要求的自治，不是離心的自治，是向心的自治，是希望在中央政府監督與扶植下的自治，換言之也就是所謂：「內地漢胞好比是一個大人，內蒙同胞正好像是小孩子，同道去一顆樹上採果子，永遠是大人拿到小孩吃不着。蒙胞需要的是個兒童的樂園，這個樂園由中華民國的內地漢胞來造成，虎狼來了要大人去打，一羣兒童在成人保護之下，自己開闢樂園。」的自治。

內蒙同胞希望在內蒙地區有一個統一的自治機構，直屬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凡屬於國防，外交，軍事及有統一性的交通等，統歸於中央政府直接管轄。關於統一的自治機構，是否應當設立一節，過去也成為內蒙問題不能解決的一個關鍵。凡主張反對意見，無論其解釋的方法如何，總之，則不外乎恐怕內蒙有一個整個的自治機構，容易被外人利用或被操縱，而發生意外的一個理由。但是內蒙同胞可以反問，它是在中央政府扶植下成立的，何以被外力所侵？何以外人能利用它，而我們的政府不能利用它，使它成為永久內向的機構，我們堅決相信我們的政府，還不致如此的消極，怯懦，那完全是庸人自擾的想法，太不求開展了。即將收復的內蒙，倘仍以如此想法而不能依法許可內蒙自治，成立一個統一的自治機構，恐怕剛由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內蒙同胞更要失望了，將要失掉對中央政府的信賴了，此時他們真正成為孤臣孽子投奔無門了。如果我們不否認內蒙自治運動是整個的，是有普遍性的，是屬於少數民族問題，那似就不應忽略內蒙同胞對於整個統一自治機構的熱望。

蒙古自從「蒙古帝國」崩潰之後，一向是走向分裂的方向，到了清代走到了分裂的極端，清朝將蒙古分而又分，以削其力，建立了許多小的封建單位，使蒙古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都受了它的影響而衰落。辛亥年的武昌起義，將蒙古人從睡夢中喚醒，受了國父與總統的精神感召，認為非與內地漢胞團結一致，不能維護民族的生長，統一的自治是內蒙同胞普遍的希望，內蒙盟旗一俟收復後，政府當以依勢順導，完成他們多年的願望，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盟旗與省縣的衝突，是造成內蒙問題複雜化的因素，按盟旗制度創設於清初，原係分割蒙古的一個手段，同時也是在地方上，實行封建式的「蒙人治蒙」地方自治的單位。所有蒙古地方的一切行政統由盟旗處理，不受其他行政機

關的管轄。後因內地山東地區荒旱，始有漢胞漸次移入內蒙，實行佃墾，清廷曾設廳（後改爲縣）管理漢胞事務，絕不干涉蒙人及盟旗行政。一方清廷又爲監視蒙人，欺壓蒙人起見，於內蒙各地設立綏遠將軍、熱河都統、察哈爾都統等武職官員，專事辦理駐屯蒙地之軍務，亦不干涉盟旗行政。民國初年，一方公佈蒙古待遇條例，保障盟旗之管轄治理權，一方又強化都統及縣治的職權，使其得以控制盟旗行政。民國十七年之後，又改設熱、察、綏、寧、青等省，並加強縣治，而使內蒙同胞與省縣之衝突日漸增加。民國二十年曾公佈蒙古盟部旗組織法，保障盟旗，並與省縣劃分權限，而實際上並未推行，以致盟旗與省縣的衝突就更多起來了。何況，當時邊省的首長們多爲舊日的軍閥，（如湯玉麟之流），對於蒙人之宰割，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民國二十三年百靈廟自治運動，蒙人因受够了邊省軍閥的窩囊氣，也就是以撤廢內蒙地區後設之省縣爲目的而發起的。由民國二十年，內蒙淪陷了十餘年，民國三十四年重新才回到祖國的懷抱，同時省縣與盟旗的爭執愈演愈烈。在內蒙的地域之內，有多年來代表蒙人實行地方自治的盟旗，同時還增設了很多與盟旗常起衝突的省縣。在這種情形下，收復後的盟旗一定依蒙人之意見，徹底劃清盟旗與省縣的疆域職權，一勞永逸，永絕後患。有人主張在一個國家之內，不應當有各種不同的地方制度，所以應當以省縣制度加以劃一。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世界上最民主的美利堅合衆國各自治州的內部組織多不一致，甚至各州都有自己的單行法律，毫不影響其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國內行政的統一。有人以爲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和光復大陸後的新時代蒙古人還要維持封建的盟旗，是落伍的，這個意見很有理由，但是他並沒有注意到蒙古人所要維持的盟旗，只是名稱照舊，內容是徹底革新實行民主的，何況它的內容早已經過了質呢？維持盟旗的原因，就是因爲它對蒙人有歷史意義，它是代表蒙人辦理地方自治的工具，蒙人對它也已經很熟悉，所以蒙胞懇切希望維護盟旗保障原有的地方自治權利。倘如內蒙能獲政府許可，在內蒙成立統一完整的自治機構，劃定了它的自治區域，使內蒙同胞的自治有保障，不但永久紛爭的內蒙問題獲得解決，並且也安定了邊疆鞏固了國防。

此外，另一個在地方上發生問題的，就是移民屯墾。民國初年開始一直到民國二十年左右，在內蒙發生的問題，無論大小，都一貫的與移民屯墾有連帶關係。內蒙地區多爲高原地帶，寒冷、雨量不足，不適於農耕，所以蒙胞在這個自然條件之下，才始終將游牧事業置爲生活之重點。其中可以耕種的部份，（內蒙的東部與南部），大致上多已開墾，所剩餘的部份土地，已經成爲游牧民族所賴以生存的必備條件。游牧是需要水草豐富的地區，而開墾也是如此，因此收復後的盟旗，不能再行繼續開墾，在共匪暴政下被壓迫多年，僅存一點的蒙人游牧事業，將被摧毀無遺，就要使內蒙同胞驅牛馬入沙漠不毛之地，靜候天然的淘汰了。況且，內蒙同胞的畜牧生產品，對於國力的培養，也是有很

大的幫助，決不次於農產品。如果我們的國家想成爲高度工業化國家，保有各種資源的國家，那麼內蒙牧場是有絕對保存的價值，有協助扶植發展的必要。如此則我們不必再從澳洲和美國輸入羊毛和乳製品了，此項省下的外匯改作其他用途，或改善全國百姓的生活多麼好呢？

中央政府對於內蒙盟旗的政策，或是中央處理盟旗事務的辦法，是否合適，影響內蒙問題甚巨。內蒙先後淪陷於日帝及匪偽暴政之手至今已三十餘年之久，如今到處是餓殍載道，十室九空，一片荒涼的景象，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所以一俟收復後，必須先以大量的救濟，使其生活首先獲得安定後，慢慢引導它步入正確的途徑。

反攻大陸收復盟旗後，制定內蒙方針時，政府應以在大後方受正規教育、懂得蒙文蒙語之蒙人知識份子之意見爲意見，千萬不能再以過去陳法做爲治蒙的方策，處處要合乎現實。以爲內蒙同胞只知道崇拜喇嘛王公，仍然匍匐在喇嘛的神權與王公的驅使之下，就是以現在核子時代，每談到內蒙問題，就有人將喇嘛王公或活佛之類擺在前面，始終也沒有知道神權早被破除，封建的王公或活佛制度已經破產，早就沒有人理會，開明的王公也早已認爲封建制度應該解除。今日在自由祖國或自由世界的蒙古社會中，有活動力的是知識份子，是醒覺的蒙古青年，他們在蒙古社會裏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是普遍各地各階層的份子，他們知道共產主義的消滅和同化民族政策和清朝所用的喇嘛教羈縻與封建的政策，是害苦了蒙古民族的兩大毒藥的政策，這兩政策的設計者，一個早已被國民革命所消滅，另一個仍在竊據大陸，它永遠是蒙古民族的敵人，我們在自由世界的蒙古民族深信，它也在不久的日子內，一定被我們——總統蔣公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所消滅，所以我們蒙古民族永遠追隨着——總統走，總統是國民革命的燈塔，中華民族的救星，他老人家一定能帶着我們在自由天地的蒙古民族返回大陸上久別的家園，必能領導着我們蒙古民族走上民主的坦途，以實現內蒙的自治。

關於處理內蒙問題，我們希望就事論事，而不要就人論事。希望注意蒙古人民大眾的願望與福利，而不要只顧及少數特權階級的地位與名利。少數人是臨時的，蒙古人民大眾是永存的。人事安排的效果是渺小的，制度確定的效果是偉大的，我們希望中央要以蒙古人民大眾的福利爲前提，以大多數的意見爲意見，用民主的方式徵詢自由地區大多數蒙人的希望，來決定今後的方針。希望中央至少也能採納代表自由地區蒙古人民利益的意見，雖然它或是「逆耳」，但必是「忠言」。因爲他們那種反攻復國的熱忱，誰也不能否認，它是有利於了解蒙古問題的。

解決收復後的內蒙問題的方法，千萬要聽多數蒙人的意見，不能閉門造車，更不能聽幾個特權階級蒙人的話，因爲他們專說少數人有利的話，不顧蒙人大眾的利益，用他們來解決蒙事的參考，是不會代表蒙人的希望的。自然

這幾個少數人的話反而使自己陷入認識不清的地步，凡所措施不能徹底發揮，那麼豪事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即將反攻大陸收復盟旗，政府有關部門正在設計研究收復後的各項重要措施，內蒙問題當爲其研究重要課題之一。對於這個問題，因爲立場、職務、環境的不同，看法，說法自然也不能一樣，很難拋棄主觀的見解。因爲在蒙人方面及邊省人士方面，他們全站在一個矛盾問題的兩個極端，自然不能有純客觀的見解。所以中央政府必須要站在全國的立場，以「國父「天下爲公」的精神，根據憲法，建國綱領及其他有關法令，應作一個公正的裁決。這個也就是內蒙同胞希望收復後的內蒙各地區直接由中央管轄，內蒙問題直接由中央處理的主因，而反對由邊疆省份代勞的原故。

有人說，以過去解決新疆問題的辦法，何以不拿它來作解決內蒙問題的借鏡呢？可是我們要知道，新疆是一個許多民族複合的地區，內蒙只是一個民族牧地。這兩個地方，民族的歷史與環境不同，問題的內容也不完全一樣，所以拿以往的解決新疆問題的陳舊辦法來解決收復後的內蒙問題，恐怕生出方圓不入的結果。

不幸的很，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後，匪亂竟相繼而來，到處燒殺掠奪，民不聊生，政府爲了戡亂，無暇顧及其他問題，當然內蒙問題亦未獲得解決。當時內蒙各盟旗也自動自發的紛紛成立保安隊，於內蒙各地參加了剿共的行列，與國軍併肩作戰，創下了很多可泣可歌的戰績。

關於內蒙盟旗與畜牧問題，前面已經談了一點，總覺得不夠詳盡，在此有再行補述的必要，過去內蒙盟旗與省縣之爭，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經濟的，後者更是主要的原因，本來蒙民一向過的是游牧生活，我們不能機械的認爲農業生活就比游牧生活一定是文明進步。我耕田，你也得來耕田，甚至於許我耕田，不許你放牛放羊。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之生活所安，一個地方也有一個地方的天時地利。假如一個地方特別適宜於農作生長，當然我們要求地盡其利，設法在那裏墾殖（如河套，如河北平原），可是也需要有一個妥善的辦法，顧及到原來在那裏生活着的人民。如果不甚適宜於農作成長的地方，我們又何苦一定要在那裏開墾呢？與其在邊疆貧瘠的土地上開墾，不如在內地農作上加工。

俄帝侵吞鮮卑汗國經過

一 葉爾馬克

鮮卑利亞 (Siberia) 面積廣漠，佔地一千二百餘萬平方公里，原爲我國

農民有一種不健全的思想，以爲多有了幾畝可耕的土地，就是增加了財富，這種思想反映到內蒙行政上是容易出亂子的。而且現在世界上工商業發達，越顯得由畜牧所生產的原料不夠。英國人之過去不要牧畜業，可以到澳大利亞去拿，他們有肉吃，有毛織品原料。我們呢？如果內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都成了農業地帶，我們到那裏去拿呢？

熱南大部開墾了，但是那裏的糧食還是不夠吃，必須從東北和冀東運往接濟。如果錫盟盟都開了墾，恐怕其效果遠不如熱南。所以我認爲光復大陸後，在內蒙的開墾可以命令停止了。在政治上要竭力培植內蒙同胞的自治能力，在經濟上要利用內蒙同胞的經驗和習性，發展牧畜業，過游牧生活的人，也可以享受進步的政治生活，美利堅合衆國西部各州是個很好的例子。當然在感情上希望我們的牧畜業比他們發達更進步。內蒙同胞放羊，內地人種田，是彼此可以依賴的。我們不要忽略了中國人身體不够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家吃肉喝乳太少，澱粉撐大了腸胃，而得不到較好的營養，讓內蒙同胞發展牧畜業，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收復大陸後的新時代，政府應當改正過去不健全的農民思想與清末民初時的落伍的國防觀念，停止向內蒙開墾，不必要的墾地也不妨把它變做牧場，扶助內蒙同胞，發展塞外牧畜業。並設法徹底調整清楚盟旗與省縣的疆界，在內蒙地區後設之省縣可以把它去掉，好好安頓內蒙同胞的生活，使各有所守，各不相犯。歸縣的不歸旗，歸旗的就不歸縣，免得互相牽扯矛盾，使當地人民有二重政治的痛苦。這樣解決了內蒙地區的經濟上的問題，也就順便解決了政治上問題的一大部份。

最後將反攻大陸收復盟旗後，將內蒙人民之願望分三項略述如下，以供施政方面參考：①請求中央適時檢討既定政策，調整機構加強邊政機構組織之功能，遵奉 國父遺教，總統訓詞及憲法之規定，在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之下，實行內蒙之地方自治，②調整盟旗與省縣之關係，畫分二者之權限與疆界，請求政府保障原有盟旗。③光復後要求停止內蒙地區之屯墾，振興蒙地牧業，調整土地關係，維護蒙人之原有利益，以促進蒙旗經濟之發展。

周社元

鮮卑（古音西伯）故壤，已經史地學者考證，早在距今一千九百年前，便是中國北魏的領土，元朝爲鮮卑爾汗國（譯音「西伯爾」汗國），直至明神宗萬曆十年（二五八二年），俄人葉爾馬克滅鮮卑汗國，侵併西鮮卑後，逐步蠶食東

侵，迄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清庭顧預無能，與俄訂立中俄北京續約，於是整個鮮卑故壤以及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乃盡淪入俄手，此一慘痛史實，言之令人實爲憤慨。

俄人入侵鮮卑故壤，根據史載，雖早在十二世紀初，已有蘇茲達爾（Suzdal）公國一位名叫烏列布（Uleb）的將軍，曾越過烏拉山（Urals）進行擄掠，遭遇當地鮮卑人和蒙古人的堅強抵抗，大敗而歸，但正式入侵鮮卑故壤攻城掠地的，實以葉爾馬克爲第一人。

葉爾馬克（Timofeyevich Yermak），亦譯耶爾馬克、耶爾麻克、葉馬克、葉麻克、愛瑪克等，洪鈞所著元史譯文證補譯爲「亦耳馬克」，實皆爲一人。俄國的歷史家，以其侵略鮮卑故壤對於拓殖俄國領土有功，竟稱頌之爲「十六世紀俄國新土地發現者」及「鮮卑故壤之征服者」，俄國小學教科書上，亦謂「鮮卑故壤乃哥薩克英雄拓展疆土所發現者」，對葉爾馬克等，稱爲俄國英雄。舊俄詩人何苗科夫（A. S. Khomyakov），在其所著兩大著名悲劇之中，其一即以「葉爾馬克」（Yermak）爲題，歌頌葉爾馬克；另一悲劇名「冒名者——狄米特利」（Dimitri Samozvanets）。至今，在托波爾斯克城（Tobolsk）尚有葉爾馬克的紀念碑，矗立市區，供人憑吊，據聞克里姆林宮如今尚高懸有葉爾馬克畫像，尊爲俄國開拓亞洲功臣，俄人對葉爾馬克的崇敬，由此可以窺見一斑。

有關葉爾馬克身世，史料付闕，其出生已不可考（一說出生於一五五〇年），多數俄國史家，均認葉爾馬克系出頓河哥薩克族（Cossacks），一部份人則認葉爾馬克乃爲烏拉山附近的居民。在烏拉山流傳的小說中，如巴若夫（P. P. Bazhov）著的「孔雀石匣」（Malachites Casket）及「葉爾馬克之天鵝」（Yermak's swan），均稱葉爾馬克爲烏拉山人。另據傳言，葉爾馬克出生於別爾蒙（Perm），按別爾蒙位於中烏拉山西面卡馬河（Kama）上，此說亦無異承認葉爾馬克爲烏拉山人。

以上兩說，迄今尚無定論，不過葉爾馬克確爲哥薩克族，已經歷史證實。哥薩克人向以作戰勇敢著稱，性情殘暴，桀驁難馴，在十五世紀時，即有以哥薩克人編成的軍隊，馳騁戰場。哥薩克人本爲蒙古人，原居歐俄南部，分佈於第聶伯河（Dnepr R.）與頓河（Don R.）沿岸，打獵狩獵爲生，後因不堪受俄羅斯暴政重稅壓迫，始乃相率北逃，逃亡期間，居無定所，只好四出剽劫，賴以維持生計，遂漸淪爲流寇，葉爾馬克即爲其中之一。

據說葉爾馬克原名：華西里·狄莫費耶維奇。亞諾寧（Vasily Timofeyevich Alein），係出生於烏拉山之楚索瓦雅河（Chusovaya R.）附近。據俄國鮮卑故壤編年史家伊里亞·車列潘諾夫（Ilya Cherepanov）稱葉爾馬克祖父名阿凡納西·格雷哥里耶維奇，亞諾寧（Afanasi Grigoryevich Alein），乃爲蘇茲達爾一鄉下人，生有兩子，長子名羅吉安（Rodion），次子名狄

莫費（Timofey），早年舉家遷離蘇茲達爾之後，即在楚索瓦雅河的斯特羅干諾夫家族（Stroganovs）領地定居。狄莫費生數子，在諸子中，以華西里（Vasily）膂力最大，善於辯才，並富於機警性，少時即與一般不良少年爲伍，到處滋事，及長，由於家庭貧窮，飄泊流浪，無以爲生，乃嘯聚一部份不法之徒，在卡馬河、伏爾加河（Volga R.）一帶，從事水上行劫勾當。由於他個性兇狠殘暴，被衆舉爲頭目（Ataman），不以其名呼之，而稱之爲「葉爾馬克」（Yermak）。「葉爾馬克」一如今日武俠小說中之譯名。按「葉爾馬克」與俄文「無緣便帽」（Yermolka）一字甚爲相近，或因葉爾馬克喜戴此種便帽，以此得名。

其時，斯特羅干諾夫家族，正因受到烏拉山鮮卑人和蒙古人的侵擾，苦其苛索無法應付，風聞葉爾馬克驍悍勇猛，乃於一五七九年將葉爾馬克招撫，初以所部駐守各地，以防鮮卑人和蒙古人的襲擊，後乃決定作試探性東侵。

一一 斯特羅干諾夫家族

斯特羅干諾夫家族，世居北俄之別爾蒙一帶，原爲諾夫哥羅德（Novgorod）的巨商，以經營皮貨與鹽場致富。根據歷史記載，在諾夫哥羅德公國尚未被莫斯科大公國兼併之前，其家族有名盧加·斯特羅干諾夫（Luka Stroganov）者，因爲販賣皮貨，已與莫斯科有商業上的來往，成爲王室商人，當一四四五年莫斯科大公華西里二世（Vasily II）被喀山（Kazan）汗國俘虜時，由於索取贖金數目過大，朝中正感無法籌措，遑遑不安之際，盧加聞悉，慨然捐款相助，喀山汗國得到巨額贖金之後，乃於次年將華西里二世釋回，於是斯特羅干諾夫家族與莫斯科大公國的關係，更加深厚。

到了盧加之孫安尼加·斯特羅干諾夫（Anika Stroganov）時，斯特羅干諾夫家族儼然在巨商中，成爲莫斯科的紅人，舉凡宮庭中所需的各種珍貴毛皮，均由斯特羅干諾夫家族負責採辦，安尼加遂藉此顯露商人本色，對於宮中后妃嬪嬙以及朝內一般貴族，阿諛逢迎，因此贏得內外一致好評。

一五三三年華西里三世逝世，其子伊凡四世（Ivan IV）繼位，時年三歲，以在稚齡，故由其母葉蓮娜·華西里耶芙娜（Yelena Vasilyevna）——華西里三世之次妻——攝政，嗣因宮庭之亂，葉蓮娜據傳爲貴族毒殺。葉蓮娜死後，自一五三八年起，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朝政均由貴族把持。直至一五四七年元月十六日，伊凡四世成年，舉行加冕，方始歸政。

伊凡四世生來聰明活潑，少時博覽羣書，頗知御人，惟因自幼即在宮庭兇殺狠鬥之下成長，目濡耳染，養成一種殘暴性格，及至掌握朝政，任所欲爲，動輒殺人，即連所親生的伊凡太子，也在他的「怒之下殺害，故有「恐怖伊凡」（Ivan Grozny, the Terrible）之稱——史稱伊凡雷帝。

伊凡雷帝執政之後，自封沙皇 (Tsar)，並正式啓用拜占庭的雙頭鷹國徽，繼承父志，一面改革內政，於一五五〇年頒佈俄羅斯新法典，並採種種措施，加強個人權力；一面大張撻伐，不斷向外擴張，於一五五二年，親率大軍十五萬人，攜大砲一百五十門，擊滅蒙古人所建的喀山汗國，於一五五六年，再征服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於是伏爾加河中下游及烏拉山以西之地，均皆納入俄羅斯的版圖。其時，伊凡雷帝對於鮮卑故壤廣大領土，豐富寶藏——毛皮，極為嚮往，奈以該地久為蒙古人和鮮卑人所居，情形不熟，不敢冒險。

適於此際，安尼加率三子來莫斯科朝賀，遂將鮮卑故壤實情面奏，伊凡雷帝聽後大加激賞，當囑積極進行探查，旋下勅令，將別爾蒙一帶土地，以二十年為期，全部租與安尼加之長子格羅哥里 (Grigory Stroganov)，特准豁免賦稅，並在優惠條件之下，有關該處土地耕植，食鹽製煉，漁類撈捕，礦藏開採，准予專利，不受地方官署管轄，直隸於莫斯科。

安尼加此行收穫豐碩，回到別爾蒙後，立即召集家丁，大興土木，於一五五八年，首建立坎科爾 (Kankor) 城堡，一五六四年續建立克爾格丹 (Kel-gedan) 城堡——亦名為奧岳爾 (Oryol)，作為防禦蒙古人鮮卑人的據點。以上兩地，均在今之別爾蒙市以北。至一五七二年，斯特羅干諾夫家族復經呈准伊凡雷帝，設置自衛隊。自是銳意經營，收納各方游民，盜匪，逃兵，據以擴充勢力，但因強鄰鮮卑汗國虎視眈眈，不時越界侵擾，雙方經常發生衝突，斯特羅干諾夫家丁顯非蒙古人鮮卑人的對手，每次吃虧甚大，於是乃假伊凡雷帝勅令，招撫葉爾馬克部衆。

迨葉爾馬克擊滅鮮卑汗國後，伊凡雷帝聞報大喜，乃將所佔土地，賜予斯特羅干諾夫家族。於是，斯特羅干諾夫家族領地範圍擴大，勢力一直到達托波爾河 (Tobol R.) 與額爾濟斯河 (Irtysh R.) 一帶。

此後，在十七世紀初，波蘭人，瑞典人相繼入侵，俄國發生北方戰爭 (Northern war)，莫斯科為波軍攻陷，俄國愛國志士紛紛起而組織民軍，斯特羅干諾夫家族輸財效力，頗多貢獻，嗣獲得「精神」頭銜，十八世紀，正式成為俄國貴族，受封男爵，最後，封為伯爵。其時烏拉山的大部土地，均為斯特羅干諾夫家族受封采邑，已為遠近知名。在十九世紀時，斯特羅干諾夫家族多為地主，並有一些子孫在當時俄國行政、外交、軍事上，佔據要津，直至進入二十世紀，家道方始逐漸式微，惟至今外國西餐菜單上，尚有斯氏燒肉一菜，享譽不衰。

三 葉爾馬克東侵鮮卑汗國經過

一五七九年，葉爾馬克受斯特羅干諾夫家族招撫後，既經決定東侵，乃將所部編成一支五百四十人的隊伍，分為三隊，除由葉爾馬克自任統領外，並立哥

薩克人伊凡·科里佐 (Ivan Koltso)、尼基達·潘 (Nikita Pan) 及馬特維·梅塞里雅克 (Matvei Meshcheryak) 三人分任各隊長，於一五八一年春夏之交出發，越烏拉山東侵。

葉爾馬克等出發後，首先擊敗當地土著沃古爾人 (Voguls)——即曼西人 (Mansi)，又稱猶格拉人 (Yugrian)，將貝格比里·亞塔科夫 (Begbelii Agitkov) 所據的北烏拉山之地佔領，解除側背威脅得到初步勝利。葉爾馬克乃將俘虜的三百名沃古爾人，編入所部，同時實施整編，除仍由葉爾馬克自任統領外，並將科里佐升為副統領，下按百人及五十人編制分別設置隊長與副隊長，此外並於各隊之上，設置一等上尉 (Yessai)，類如今日的參謀長，葉爾馬克統率全軍，於是所部乃由原來的五百五十人，擴充為八百四十人。至於武器裝備方面，甚為簡陋，當時僅有火砲三門及步槍若干枝，每人配發火藥三磅而已。

各事準備完畢，帶足乾糧，葉爾馬克一行旋於一五七九年九月一日，攜同響導，駕乘平底木船，沿楚索瓦雅河向東搜索前進，一路無阻，未幾到達謝列布梁卡河 (Serebyaka R.)。此處為通鮮卑故壤要道，漸近鮮卑汗國邊界，葉爾馬克不敢冒險深入，並以隆冬將屆，氣候嚴寒，不利行軍，乃在該地伐木建造營堡，安營過冬。據載，至今在楚索瓦雅河左岸，尚有一高約五十公尺，寬約六十公尺的峭壁，其上滿佈岩穴，傳說即為當年葉爾馬克過冬之處。

到了一五八二年四、五月間，雪融冰解，天氣漸暖，葉爾馬克乃率所部東船上岸，覓路翻越烏拉山嶺，通過莽莽荒地，繼續深入鮮卑汗國，循查洛夫里河 (Zharovli R.) 抵達塔吉爾河 (Tajil R.)，復溯塔吉爾河進入波爾河支流之圖拉河 (Tura R.)，沿途不斷遭到蒙古人鮮卑人的小股截擊，互有損傷，葉爾馬克節節進逼，終於攻抵鮮卑汗國故都成吉——圖拉 (Chingi-Tura)——即今之秋明 (Tiumen) 城，鮮卑汗國部隊據城堅守，拚命抵抗，雙方反覆搏殺，卒以守備力量薄弱，成吉——圖拉遂陷敵手。

其時，鮮卑汗國係由蒙古人庫程 (Kuchum) 為汗，遷建新都於伊斯坦 (Istan)——亦稱卡什勒克 (Kashlyk)，位於今托波爾斯克以南十六公里，地居額爾濟斯河之中游。聞報故都成吉——圖拉有失，敵軍深入腹地，情勢嚴重，立即派遣部將馬邁庫爾 (Mametu) 統率大軍前往迎擊，並親自率領額爾濟斯河之楚瓦塞夫 (Chuvashet) 地方設防拒敵，以為應援。

馬邁庫爾奉命以後，即率所部兼程西進，行軍未久，即在托波爾河附近之巴巴山 (Babashan) 曠野與敵遭遇，於是雙方展開一場大戰。

這場大戰關係俄人立足東方，爾後侵併整個鮮卑故壤，在歷史上實具決定性的影響。

時當深秋，大地蕭索。鮮卑汗部隊奮勇直前，各個猶如猛虎下山，首先衝入敵陣，掄刀砍殺，揮矛亂刺；哥薩克人雖稱驍悍，幾曾見過此種陣仗？早已

嚇得目瞪口呆，敵軍傷亡甚重，葉爾馬克抵擋不住，只好退據山溝丘壑，憑藉天然地物掩護，頑強抵抗。

以後，敵人利用火槍火炮實施攻擊，逐步推進，鮮卑汗亦改變戰法，運用強弓硬箭抵抗，並對已失陣地，一再反撲，浴血苦戰，於是雙方復演成拉鋸的局面。戰事綿延數月，時序進入冬季，天氣轉寒，開始飄雪。斯時，鮮卑汗兵力雖佔優勢，但因敵人持有火槍火炮一類犀利武器，而蒙古人鮮卑人僅有刀箭戈矛，不足以當敵人強攻。最後，馬邁庫爾力戰陣亡，指揮無人，鮮卑汗部隊遂被擊潰。

噩耗傳來，庫程汗時正患眼疾，得悉馬邁庫爾殉戰，前方戰事失利，自度楚瓦塞夫已不可守，乃自楚瓦塞夫退回首都，率眾據城死守，葉爾馬克乘勝猛攻，戰事慘烈進行，城中守軍十之七八傷亡，庫程汗見大勢已去，始率全城忠貞軍民，乘夜開城，向東南退往今日的巴拉賓斯卡雅草原，(Barabinskaya steppe)，於是鮮卑汗國首都——伊斯堪達爾為葉爾馬克攻佔，時為明神宗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葉爾馬克攻入伊斯堪達爾後，縱火焚城，大肆劫掠，城中婦孺老弱，多被姦淫殺戮，幾無生還。

此次雙方作戰，鮮卑汗部隊兵力本強，人數亦超過葉爾馬克的部隊數倍，其所以失敗的原因，檢討起來，並不是作戰不力，士氣不旺，主要在於葉爾馬克部隊持有火槍火炮裝備，鮮卑汗部隊只有刀箭戈矛一類原始武器，無法與之抗衡，致遭挫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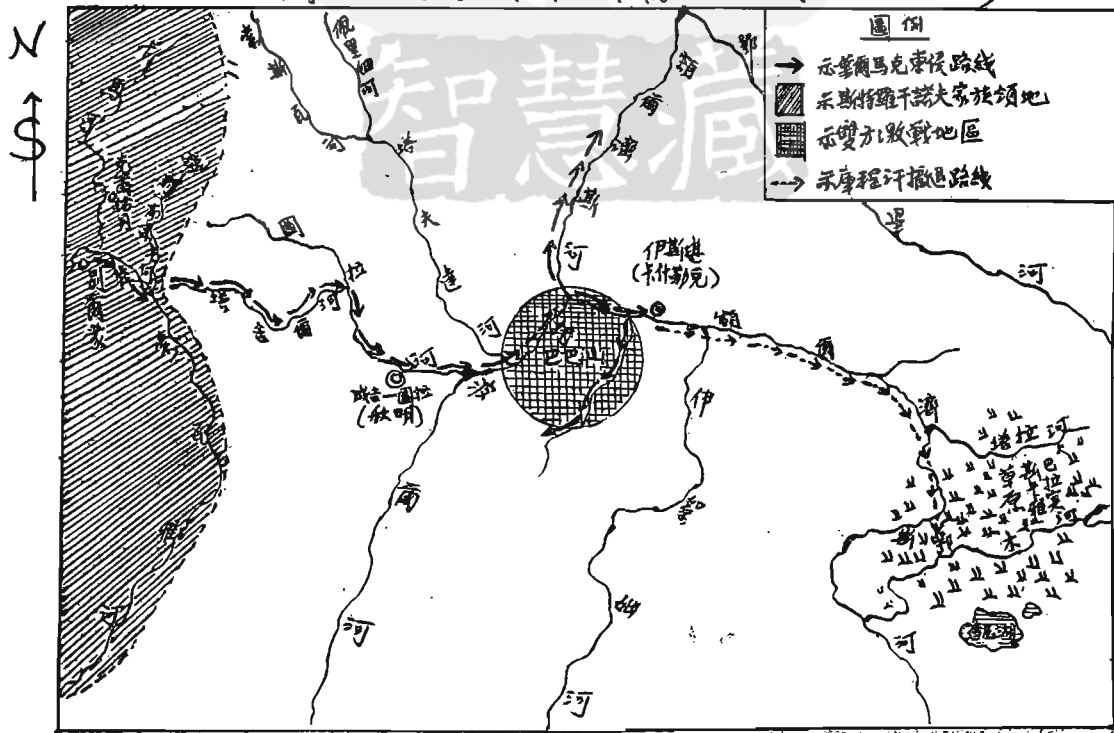
葉爾馬克擊破鮮卑汗國之後，次年(一五八三年)，雖曾分兵三路：一路東向，溯額爾齊斯河向東推進；一路北向，沿額爾齊斯河採取攻勢；一路南向，搜索庫程汗的餘衆，但深知蒙古人鮮卑人作戰勇敢，騎術精湛，行踪飄忽，自量本身兵力懸殊，所攜彈藥已將用罄，故除在伊斯堪達爾附近從事小規模的劫掠外，始終停滯不進，不敢孤軍深入。(作戰經過見附圖)

四 葉爾馬克之死

葉爾馬克佔領伊斯堪達爾後，乃派副統領科里佐攜帶大批的戰利品——毛皮回別爾蒙。勝利來歸，斯特羅干諾夫家族欣聞鄰邦擊破，此後可以高枕無憂，於是一面大排筵席，歡迎科里佐等凱旋；一面據實申報朝廷。其時，伊凡雷帝方因黎沃尼亞(Livonia)戰爭結束，侵略無功，被迫與波蘭，立陶宛簽訂和約，意志沮喪，聞報大喜，立即傳諭着科里佐前往晉謁。

信使往還，斯特羅干諾夫家族奉到上諭後，即着科里佐帶同大批貂皮、海獺、黑狐等珍貴毛皮，另行挑選精壯家丁數人，負責押運，駛載往莫斯科，齎呈沙皇。

葉爾馬克東侵鮮卑汗國作戰經過要圖(1581—1584)



科里佐等抵達莫斯科時，已為翌年（一五八三年）秋末多初，入朝覲見，獻土貢品，伊凡雷帝見物心喜，詢問葉爾馬克擊破鮮卑汗國經過，科里佐一一據實奏聞，沙皇手撫所得自鮮卑汗國的珍貴毛皮，對於鮮卑地方富源，不禁垂涎欲滴，當即面赦葉爾馬克等人以往殺人越貨之罪，並以鎮甲兩付，分賜葉爾馬克與科里佐，其餘隨從諸人均有賞賜，復以所獲之地，分封葉爾馬克治理。

越日，沙皇頒發勅令，特派波爾霍夫斯基（Bolshovsky）與格魯霍夫（Glukhov）兩將軍領射手五百名隨科里佐前往，以資應援，相機進取。

兩將軍奉命之後，即行着手準備，惟值嚴冬即屆，邊地氣候苦寒，路程遙遠，崎嶇難行，又以各項裝備，並非咄嗟可辦，因此遲遲未行，延至次年（一五八四年）三月，又因伊凡雷帝逝世，新沙皇費多爾（Fedor）——伊凡雷帝次子——繼位，不免又有一番耽擱，俟待各事準備就緒，帶足彈藥糧秣，方始正式出發。

是時，鮮卑汗國淪亡，留居城內居民，慘遭葉爾馬克所部蹂躪，族衆流亡在外，痛於家仇國恨，志切光復，紛紛組成小股部隊，不時對葉爾馬克的部隊實施襲擊，葉爾馬克因為彈藥用罄，而又不慣草原森林作戰，為之無可奈何，只好退避伊爾堪城，加強防範。

時光易逝，轉瞬至一五八四年，春盡夏臨，鮮卑汗國亡國已經將近兩年，儘管時間過得很快，蒙古人鮮卑人的復仇火燄，並未因此沖淡，反而更加高昂，但是他們已自哥薩克人方面取經驗，懂得怎樣對付葉爾馬克，他們正在忍耐，抑制住滿腔的悲憤，等候時機，一舉消滅此一元兇巨惡。

在伊爾堪方面，以蒙古人鮮卑人久未來襲，認為從此可以安享太平，於是防備乃漸鬆弛。

是年八月四日晚上，天氣晴暖適宜，風力不大，葉爾馬克正借幾名心腹，在伊爾堪城外額爾濟斯河上乘船飲宴，強迫被俘來的幾名蒙鮮美女，輪流把盞，一個一個喝得酩酊大醉。

鮮卑汗的游擊部隊偵知這是一個復仇的好機會，於是乃乘黑夜，各自攜帶利刃，潛至葉爾馬克船邊，一聲大喝，直撲葉爾馬克座船，葉爾馬克猝不及防，欲待起身應敵，酒後乏力，身不由己，同飲幾員心腹，早已醉得東倒西歪，動彈不得。大家七手八腳，咬牙切齒，將葉爾馬克等人像殺豬似的捆定，你砍一刀，我割一塊，盡雪心中之憤，看看奄奄一息，已活不成，乃將葉爾馬克等人棄屍河中，救出被俘虜的同族婦女，然後舉火焚舟，安然撤退，仍循原路，返回駐地。

比及城中遙望火起，聞警派遣大隊人馬趕至，鮮卑汗的游擊兵早已遠颺，追趕不及。

葉爾馬克死後，羣龍無首，這班盜匪，原為窮兇極惡之徒，性情殘暴，不受管束，葉爾馬克在生之時，以其個人威望，尚能懾服，稍稍斂迹，然亦賊性

難改，平日拚鬥撕殺，時有發生，如今葉爾馬克既死，再無他人能制，何況他們吃過蒙古人鮮卑人的大虧，知道厲害，手上空有火槍，而無彈藥，萬一鮮卑汗部隊來攻，如何抵抗？於是一聞而散，各攜搶劫來的毛皮金銀財寶，四處逃生。

這科里佐偕同波爾霍夫斯基與格魯霍夫率領援軍到達，葉爾馬克業已溺斃多日。科里佐眼見伊爾堪城內一片荒涼，匪衆星散，遂將葉爾馬克屍體草草收殮下葬後，自感獨木難撐，又以所帶回的部隊，一向未曾與蒙古人鮮卑人交鋒，缺乏作戰經驗，知伊爾堪無法固守，經與波爾霍夫斯基、格魯霍夫兩人計議，遂仍退回成吉——圖拉，於一五八五年重建該城，費時經年，次年完工，改名「秋明」。越年（一五八七年），復在額爾濟斯河與托波爾河交匯處，建立托波爾斯克城，以後，遂以此兩城作為東侵的據點。

自葉爾馬克試探東侵，打通通往鮮卑故壤之路後，俄人得寸進尺，不斷侵略，至十七世紀初，額爾濟斯河上游沿岸的土地，幾全部為俄人所佔。其時，明已衰微，清方興起，流寇四起，張獻忠、李自成四處流竄，明廷剿撫兼施，未能擊滅，漠北地遠天寒，防務空虛，於是俄人乃藉此一大好機會，逐步擴張版圖，於一六〇四年建立托木斯克城（Tomsk），一六一八年建立葉尼塞斯克城（Yeniseisk），勢力深入鮮卑利亞中部。其後繼續東侵，抵勒拿河（Lena R.），於一六三二年建雅庫茨克城（Yakutsk）。

俄人建立雅庫茨克城後，即以該城作為據點，作更進一步的侵略，分為三路：一路一直向東，於一六三九年到達太平洋岸的鄂霍次克海（Okhotsk Sea），一路轉向東北，橫越科里馬河（Kolyma R.），於一六四八年到達安納迪爾（Anadyr），一路向南，翻越外興安嶺（Yablonoi Ridge），沿黑龍江（Amur R.）而下，於一六五一年進佔伯力——其後俄人易名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另一部份俄人則於稍後到達貝加爾湖（Baikal L.）——一譯「拜喀勒湖」，又名「聖湖」，或曰「白海」，我國古稱北海，即漢蘇武持節牧羊之處。於一六五二年，在貝加爾湖之西方，建伊爾庫次克城（Irkutsk）；更於一六五六年南侵至尼布楚地，改名為涅爾欽斯克（Nerchinsk），及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俄曆八月二十七日），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訂立尼布楚條約後，先後不過百年，我國先民所遺此一廣大領土，遂為俄寇所佔有！

（編者按：本文末段所指俄帝所侵佔鮮卑利亞（舊稱西伯利亞）各地，多係我國領土，請參閱本刊第四十六期「俄帝和毛匪對邊界的爭執點」譯文，餘將專文研究，以明我國失地之由來）。

「成吉思汗傳」之六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譯

王汗之死

合蘭真之戰，客列亦惕部 (Karai) 大勝後，反鐵木真的聯合陣線便更強固了。通常大草原上的部族領袖總是傾向強者，爲了得到保障，以及更多的財富，總與強者結盟。

鐵木真致書王汗，譴責這一次的痛創。

「汗父！當初君亡命之時，吾非即遣四傑相助乎？」

當初君騎瞎馬，衣不蔽體，唯一瘦羊果腹時，吾非以肥羊壯馬餵君乎？」

當初，君之屬下盡奪我之戰利，君得而失於敵人之手，又是我將爲君復得之。

當初，記否黑水之畔 (Black River) 吾二人之誓言，毋納惡人離間之言，當先面察事實真相。

吾何嘗有怨：君得之多矣，吾患少，欲求更多耶？」

「車輪若折，羈牛如何引軍前行？吾非汝之一輪 (Kibitka) 乎？君何以致怨？又何故攻擊我？」

致書中頗見鐵木真鄙夷之色，暗喻王汗猶騎瞎馬，心無定見，意無定向。

鐵木真也一面四遣信使，召集大會。不久本族和鄰近部族的首領，合聚於蒙古汗帳下，恭謹地跪在白馬皮氈上，他們的長外衣上飾著華美的束帶，他們古銅色而充滿智慧皺紋的面龐凝視着帳中的火炬，這便是領袖大會。

大夥兒輪流發表意見。多爲李兒只斤氏，蒼眼龍 (灰色目眼) 的後裔，其中許多人是爲鐵木真所征服的。有些主張投靠勢力強大的客列亦惕部，向王汗及其子臣服。一些好戰的鷹派之士則疾呼宣戰，主張共奉鐵木真，由大會授予統率之權。

鐵木真接受了權杖，言明令出必行，違者必罰。「我一向與諸君說起在這一片三河 (譯者按：當指鄂嫩河、奎屯河、克魯倫河，此三河之間，肯特山的北麓，爲蒙古族的發祥之地。) 繁繞間的地上，必須有一個共主，一個領袖，你們總不懂。如今既然你們恐怕王汗像對付我一樣對付你們，你們便選了我當領袖。我曾經給過你們俘虜、女人，營幕和畜牲。如今，我更必要確保你們的土地和祖先們爲大家留傳下的一切。」

是年冬天，戈壁沙漠上大勢遂分爲兩派，以貝加爾湖 (Lake Baikal) 爲界，東西抗衡。冬天積雪過後，鐵木真著起戎裝，這一次可是他採取主動了，

率領了他新的盟邦，突襲王汗的營地。

史籍上對於這一段有很戲劇化的記載，特意點出遊牧民族的巧詐。鐵木真打發一個蒙古親信到敵線上故意背主求榮，假傳情報。謂蒙古騎兵大隊猶未上陣，距此甚遙。當然客列亦惕族人也不易欺之輩，便派遣了九個騎兵隨此一蒙古人來到山尖查探究竟。

行離大帳未遠，這個眼觀四方，耳聽八面的蒙古人早便機警的瞥見了隱隱約約側面山頭上的旗幟，鐵木真的大隊人馬正在攀緣這個山丘。他深知左右這幾個挾持他的人皆輕騎快馬，一旦也發現了會馳馬回報求援，他必須拖延時刻，並擾亂他們的注意力，所以他即刻下馬整理馬蹄，人家問他幹什麼！他說：「有塊石頭嵌進了馬蹄。」

就在這個機智的蒙古人故意慢條斯理而終於把假想中的石頭除去之時，鐵木真的先鋒部隊快馬來到了山頭，拿下了客列亦惕族人。緊接着王汗的帳營遭到了突襲，一場殘酷的戰爭於是爆發了！

黃昏之星亮起的時候，客列亦惕族人完全崩潰，王汗率子棄營負傷而逃。鐵木真便把客列亦惕族遺留下的財富悉數賞給部下，有五彩絲綢的馬鞍，軟皮紅色護心，千錐利銳的軍刀，以及金杯銀盤等等。這些都是於鐵木真自己無益却很能博得將心的財寶！至於王汗的金撤帳，則賞賜合蘭真之戰特來通風報信的兩個馬夫。(譯者按：係指巴歹，乞夫里黑二人，因有此大功，當鐵木真受推爲成吉思汗後，亦封他們爲答爾罕。)

對於依舊在重重包圍下的客列亦惕族人，他發出了赦免的命令，只要他們願意輸誠來歸。他說：「如你們這些奮勇效忠故主的戰士，都不愧是英雄好漢，願你們加入我的陣營，奉我之名。」

殘餘的客列亦惕族人便加入了他的旗下，一併揮兵前進，一直推展到他們矗立在大沙漠中的都城。(譯者按：客列亦惕部的都城——喀刺庫倫 (Karakorum)，即元朝秘史中所指的黑林。)

他的拜把兄弟札木合在陣前被俘，給帶至他的階下，鐵木真問道：「你欲我怎樣待你！」

札木合毫不猶疑的說：「正如我會對待你的一樣，如果你落在我的手裡，我便要你凌遲而死。」

凌遲之死是中國人的極刑，肢解肉體，讓死者受盡折磨方能解脫。先從小指頭上的關節開始割起，然後才是四肢。當然李兒只斤氏的後裔對於這點兒胆量還有，不過，鐵木真並未如此，他依照蒙古的傳統習俗，處死貴族出身的部

族領袖是不准流血的，他下令以弓弦絞死札木合。（或有一說，用厚重毛氈悶死札木合。）

至於原不想捲進這場戰爭的王汗，在突厥邊境亡命時被兩個突厥士兵殺死。傳說他的頭顱給鑲上銀質，留在帳中，以供祭拜。他的兒子也大約如此，不得善終。

通常游牧民族的領袖一仗大勝之後，享盡勝利的果實，個人取所欲取，乃是當然的事。一般游牧部落間的征戰也皆是如此——擄集戰利品，虛擲揮霍一番，遂不免拾零上發生爭執，以至於發生分裂，一個不過是由許多流浪游牧牧者偶爾聚合的帝國，終不免最後四分五裂。

但是鐵木真則不然，他顯露出異於一般領袖者的特性，也顯露出他所統御的部屬並非烏合之衆。如今他佔據着帝國的「喀刺庫倫」，在這個帝國的「中心」，客列亦惕族人曾經辛動的開墾，建立了許多城市，儘管是用乾泥和蘆草建築起來的，但是不可否認的，它却是永久的居留之所。鐵木真深知此一情勢，便全力安定客列亦惕族人，與他們修好，而無後顧之憂，然後大軍繼續推進，毫不耽擱。

他教訓諸子說：「行動的本質便是徹底完成這樁行動。」

此後的三年，不斷的征戰，鐵木真終於完全主宰了整個大戈壁，把他的鐵騎投入一塊廣大的疆場，及於西突厥的山谷地，也及於乃蠻和回鶻（畏兀兒）——此地人民的文化要比蒙古人高些。而且一度是王汗的敵人，很可能會聯盟併力抵抗鐵木真的軍隊，然而鐵木真是不會容許他們有時間了解即將落在他們頭上的厄運的。北起長白山，南下長城高牆，貫穿比虛巴利克（Bisai Balik）及候騰（Khoten）古城，他的鐵騎在這一大片的地帶，鏈鏈的響著。

馬可孛羅談起這時候的鐵木真說：「他每征服一城一郡，並不殘害百姓，掠奪財產，只不過安置一些親信部隊留下治理之後，他繼續領兵征服他城他郡。而這些爲他所征服的人民逐漸了解他們如何受到鐵木真的保護，如何鐵木真的手下並不傷害他們，他竟是這樣一位高貴的領袖，他們便放下了敵意，獻出赤誠的心和全副的靈魂，成爲矢志效忠他的人。而當鐵木真終於贏得了如此廣大的人心之後，他便開始企圖征服一個更爲遼闊的世界。」

不過他的世仇的命運就不見得這樣愉快了，有一次他完全粉碎了仇家的武力，他要蒙古騎兵四下追捕仇家所有的人，務必捉拿處死。並將此一部族的殘餘戰士壯丁分遣至親信屬下，而最美麗動人的女子則分與戰士爲妻，其餘的爲奴。流散的孤兒們則由蒙古人的婦女收養，青草牧地及家畜牛馬一律改易新主。

鐵木真的一生至此爲止，似乎都是由他的敵人塑造成的。起初在強敵環伺之下，他刻苦的成長，從磨鍊中他得到了不屈的力量和野狼般的智慧，憑着這種本能，他也本能地從事他的奮鬥，然而一直要到今天他才能足夠強壯地全心

如意的從事他自己的征戰事業。而且在統一了一度執戈相向的敵人之後，鐵木真也開始顯示他是一個寬大的領袖。

如今，他開始步入一個新的世界。悠久的駝商大道，迷人的中亞諸城，以及許多奇妙的文物深深激動着他，他在俘虜羣中發現了一批穿著富麗，教養正直的人，並非戰士，他知道這些都是博學之士——知道星辰的星相家，懂得牲畜的醫術家，會用大黃藥，會替女人治病。

一天，某一王家的回鶻人，被帶到他面前，手中還握着一方雕鏤的很怪的金屬體。

鐵木真問他爲什麼還緊握着那方東西？

這位掌璽官很真誠的回答：「在授命給我的主人喪生之前，我得全力的守護它！」

蒙古汗頭點說：「你真不愧是忠貞的臣僕，不過，他已經死了，如今他的土地，他的所有，全歸於我了，告訴我，這個信物有什麼意義？」

「不論何時，我的主人想要徵收稅銀或穀糧，他必任命某一大臣去辦。這時使必須在他的命令上加蓋這副印信，以示爲王家御令，屬實無訛！」

鐵木真立刻便命人趕製了一副碧玉做的印信，他赦免了這個畏兀兒人（譯者按：係指乃蠻太陽汗的重臣塔塔統阿，因用畏兀兒字，首創蒙古文字。），授命他在皇宮中教育皇家諸子，教學畏兀兒文字，回鶻文原是敘利亞文的一種，由景教的教士們傳授演變而來的。

鐵木真並大封羣豪，大加賞賜，尤其是那些曾於汗有救命救急之恩的功臣。封之爲「答爾罕」（Tar-Khan）位高羣倫，答爾罕有權進入汗帳，不論時候，不須通報。戰時他們可以優先選擇戰利品，而且免稅。尤其是答爾罕簡直不會犯錯，不可能處死的，因爲死罪他們有九次被赦免的權利。封地則由他們選擇，一切權益並可延及子孫，及於九世。

因此，在其下屬心中，沒有比答爾罕的地位更誘人了，丈夫當爲答爾罕。征服者蒙古汗的周圍聚會了幾乎所有海濱以至天山一帶最狂野最猖獗的靈魂人物！（除了天山之地的西遼目前猶在乃蠻太陽汗之子屈出律的控制之下。）（譯者按：於南宋寧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公元一二一四年），西遼方爲成吉思汗所滅。）

總之，目前的情勢，漠北之地不再有家族世仇之爭。各類宗教活動也並存在這片廣袤土地上：佛教、薩滿教、回教，以及景教。

至此爲止，蒙古汗的成就已遠遠超過了先祖們，他開始召集庫利爾臺大會，意在推選大亞洲北部地帶的共主，換言，便是推選一位皇帝統治這片遼闊的土地。

從過去三年來的征戰與功績，皇帝之尊自然是落在鐵木真的身上。大會並不以此爲滿足，他們甚至覺得他應得一個更爲偉大適當的頭銜。於是一個預卜

清朝統治蒙古政策

肆 對蒙古族的保護政策

家走上前來，宣佈天命，鐵木眞的新名字當是成吉思可汗，萬王之王，人類之帝。(Genghis Kha Khan, the Greatest of Rulers, the Emperor of All Men) (譯者按：鐵木眞於南宋寧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一二〇二年)，大破乃蠻兵，擒殺太陽汗，併乃蠻地。於是大漠南北的土地都入其掌握，鐵木眞的聲威亦遠揚域外，嗣又南向親伐西夏(今寧夏省)，勝利而還，從此遂有經營天下之志。及南宋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一二〇六年)，被推爲大汗，新元史本紀第三載：帖木眞「大會部衆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旂白纛，即皇帝位，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合罕。……國語：成爲氣力強固，吉思爲多數也。」或謂成吉思爲海洋的意思，乃形容其廣大，或譯成吉思汗爲宇宙的皇帝，蓋更推廣言之。)

大會覺得滿意，鐵木眞也在與會領袖全體一致的堅持下冠上了他的新頭銜——成吉思汗。(待續)

清朝所採將蒙古從漢族隔離，並加以保護的政策，可從(一)對支配階級的優遇。(二)對庶民階級的保護等兩方面，加以研究。

一、對支配階級的優遇

對支配階級的優遇，更可分爲對王公臺吉等貴族的優遇和對喇嘛教、喇嘛僧的優遇兩種。

一、對王公台吉等貴族的優遇

清朝統治蒙古的重點，因係在於懷柔統御蒙古的貴族支配階級，所以也給他們以令人驚異的優遇。

我們循大清會典及其所載的事例，看一看內外蒙古各旗札薩克每年的貢獻，和清廷頒賜給他們的賜資、廩給、俸祿等，可知前者在清初也因部而有所不同，乾隆元年以來，內札薩克，即內蒙古各旗札薩克，遣管旗章京，副章京一人，歲貢羊一頭及乳酒一瓶，諸臺吉則以一定的限制——有千人以上臺吉的旗二百人，有五百個臺吉的旗一百人，一百人以上的旗二十人——貢獻羊或鹿(家畜)。而外札薩克，即外蒙古各旗札薩克，自乾隆五十三年以來，都是進貢羊和馬的——喇嘛的貢品亦準此——其中車臣汗，土謝圖汗及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三者，則規定要獻納九白之貢(白駱駝一匹，白馬八匹)。(光緒大清會典卷六八理藩院，同事例卷九八六，理藩院貢獻條)

這些都是屬國進貢於宗主國的非常輕微的負擔，可是清廷對他們所頒給的賜品(賜資，廩給)，那就到了不能比較的程，無論在價值上或數量上，

都是高而鉅大的，假如遭遇饑饉災荒，更要加發多額的優恤，(參照大清會典，理藩院卷九八八廩給，卷九九〇燕資，卷九九一優恤項)。

此外，對王公臺吉等，隨封爵的不同，還各給俸銀和俸祿做爲年俸——在京宿衛者，以俸米代替俸祿——年俸的數額是親王二千兩，二十五疋(科爾沁部四個親王和西蒙喀爾喀部的汗，特准給俸銀二千五百兩俸祿四十疋)，郡王一千二百兩，十五疋(科爾沁部郡王爲一千五百兩，二十疋)，貝勒八百兩，十三疋，貝子五百兩，十疋，鎮國公三百兩，九疋，輔國公二百兩，七疋，札薩克，蒙古(塔布薩)一百兩，四疋。至公主(皇女)格格(親王以下皇族之女)下嫁蒙古王公時，對她們的賞賜是：固倫公主一千兩三十疋，和碩公主四百兩十五疋，郡主(親王之女)一百六十兩十二疋，縣主(郡王之女)一百一十兩十疋，郡君(貝勒之女)六十兩八疋，縣君(貝子之女)五十兩六疋，鄉君(公之女)四十兩五疋。對於身爲蒙古王公的額駙——即公主格格所嫁的女婿，上自固倫公主額駙給三百兩十疋，下至縣君額駙也有四十兩四疋，而這些王公臺吉們，爲數極多，因爲許多的札薩克都是世襲罔替，對其子孫孫給予特權，永不降爵，雖有因以外的承襲而降爵，但如爲札薩克，則亦不降到一等臺吉之下，閒散(閑職)者也止於四等臺吉，又因有爵位者的子弟及公主，格格的子孫，也都封爲臺吉，所以這些貴族的數目，年有增加，中葉以後，甚至在一旗之內竟有數千臺吉之事，所以僅把年年的俸祿合計起來，爲數之鉅也至足驚人了。

清廷對內外蒙古的賜與優恤，還不僅止於物質的，它還把許多的公主和格格下嫁給他們，這既是對王公貴族的優遇，也是利用婚姻政策以懷柔蒙古。

清朝和蒙古的婚姻關係，自國初即已開始，就中和科爾沁部的關係爲尤深。祇由這個部的左翼中旗，就選出了太宗的皇后二人，順治帝的皇后一人，皇女也有五人下嫁了這個旗。其他公主，郡主之下嫁於放漢、巴林、喀喇沁、奈曼、阿喀科爾沁者亦多，和外蒙的土謝圖汗部以及賽音諾顏汗部，也結了數親

田村實造
宋念慈 譯作

關係。

它對內蒙古更設了一種所謂備指額駙制度。這一制度就是將內蒙和清朝緣故最遠的十三旗（科爾沁左翼中旗，同右翼中旗，巴林右翼旗，喀喇沁右翼旗，科爾沁左翼前、後旗，同右翼前旗，奈曼旗，翁牛特右旗，土默特旗，敖漢旗，喀喇沁中旗，左翼旗）的王，貝勒，貝子，公等的嫡親子弟們，或由公主，格格之子孫，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之聰明俊秀者中，選其地爲公主，郡主等之額駙（婿）候選入，這可說是根據政策的集團許婚制，意在使兩者的關係因血統的結合，而趨於緊密。

總之，清朝對蒙古的王公貴族，除儘可能地施予賜與優恤，以示優遇之外，復操藉婚姻，以資懷柔之策，但從歷史上看，自古君臨中原的許多國家，也都曾同樣採取過這種政策，例如唐代即嘗對突厥，回鶻等漠北諸族，厚予賜與，俾使他們樂於率部歸服者即是。

二、對喇嘛教和喇嘛僧的保護懷柔

如果說蒙古的王公臺吉是政治上的支配者，則喇嘛教就是在精神上支配蒙族的東西，而喇嘛僧也可說是精神上的支配階級。因此清朝對喇嘛教和喇嘛僧和王公臺吉等貴族並列，給以優渥的保護，巧妙地予以懷柔。

但在國初是採取以西藏達賴喇嘛爲中介，以懷柔蒙古各部爲方針的，所以經常隨書存問達賴和班禪兩喇嘛，或時常遣使往迎。結果達賴喇嘛接受了招請，於順治九年入朝，順治皇帝也懇切優遇到了極點，特在北京安定門外，建立東西兩黃寺，以爲他駐錫之地，並派親王，大臣到山西邊外迎接，抵達京城之後，順治臨幸南苑，延見賜宴，返藏時又在太和殿賜宴，使親王，貝子，大臣等率八旗護送至山西邊外，並在這裏贈送給刻有封號的金印和金冊，從這點已可窺知清朝對喇嘛的優遇情形。

可是到了康熙帝時，他揚棄了以達賴喇嘛爲媒介而懷柔蒙古的政策，並以積極而強硬的态度，企圖直接對蒙行使宗主權，（參看註②）他的這種積極政策，由於後來外蒙喀爾喀部的舉帳來奔的政治情勢變化，終於容易地實現，這點前已在第一章清朝和蒙古的政治關係中，簡單地說過。

康熙三十年，聖祖幸多倫諾爾，先親自接見舉族來投的喀爾喀諸部，賜給各部長封爵，當時由於蒙古各部首長之請，也爲了統一他們的意志，在多倫諾爾建立薩克寺——此寺的最初座主，是第一代的章嘉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意爲活佛），爲第五代達賴喇嘛的弟子——命內外蒙古每旗各出喇嘛一人，坐住該寺，這可說是清朝對蒙古喇嘛教的最初而直接的懷柔政策。

上述的喀爾喀部舉帳來歸，主要是由於哲布尊丹巴的指示，清廷對此深爲感激，因此對外蒙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註④），特加優禮與保護，使

他主持全外蒙古的佛教。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到受康熙皇帝的篤信，而哲布尊丹巴也對康熙帝深爲傾倒，爲世所週知，他在世時曾屢到京師駐錫，康熙帝崩的次年，也在北京示寂。

雍正皇帝繼位，對喇嘛教之保護，也深爲致意，例如爲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曾建大加藍殿寧寺於庫倫（乾隆元年竣工），又爲內蒙多倫諾爾的章嘉呼圖克圖第二世呼畢勒罕（活佛），在以前所建雍宗寺之西南，興建善因寺（雍正九年竣工），使蒙古的汗、王、貝勒、貝子、公、臺吉等爲其檀越（施主），會集各旗喇嘛講誦經典。

此外，自康熙五十二年以後，到乾隆四十五年之間，在熱河就曾建立了八大喇嘛寺院，早已爲衆所週知之事。

清朝如此保護獎勵喇嘛教的結果，蒙古到處都建立起來了喇嘛廟，活佛轉生於各地，內外蒙古合起來，爲數達八十二個（內蒙五十五人，外蒙二十七人）之多，在北京更有十三個駐京喇嘛（包括多倫諾爾雍宗寺的章嘉呼圖克圖及善因寺的阿嘉呼圖克圖），從這些事情看，可知喇嘛教的興盛，是空前向所未有的。

這時清朝設下了專門對付活佛的金奔巴瓶制度，通過這種制度，對喇嘛和喇嘛僧，實行堅強的統治。所謂金奔巴瓶制，乃是一種活佛的鑑定法，因從來的活佛轉生法帶有種種弊病，故至乾隆五十七年，乃以金奔巴瓶鑑定達賴，班禪喇嘛以下活佛的鑑定。這種鑑定法是當活佛轉生之際，將預先選好六歲以下的候選兒童之姓名，寫在象牙籤上，而把它投入西藏布達拉廟所準備的奔巴金瓶之中，由駐藏大臣自其中抽一籤，以資決定。又另爲內外蒙古札薩克等所信奉的活佛而不能前往西藏者，亦用同一方法在北京雍和宮內實行。（註⑤）

總之，清朝對喇嘛教和喇嘛僧的政策，是使蒙古人無論上下都虔誠地皈依喇嘛教，給予保護和獎勵，藉以懷柔蒙族民衆，重點則在於擁立外蒙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內蒙的章嘉呼圖克圖，通過這兩個活佛，在精神上統御蒙古民衆。

二、對平民階級的保護

清朝對蒙古一般平民階級所採取的保護政策有三：其一爲對牧畜和牧地的保護；其二爲與漢族文化的隔離；其三爲婚姻及貿易的限制。以及蒙漢交涉事件處理辦法的規定等。

一、對牧畜和牧地的保護

如前文所述，清朝自國初起，即在蒙古人間，不論是王、公、臺吉和平

民，都嚴禁越過自己所屬的旗界游牧，這種規定原本是根據清朝對蒙族分割而統治的政策，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這種政府也是包括了保護旗地的想法。

可是這樣被嚴重區劃的旗地，一經漢人流入開墾，牧地便立被蠶食而占耕。自康熙以來，直隸（現河北省）邊外的蒙古各旗，多有中國內地民人移住，從事耕作，而山西邊外歸化城一帶地方，在此以前據說已有多數漢人前往墾殖，此等漢人之所以流入蒙古地方，多由於蒙古各旗札薩克、王、公、臺吉等的招墾。

原來，在蒙古土地中，有札薩克管領的官地（官地必授襲爵之札薩克）和札薩克的私地（私地可以分家子），以及本旗共有的公地，其中除私地外，原則上，官地和公地札薩克王公臺吉等也是不能染指的，但因王公等濫用其權力，貪圖租錢或佃租，招徠漢人開墾旗地的官地和公地，故流注於蒙古地方的漢人，經康熙而至雍正乾隆，愈益旺盛，因之蒙古人的牧地逐漸受到壓迫，依靠牧畜為生的一般蒙古平民，必然陷於窮困。乾隆十三年高宗乃公佈了像註⑩所說的諭旨，嚴禁蒙古臺吉官員喇嘛等上層人士，依勢解放旗下官公地，招漢人之墾殖，並進而儘可能地使蒙古土地歸蒙古人所有起見，溯及既往，已脫離蒙古人之手歸於漢人所有的土地，也令其合法地買回，如蒙古人無力買回，則給該漢人以年限——例如將價百兩以下的土地，典種五年以上者，使其今後一年返還，未滿五年者，則待滿五年後返還，二百兩以下者，准再種三年，期滿歸還業主——令其耕種，滿期返蒙古原主。惟現由蒙古人租借土地作佃戶者，並無侵害土地所有權之事，故仍繼續准其租佃，但此外不得再行租佃增墾。註⑪這件事換句話說，就是對漢人移住蒙古地方開墾工作，對迄今為止的現狀，雖予承認，但嗣後的移住，則加防遏。乾隆三十七年終於公布了限制居住長城內旗民人等的出口開墾禁令（嘉慶會典事例卷七四二）

清朝爲了供蒙古土地歸於蒙人之手起見，極力抑制爲貪圖私利肥己，招漢人墾殖的札薩克王公臺吉等貴族，並盡力保護一般平民的實例。

二、與漢族文化隔離

據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九三，理藩院，禁令，道光十六年宣宗上諭：

嗣後蒙古人僅以滿洲及蒙古字義命名，不准用漢人字義。

接着於道光十九年又宣示

禁止王公臺吉等召內地書吏教讀（漢文漢字）或充當書吏。

文宗也於咸豐三年諭示。註⑫

蒙古人而用漢名，學習漢字文義，殊失舊制。詞訟使用漢文亦屬不妥，理藩院應通諭各部，嗣後學習蒙文，不可學習漢字。

清朝爲了防止蒙古人漢化，不僅禁止他們學習漢字漢文，對於在公文上使用漢文，任用漢人書吏，甚至連他們本身的命名，也不准使用中國方式的名字

了。

此外，清朝還禁止建築中國式房屋，禁止中國戲曲的演出和觀聽，並嚴禁學習信仰喇嘛教以外的邪教，對於蒙古人之學習信仰邪教一事，更特爲細心留意。註⑬

至於乾隆七年，高宗命將當時現存於蒙古的古書，不論蒙方漢文，悉數運送北京之學，也無非是使蒙古人民自中華文化隔離的一策而已。

三、限制通婚及貿易，規定蒙漢交涉事件處理辦法

居心禁阻漢民族向蒙古地方移住占耕，並使蒙古人與中華文化隔離的清朝，更對婚姻及貿易方面，採取同一態度。它嚴厲地禁止漢人和蒙古婦女結婚。乾隆五十二年，雖曾一時解禁，然不久於嘉慶六年之後，復行禁止。註⑭

至於漢人爲了貿易而前往蒙古者，必須由張家口的察哈爾都統，或多倫諾爾的同知衙門，或由綏遠城的將軍衙門，向理藩院請求發給護照（院票）。在護照上還附帶印寫着該商人的姓名、所携貨物、前往何處、出發日期等的清單，到達之後，須受當地將軍、大臣或札薩克——烏里雅蘇臺爲定邊左副將軍，庫倫則爲庫倫辦事大臣，恰克圖則爲值班的札薩克或理藩院司官，在喀爾喀則爲各旗的札薩克等——的查驗。假如自此更赴他處，那就需要當地的將軍、大臣、或札薩克另發護照，無護照者，將被當做私商處罰，並予逐回，貨物也被沒收一半。停留期間是一年，無論發生任何事情，決不准延長，交易必須用現銀現物交換，不准拖欠。

不准中國商人在蒙古內地娶妻，建築房屋，安置家屋等事。

最後，在蒙古地方如有蒙漢人等交涉事件，乾隆以後悉聽中央理藩院派往各地的理事官裁斷，（參考光緒大清會典，理藩院卷六八，理刑清吏司，會典事例，理藩院卷九七六，沒官條，及同書卷九九七，刑法審斷條）。此等辦法當亦爲蒙漢分離政策之一端。

我們看到了上述各點，現在再撮要地說幾句，清朝站在直接統治蒙古的立場，把從來的部分割爲旗，更使這旗通過一個新建立叫做盟的行政區，一切由中央理藩院統轄，說到它的態度和方針，那還有更高一層的立場。這一立場也就是爲了從統治中華民族之點分開，讓它不單做爲統治屬國或殖民地那種單純的東西，還要由於恩威並用，使蒙古族無論在政治上或精神上，都表示心悅誠服，而真的成爲一體同心的股肱，由於滿蒙兩民族的合作，以統治漢族，我想這纔是它的根本基礎方針。也正因爲這樣，於分割而統治的同時，纔能把蒙族從漢族隔離，並講求優遇保護之策。

清朝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在它君臨華夏期間是成功的，蒙古民族在有清一代，始終忠順，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漢族却甚爲冷淡，勿寧說直到眼前他們還根深蒂固地殘留着以白眼相加的傾向。

註(1)順治帝對喇嘛教和喇嘛的對策

順治九年九月壬申。諭諸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當太宗皇帝時。尚有喀爾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聽。因往召達賴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駕。(中略)及朕親政後召之。達賴喇嘛即啟行前來。從者三千人。(中略)以我既召之來。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爾喀因之不來歸順。其應否往迎之處。爾等各抒所見以奏。云云。(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六八)

註(2)康熙帝對外蒙古諸部的積極政策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戊子。理藩院題。喀爾喀進貢前俱以車臣濟農為首。今札薩克圖汗將軍臣濟農革去。以厄爾德尼濟農為首進貢。而達賴喇嘛所給文內。又並無厄爾德尼濟農為首字樣。已諭令來使查明另奏。其所貢之物應否收納。俟查明到日。再議具奏。得旨。外藩蒙古頭目進貢。其物應否收納。理應即行議定。何必據達賴喇嘛文之有無。若必據此為證。似在我疆內之外藩蒙古。悉惟達賴喇嘛之言是聽矣。以後蒙古進物。應否收納。著該衙門即定議具奏。不必以達賴喇嘛之文為據。(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九一)

註(3)關於 OTAK 一語的性質，多採自烏拉奇密爾措夫蒙古社會制度史。

註(4)太宗天聰八年劃定蒙古諸部境界

天聰八年十一月壬戌。先是遣國舅阿什爾漢。塔布薩達雅齊往外藩蒙古。與諸貝勒分劃牧地。並會審巴圖魯袁出斯等罪。至是還奏稱。本年十月二十二日。臣等二人(中畧)與(蒙古)各部諸管事大小諸貝勒大會於碩翁科爾地方。分給蒙古諸貝勒地。翁牛特與巴林。以胡喇虎、胡虎布里都為界。巴林與錫林。以克里葉哈達。胡濟爾阿達克為界。兩紅旗與奈曼以巴噶阿爾合部。巴噶什魯蘇為界。敖漢與正黃旗。以札噶蘇臺。囊家臺為界。銀黃旗與四子部落以杜木大都蘇格里克。倭參爾臺為界。塔爾達爾漢與兩白旗。以塔喇布喇克。孫島為界。正藍旗與札魯特以諾綽噶爾。多布圖俄魯木為界。合計地界大勢。西南至噶古爾蘇。西至納喇蘇臺。西北至哈爾圖。北至胡喇虎、克里葉哈達、巴噶阿爾合部、札噶蘇臺。杜木大都蘇格里克。塔喇布喇克。諾綽噶爾。東北至納噶臺。東至兀藍達噶胡里也圖。東南至哈爾巴噶爾。南至多布圖俄魯木。胡得勒。烏納格圖拜喀。布木巴圖。胡魯蘇臺。古爾班克谷爾。庫狼哈喇合部。噶海。茅高阿大克。門綽克。什喇虎。敖塔字羅。兀喇漢哈達等處。既分之後。倘有越此定界者。坐以侵犯之罪。至於往來駐牧。務彼此會齊。同時移動不許參差。其分定地方戶口之數。(中畧)敖漢一千八百戶。奈曼一千四百戶。巴林塞特爾八百戶。滿珠習禮八百戶。達爾漢巴圖魯。土巴二千四百五十戶。內高。土巴濟農二千戶。四子部落土門達爾漢二千戶。四子部落土門達爾漢二千戶。塔爾達爾漢。車根塞冷三千戶。杜梭濟農二千戶。東戴齊二千戶。共計二萬五千二百餘戶。云云。(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二二)

關於這事，在蒙古游牧記(卷三)裏，有下面的記述。

敖漢部牧地。天聰八年定牧地疆界。敖漢與正黃旗蒙古以札噶蘇臺。囊家臺為界。

奈曼部牧地。天聰八年定牧地疆界。奈曼與兩紅旗蒙古以巴克阿爾和碩。

巴噶什魯蘇特為界。

巴林部牧地。天聰八年定諸藩牧地。巴林部與錫黃旗蒙古以扈拉琥瑚呼布里都。古里松哈達。瑚濟爾阿達克為界。

札噶特部牧地。天聰八年定諸藩牧地。札噶特與正藍旗以諾綽爾多布圖烏魯木為界。

阿噶科爾沁牧地。天聰八年定諸藩牧地。阿噶科爾沁與兩白旗蒙古以塔拉布拉克遜島為界。

翁牛特部牧地。天聰八年定諸藩牧地。翁牛特部與巴林以扈拉瑚。琥布里都為界。

正如上面所引太宗實錄裏所載。倘有越此定界者坐以侵犯之罪。至於往來駐牧彼此會齊。同時移動不許參差。云云一樣，牧地之越界亦在嚴禁之列。大清會典(光緒卷六四)理藩院條下，揭載對越界者之處罰令說：

如別王公臺吉平人有侵入界內者皆論罰。如越過所分地界另行游牧者。王公臺吉皆論罰。平人將本人並畜產同給見知之人。云云。

如照會典事例(光緒會典卷九七九)理藩院耕牧條，則規定更為詳細。原定。

外藩蒙古越境游牧者。王罰馬十匹。札薩克、貝勒、貝子、公七匹。臺吉五匹。庶人罰牛一頭。

又定。越自己所分地界。肆行游牧者，王罰馬百匹。札薩克、貝勒、貝子、公七匹。臺吉五十匹。庶人犯者本身及家產皆罰取。賞給見證人。雍正五年復有第三次更改，王、貝勒、貝子、公、臺吉等，不論管旗與不管旗，皆罰俸一斗，無俸之臺吉及庶人，照舊例罰取牲畜。所謂舊例，即指庶人犯者，本身及家產皆罰取，賞給見證人是也。

註(5)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五一，參看康熙三十年五月條及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七六設官條。

註(6)塔布薩和聲吉相同，僅在哈喇沁部三旗及土默特左旗，蒙吉稱布薩。所謂蒙吉是在札薩克之中，對在內蒙不入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六等爵(在外札薩克因在六等爵之上，更置有汗一位故為七等爵)之內的人的尊稱。

註(7)雍正六年定。內札薩克及喀爾喀之札薩克與每會俱選一人為副盟長，協同盟長辦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卷九八三，會盟條。)

同卷，其下說，雍正六年定。喀爾喀四會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人。所以可說外蒙古喀爾喀部也是以內蒙為準的。

康熙二十九年更定外蒙古喀爾喀部的會盟，以內蒙古之例為準。

康熙二十九年覆准。喀爾喀同什葉圖汗。車臣汗等內屬。應照四十九旗例。永定會盟之典。云云。(同右)

註(8)如不來參集會盟者，不論王公臺吉，均科以嚴罰。

又定會集不到者。王等罰馬二十四匹。札薩克、貝勒、貝子、公等十五。臺吉等十四。以充公用。逾期者王以下各按日罰馬。云云(光緒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卷九八)

三、會盟條

註(9)蒙古人在內地犯罪。照內地律治罪。民人在蒙古地方犯罪，照蒙古律治罪。(蒙古律例卷一二，乾隆二十六年刑部會同理藩院，議覆山西按察司索林奏定例之條)光緒會典事例中亦載(卷九四，刑法條)：

道光二十年又定，蒙古在內地犯罪，依照刑律定擬，民人在蒙古地方犯罪，依照蒙古律定擬。

註(10)審判及訴訟制度，以參考清國行政法(第五卷第二章)為主。

註(11)可參考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二二，天聰九年二月丁亥條：

欽定八旗通志卷十八，蒙古八旗佐領之緣起條，及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七九兵制考等註(12)察哈爾八旗之遊牧地

據乾隆大清一統志(卷三四三，察哈爾)察哈爾八旗游牧地如次：

(前略)康熙十四年，布爾尼兄弟叛，討誅之，遷部衆駐牧宜化大同邊城外，有前鋒左領等員管轄。(中略)復以來降之喀爾喀，厄魯特部落，編爲佐領隸焉。其鑲黃，正黃正紅，鑲紅，四旗駐張家口外，正白，鑲白，正藍三旗駐獨石口外，鑲藍一旗駐殺虎口外。

鑲黃旗察哈爾。駐蘇門峰。在張家口北三百四十里。云云

正黃旗察哈爾。駐木孫志克山。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云云

正紅旗察哈爾。駐古爾板拖羅海山。在張家口外西北三百七十里。云云

鑲紅旗察哈爾。駐布林泉。在張家口西北四百二十里。云云

鑲黃旗察哈爾。駐布雅爾海蘇。在獨石口北二百四十五里。云云

正藍旗察哈爾。駐札哈蘇達泊。在獨石口東北三百六十里。云云

鑲藍旗察哈爾。駐阿漢喀喇山。在殺虎口東北九十里。云云

註(13)康熙皇帝即係專門搞分割統治主義的。例如實錄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乙亥。理藩院題。喀爾喀故貝子阿南大之妻。雖欲將貝子立其第三子丹金承襲。但其長子滾格克又經具呈。相應請旨。上曰。蒙古人欲各爲札薩克。不相統屬。朕意。伊等若各自管轄。善。昔太祖、太宗時招徠蒙古。隨得隨即分旗。分佐領。封爲札薩克。各有所統。是以至今安輯。宜如阿南大之妻所請。令其第三子承襲貝子。其長子滾格克。倘欲另爲札薩克，亦可封之。(聖祖皇帝實錄卷一八五)

註(14)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是給在外蒙庫倫坐牀的活佛溫都爾格根的法號，第一代活佛爲喀爾喀部阿巴岱發音汗之曾孫，土謝圖汗袁布多爾濟之子，天聰九年生於喀爾喀。與康熙時被喀爾喀所逐。率喀爾喀部來歸的察爾多爾濟爲兄弟。

他至遲似已於順治四年左右稱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世祖實錄卷三二、順治四年五月項下見有與澤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上諭。因此，法號的治用，大體在十七世紀中葉，諒無大差。第一代活佛活得長，雍正元年以八十八歲示寂於北京。(矢野仁一博士著近代蒙古史研究。第二十二章)

註(15)此問題可參照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七五(嘉慶會典事例卷七三八)理藩院喇嘛封號。清國行政法第四卷一〇七頁。噶亭雜錄卷二活佛聖錄條。

註(16)漢人開墾蒙古旗地的禁令

乾隆十三年議准。民人所典蒙古地畝。應計所典年分。以次給還原主。土默特貝子旗下。有地千六百四十三頃三十畝。喀喇沁貝子旗下有地四百頃八十畝。喀喇沁札薩克塔布蘇旗下有地四百三十一頃八十畝。其餘旗下。均無民典之地。以上地畝。皆係蒙古之地。不可令民占耕。應令札薩克等查明某人之地。典與某人。得銀若干。限定幾年。詳造清冊。送該同知。通判辦理。照從前歸化城土默特蒙古撤回地畝之例。價在百兩以下典種五年以上者。令再種一年撤回。如未滿五年者。仍令民耕種。俟屆五年再行撤回。二百兩以下者，再令種三年。俟年滿撤回，均給還業主。又議准，蒙古監吉，官員，喇嘛皆稱股實。惟屬下兵丁貧乏者多。此等股實之人。每倚恃已力將旗下公地令民人開墾。有自數十頃至數百頃之多。占據取租者。是以無力蒙古。愈至困窮。(中略)微仍有開墾旗下公地。強占窮人地畝者從重治罪。乾隆十四年聖旨，喀喇沁，土默特，敖漢，翁牛特等旗。除現存民人外。嗣後毋許再行容留民人多墾地畝。及將地畝典給民人。云云。

(以上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七九，理藩院耕牧條)

關於此類事，在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四八，乾隆十四年九月丁未條，也有下面的記載：

諭。蒙古舊俗。擇水草地游牧。以犂牲畜。非若內地民人。倚賴種地也。康熙年間。喀喇沁札薩克等地方寬廣。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種地。冬則撤回。於是蒙古貪得租之利。容留外來民人。迄今多至數萬。漸將地畝賤價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業。朕前特派大官。將蒙古典與民人地畝查明。分別年限撤回。徐令民人歸還原處。蓋憐恤蒙古，使復舊業。仍伊等意欲不還原價而得所典之地。殊不思民人亦赤之赤子。豈因蒙古致累民人之理。且恐所得之地。仍復賤價出典。則該蒙古等生計。永不能復矣。著曉諭該札薩克等。嚴飭所屬。嗣後將容留民人居住。增墾地畝者。嚴行禁止。至翁牛特。巴林。克什克騰。阿魯科爾沁。敖漢等處應嚴禁出典開墾。並曉示察哈爾八旗，一體遵照。自降旨後。如仍蹈前轍。其作何懲治。及應隔幾年派員稽察之處。該部定議具奏。

因之乾隆三十七年，如同在本文裏曾經提到的，清廷終於發布了禁止口內(長城內)居住的旗民人等出口開墾的命令：

乾隆三十七年定。口內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邊在蒙古地方開墾地畝。違者照例治罪。(光緒會典事例卷九七九)

其後於道光十五年又重新發布了禁止內地民人在蒙古墾種的上諭，該文說：

蒙古地方遼闊，以騎射游牧爲本務。向例不准口內居住旗民人等在蒙古地方開墾地畝。其種地貿易民人。前經該旗呈報驅逐。歷經辦理在案。此項地畝。若仍令招民墾種。行之日久。難保不多開。私墾有礙游牧。致妨蒙古生計。轉非覈實體恤之意。所有該處地畝。請照舊禁墾之處。著不准行

。(威豐戶部則例卷八田賦)

註(大清會典(光緒卷六四))裏也有這樣的記載：

蒙古命名。不得取用漢字義。公文呈詞。不得擅用漢文。不得延內地書吏教習。或充書吏。不得將屬下之阿勒巴圖彼此互相餽送。違者均論罰。代為漢文訟詞者。按律治罪。

註(嘉慶二十年諭。近年蒙古漸染漢民惡習。竟有建造房屋。演戲曲等事。此已夫其舊俗。故又習邪教尤屬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飭內外諸札薩克部落。各將所屬蒙古等妥為管束。俾各遵循舊俗。仍留心嚴查。倘有游民習學邪教。即率獲報院治罪。

嘉慶二十三年。又奉旨。連日蒙古王公。參奏優伶。大改教機舊習。殊為忘本逐末。嗣後各蒙古部落。挑取幼丁演戲之事。著永遠禁止。(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九三)

註(康熙二十二年。又定。凡內地民人出口。於蒙古地方貿易耕種。不得娶蒙古婦女為妻。倘私相娶嫁。查出。將所嫁之婦離異。給還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說合之蒙古人等。各罰牲畜十九。(光緒會典事例九七八)

雍正十一年也曾發布過蒙古婦女和內地民人雜婚的禁令：

蒙藏委員會編印「蒙藏叢目」及「資料中心」簡介

陸安九

我國蒙藏邊疆，地區遼闊，交通不便，或為沙漠草原，或屬崇山疊嶂，自然環境固已特殊，更以蒙藏同胞社會習俗、語言、文字與宗教信仰之不同，以故國人普遍未加重視，缺乏深切瞭解，尤以大陸陷匪，海山阻隔，對邊疆地區益加疏遠。蒙藏委員會有鑒及此，爰訂定「蒙藏叢書」編輯辦法，聘請國內邊疆學者專家編撰專書，介紹蒙藏邊疆之史地社會狀況，分贈各有關機關及對邊疆有研究興趣人士參考，並與國際學術研究中心進行交換。五十一年十月成立編纂小組，五十二年郭委員長到會後，對此更加重視，乃恢復編譯室組織，茲將歷年編譯有關蒙藏等邊情書目簡介如後：

一 一般邊疆叢書

①邊疆宗教：政大教授胡耐安先生著，五十年六月出版。分前言、巫教、小乘佛教、喇嘛教、伊斯蘭教、薩滿教、基督教、結論等八章，由邊疆宗教之成因、類型、演變，說到：「我中華民國，對於宗教信仰，是絕對自由的；並無任何加以限制的法令。其屬於各個宗教「戒律」或「教義」所形成的「生活習俗」，更屬個人「人權」的絕對自由。」

②邊疆教育：前政大邊政研究所主任札奇斯欽先生著，五十年六月出版。

雍正十一年三月丙戌。理藩院議覆。(中略)至民人出口。在各札薩克地方，貿易種地。娶蒙古婦人。生有子嗣者。交歸化城都統同知等。細查伊等原籍姓名戶口數目。造冊具報。內有願歸原籍者。由該同知給與印結。准其帶領妻子入口，嗣後仍照舊例。嚴禁蒙古婦女婦女不許與民人為婚。如有違禁私娶私嫁者。將所娶婦人離異。媒保說人一併治罪。云云(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二九)

據會典事例(光緒卷九七八)，此項禁令雖曾於乾隆五十二年一時解除，但於嘉慶六年以後，再行嚴禁，該項記載說：

乾隆五十二年奏准，將禁止民人娶蒙古婦女之例停止。

嘉慶六年議准。嗣後將民人娶蒙古婦女之處。嚴行禁止。云云

還有如同在本人曾經說過的，縱令乾隆五十二年是一度暫時性地解除了漢人和蒙古婦女結婚的禁令，但是這種禁令的解除，恐怕仍是基於自乾隆三十七年以來，因為嚴禁漢人出口前往蒙古，故設法緩和以前入蒙漢人的結婚困難而發的。(完)

分緒論(介紹邊疆自然環境)、中央對邊疆教育的設施(包括前清及國民政府成立後有關邊疆教育政策和法令等設施)、地方的教育建設概況(分蒙古、新疆、西藏、西南諸族)三章。作者是「從歷史的觀念，述說邊疆教育的概況，對已往的方針與設施，未加任何批評。」但對於未來邊疆教育方針提供甚多寶貴意見，並特別強調：「教育的目的是以知識和品德並重」；「成吉思汗曾說：『與其拿珍寶裝飾身體，莫如以品德充實自己。』這句話或者可以作為今後發展邊疆教育的一句格言。」

③邊疆經濟：輔仁大學教授張遐民先生著，全書四章，從大陸邊疆地區之經濟資源及過去的建設情況，並透視共匪在大陸邊疆地區之經濟建設措施，以及預擬光復大陸後邊疆地區經濟建設之途徑。對我國邊疆地區之特質及資源均有扼要介紹，就國家和邊胞當前之處境，申述全國同胞今後對建設邊疆應有之責任與使命。

④邊疆與國防：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先生著，郭委員長早年擔任邊疆軍政重任，深體東漢王符「地不可無邊，無邊亡國」之論，並對德國地理學家「國界是國家之邊緣器官，也是國家力量變化之證明」之說，以及多年從事邊務之心得，因著斯書。從人(民族)、地(地理)、物(資源)三者着眼，作深入研究。全書分前言、中華民族之形成、邊疆之地理形勢、邊疆之經濟資

源、邊疆歷次喪失之地區等五章，五十九年九月修正再版，書中強調「邊疆無內陸，固無以自立，內地無邊疆，亦失却屏障」，以喚起國人樹立「重視邊疆，友愛邊胞」之新觀念。該書原為對國防研究院及國防大學之講義，現尚未對外贈閱。

⑤邊疆畜牧：該會委員烏占坤先生著，五十年十二月出版。畜牧為邊疆同胞之生命線，作者精練蒙古卓盟，生於斯，長於斯，故對邊疆「畜牧」之認識與研究，不談「學理」而專述「實況」，從世界畜牧概況論及我國邊疆畜牧之現況，並對邊疆畜牧之改良方向提供詳細建議，最後介紹其匪控制下之邊疆畜牧，和偽外蒙畜牧現況。

⑥邊疆涉外關係：前考選部次長程德受先生著，五十一年三月出版。分蒙古涉外關係、新疆涉外關係、西藏涉外關係三章，並附邊疆涉外條約一覽表，由清代及於民國，對俄英侵略我邊疆之始末，以及共匪在邊疆之措施等均有扼要介紹。佔中國近代史中重要部份。

⑦邊疆歷史：師大歷史系教授李符桐著先生著，全書共二十章，分上下兩冊，對歷代邊疆民族之歷史與中原歷朝之關係，介紹至詳，為不可多得之邊疆歷史叢書之一。

⑧邊疆政策研究：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先生著，五十九年修訂，全書著重歷代邊疆政策之回顧與未來邊疆之構想，並附圖表七頁，為國防研究院及國防大學之講義，亦暫不對外贈閱。

⑨邊疆政策概述：國防研究院政治研究所長周昆田先生著，五十一年十月初版，六十年十月再版。本書原名邊疆政策之研究，因與郭委員長所著書名相同，乃易為是名。分緒論、歷代邊疆政策之回顧，民國以來之邊疆政策、共匪之少數民族政策、大陸光復後邊疆政策之方向以及結論等六章。周先生早年亦服務邊疆，且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對邊疆問題素具心得，現並以其從事邊政之經驗，在政治大學邊政系講授邊疆政策。

⑩邊疆民族志：政大教授胡耐安先生著，胡教授為邊疆民族學權威，著作甚多，本書為其綜合增訂本，網羅中國四境裔民，引證論述甚詳，全書三百餘頁。

⑪新疆史：張大軍先生著，五十三年十月出版，分：史前時期之西域、先秦時期西域與週邊關係、匈奴霸權與漢代經營西域、佛教國際及魏晉至隋時之西域、東西突厥與大唐帝國西域、五代十國至宋時之西域、蒙古在中亞之秩序、明時之西域、清代之西域與開省，共九大章，並附圖片三十一幀，彌足珍貴，全書三百餘頁。張先生早年服務軍旅，遍遊天山南北，橫渡塔里木盆地，越崑崙，攀帕米爾高原，對新疆風土人物就所見所聞蒐集有關史料，收穫甚豐，是故「新疆史」，不僅言之有物，且述之有據，若與中國邊疆歷史語言學會所出版之「新疆研究」合讀，可相得益彰。

⑫邊疆交通：該會已故顧問林斯孝先生著，五十六年一月出版。林先生早年服務軍旅，任高級（少將）幕僚，並曾主持軍事交通事業。作者本過去工作經驗，深體「邊疆距中原寬遠，交通不便，致啓列強以環伺攫奪之機」，乃依國父實業計劃，撰成本書，於建設邊疆交通，開發邊疆資源，縷列至多，其立論「在使內陸與邊疆之關係，聯成一體，如網在綱，如身使臂，一旦有事，此呼彼應，朝發夕至，在動員及供應上，均可指揮如意，藉以鞏固邊防。」本書上承遺教，下啓山林，分緒論、歷代邊疆交通、國父及總統對邊疆交通之重視、外人擬議建設我邊疆鐵路所懷之野心，清末民國以來邊疆交通概況、共匪竊據大陸後邊疆交通措施概況、結論等七大章，近三百頁，附圖五幀。取材廣泛，系統分明，可供擬訂擬訂收復邊疆方案之參考。

⑬中俄國界圖考：師大教授程發軔先生著，五十八年九月初版，五十九年七月增訂再版，本書博採各種史料圖籍思深涵廣，圖文並茂，曾獲本年度教育部學術獎，望其書名，知其內容，聞其聲名，知其價值，無需筆者贅言。總統指示：「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其於「中俄國界圖考」一書，允宜人手一冊。

⑭三民主義的邊疆政策：周昆田先生著，五十八年十一月出版。本書特別介紹 國父遺教、蔣總統言論、中國國民黨、宣言決議、以及約法、憲法中所主張之邊疆政策。為中央對邊疆政策之重要依據，從而知中央與地方，內地與邊疆，同心同德，相互配合，貫徹三民主義之完美政策，使邊疆問題消融於時代進步之洪流中。最後作者並對毛匪「少數民族」政策加以批判，而於光復大陸後之邊疆政策尤寄予厚望。

⑮民國以來中央對蒙藏的施政：蒙藏委員會郭委員長著，六十年十月出版，全書分前言、確立三民主義的蒙藏政策、建立中央主管蒙藏的政制、中央對蒙藏的重要措施、現階段蒙藏業務的重點及結論等六章，郭委員長自民國五十二年即接長該會以迄於六十一年，對蒙藏業務瞭如指掌。書中所言史實與業務兼顧，政策與目標並重，其最大希望仍在：「樹立『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邊疆無內陸無以自立』的觀念，一本『團結互利』『建設共榮』之原則，同為復興國建大業而努力。」

⑯歷代邊疆民族之遷徙與衍化：蒙藏委員會郭委員長著，六十年十月出版。本書對我四裔同胞與中原交往的歷史過程，述之甚詳，圖文並茂，尤其對於西南邊疆民族部份，有獨特之介紹。

⑰邊疆政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張與唐先生著，五十一年出版。全書分：總論、清代邊政、民國以來邊政、今後邊政之歸趨四大章，二百餘頁，對歷代邊政及邊政問題均有扼要論述，其於清代邊政，上起理藩院，中及都統衙門，下迄盟旗土司，旁及封爵親，體合而詳盡，史備而不繁。其於今後邊政歸趨一章，理論與實際兼顧，檢討與策進同籌，為政為學，均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

二 蒙古部份的叢書

⑭ 俄帝侵略下之外蒙古：張遐民先生著，五十三年八月出版。全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敘述其歷史沿革、自然環境、行政建制及人文概況。中篇詳論俄國侵略外蒙之經緯。下篇剖析外蒙在蘇俄控制下三十年來之軍政經教各種實況，並附述唐努烏梁海之今昔和外蒙古之南北界域問題。作者博採羣書，引論中肯，為研究外蒙問題最佳參考資料。

⑮ 伊克昭盟志：邊疆語文專家趙尺子教授著，原為邊疆通信社叢書之一，初刊行於民國二十八年，五十四年由蒙藏委員會再版，按「內蒙」六盟，抗戰期間，僅伊盟未被蹂躪。「伊盟在抗戰中所佔地位實關重要，在國防上它成為陝甘寧的前衛，在戰略上保衛伊盟就是保衛西北，在政治上，它是內蒙政治中心，關於蒙旗一切的設施與推進，無疑的均以伊盟為軸心，向四方輻射。」因是關於伊盟之情形，我們有知道之必要。作者更感於：「我國的省、縣以及從前的府都有誌，可是關於邊疆的地誌却没有。蒙古的盟旗建制，始於滿清初年以迄今，時間不為不久，但遍尋典籍找不出一本綜合記述盟旗的由來、地理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風土人情的記載。」伊克昭盟志，乃為邊疆地誌開端。全書十七章，舉凡地理物產、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風土、交通衛生，由盟而旗，條理分明，敘述詳盡。

⑯ 土爾其特源流與考證校補：蒙藏委員會科長劉學銑先生著，五十九年七月出版。本書原為清史官壽陽祁韻士鶴泉輯，然簡略不明，錯誤莫辨。作者十幾年來，專攻蒙史，著作豐富，對土爾其特考證極多，並著有「土爾其特源流考證」一書，按土爾其特為蒙古四衛拉特之一，為蒙古西支，國人知者甚渺，現旅居歐美之蒙胞皆其後裔，反共意識極強，愛國精神不後人，曾多次組團回國參加國家慶典。本書的刊行，使吾人增加對土爾其特蒙古源流之瞭解。

⑰ 蒙古概況：姚鳳岐先生著，四十三年四月出版，全書分五編，共四十四章，第一編介紹蒙古概況與滿清時代之蒙古政策，第二編為外蒙獨立與蘇俄陰謀，第三編為內蒙古自治運動，第四編為中央對蒙古之政治設施，第五編為共匪暴政之概述。本書對有關蒙古歷史、地理、民俗、政經、教育，均有所介紹，尤其「中央對蒙古政治設施」一編，對國父遺教中如何建設邊疆，陳述甚詳，而中央對蒙古之施政，即秉承遺教，「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合漢滿蒙回藏為一族」。

⑱ 蒙古盟旗制的意義和沿革：張興唐教授著，四十三年出版。蒙古盟旗部之組織，一般青年人，知道者不多，中學地理教科書中，過去亦未將內蒙古盟部旗行政區劃列入，本書對蒙古地方行政上所創歷史性之制度沿革，詳加解說，有助於國人對蒙古此一特殊性地方行政制度之了解，並可供關心邊疆者之參考。

參考。

⑲ 成吉思汗生殯年月考：程發軔教授著，四十三年四月出版。有關成吉思汗之生年，眾說紛紛，本書依據歷史資料詳加考證，為不可多得之著作。

⑳ 內外蒙古及盟旗界域之研究：蒙藏委員會科長劉學銑著，五十八年十一月出版。蒙旗界域是過去存在之問題，將來收復邊疆後，應徹底解決。本書對此一問題已先提供寶貴意見。

三 西藏部份

㉑ 西藏概況：蒙藏委員會高長柱先生著，民國四十二年出版。全書二十六萬餘言，附圖六幀，分五大章：中國與西藏歷代之關係、民國四十年來中央與西藏之關係、西藏之概況、共匪侵藏之企圖與其禍藏之罪行、大陸光復後之西藏建設。作者從事邊疆工作，垂三十年，遍遊西藏多次，其言藏地風俗政教地理史事，多有聞見，頗具參考價值。

㉒ 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外交部專門委員程時敦先生著，四十三年五月出版。全書五章，包括：英人侵略我西藏邊陲各藩屬及中英藏印條約之訂立、英人圖藏之急進及英俄在藏之衝突、英俄締結密約後之藏局及藏務交涉、民國成立至西姆拉會議前之藏局及藏務交涉、西姆拉會議之經過及其善後，並附錄當年陳貽範處理西姆拉會議時之電文照會，為一可貴之邊情文獻。

㉓ 藏尼遊記：政大及師大教授歐陽無畏先生著，四十三年五月出版。本書為著者旅居西藏、尼泊爾時之紀遊和日記，而且測繪地圖，作者自云：「遺漏多有，虛說毫無，無論何事，無論何人，文字之所述，即余心目之所思。」讀來使吾人對藏尼地理、人物、習俗有深刻認識，同時對邊疆也引起嚮往之心。

㉔ 大旺調查記：歐陽無畏教授著，為其在藏第二次旅遊紀實。書中對英人侵略大旺之步驟，及其最後目的，均有詳盡報導，本書兼歷史、外交、遊記三者之長。

㉕ 藏胞反共抗暴運動之研析：前蒙藏委員會參事徐東濟先生著，四十八年出版，全書八章，包括：青康藏之地理形勢、藏胞分佈概況、中央與西藏關係、藏胞反共抗暴運動之成因、藏胞反共抗暴運動之發展概況、藏胞反共抗暴運動之前途、我們對藏胞反共抗暴運動之支援行動、自由世界對藏胞反共抗暴運動之同情與支持，並附錄宣言、電文、談話、決議以及圖片圖表等。按西藏抗暴震驚世界，時至今日仍在繼續進行中。本書對藏胞之抗暴運動，條分縷析，見解獨到，其立意期望各方密切配合，遵照中央既定政策，對其抗暴，續作有效支援，結合大陸西南西北反共抗暴力量，早日完成反攻復國任務。

㉖ 藏胞反共抗暴運動：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蒙事處長陳孝賢先生著，民國四十八年出版。自藏胞反共抗暴運動發生後，由於各方面紛紛向該會索取資料，而

西藏政教情形複雜，加以共匪對西藏之措施，以及藏胞反抗暴運動方面之有關資料過於繁多，為便於讀者之閱讀與瞭解，作者乃採用圖表方式解說，乃本書之特色。

四 重刊部份

⑤蒙古游牧記：清、平定張稱石州撰，四十八年十月在臺重刊。卷一——六，介紹內蒙六盟；卷七——十，介紹外蒙諸盟；卷十一——十六，介紹額魯特、阿拉善、土爾扈特等諸部，其於地理環境、山川形勢、盟旗位置、交通路線、記述詳備，「其結構則詳而有體，徵引則瞻而不穢」，考訂則「精而不浮，確而有據」。該書以「蒙古地方，遠處邊陲，拱衛朔漠，屏藩中原」，然「沙漠浩翰，國人罕歷其境，輿圖未盡其詳，以致有關蒙古之興革設計，罔不深感文獻寡微，準酌困難。」因將本書重刊，以為復國收邊之規劃設計，亦供有志邊疆史者之參考。

⑥清代邊政通考：陳炳光著，民國二十三年，邊疆政教制度研究所出版，二十五年二月蒙藏委員會再版，二十八年六月三版。四十八年七月在臺四版。歷代治邊政治比較完備者，莫過於前清，而有清一代之典章文物又莫不備於「會典」，其中「理藩則例」，民國十八年八月曾經司法部最高法院解釋，認為特別法之一，在未頒佈新特別法令前，仍可酌予援用。作者以會典卷帙浩繁，購置搜覽均感不易，因截取其關於邊政部份，而成「邊政通考」一書，戴傳賢先生於「序」文中有云：「中國歷代之疆域，清雖不能謂為第二廣大，而制度之整齊，團結之堅固，民心之和睦，多有為歷代所不及者。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前代為後代之因，欲知今日吾人所當作，後日所宜趨者，惟有詳考前代之得失是非，清代之諸般治藩政策制度，實吾人所不可須臾忽者也。此書既成，其所貢獻於民國者，甚非淺鮮，尤望當代專門名家各就所研究之學，以致力於邊疆各地諸般制度文物之考，俾足以充實此書之內容，助益國家邊政之改進。中國近代學者頗喜從事於國故之整理，就此書所考之諸問題，溯而上之，以及於明元宋唐漢秦三代，豈非一大國故乎？何樂不為之哉！考古之士於一骨板石片，視若拱璧，此數萬里之疆域，三千年之歷史，足容吾人馳騁者，豈不廣大豐富哉！」該會前委員長黃慕松氏亦云：「治邊事者手此一篇，藉可洞邊勢、體邊情於以權衡籌維改進之方，鑒往知來，瞭如指掌，則是編之作，洵為邊政之室階，厥功蓋亦偉矣。」

五 翻譯部份

⑦元朝青史：該會委員史秉麟譯，民國五十六年出版。原著為東吐默特成

吉思汗廟齋因濟太吉所作，用蒙文撰寫，書曰「大元勳與青史」，全書三十冊共九十章，散佚泰半，譯者僅得其中十二章，因易名為「元朝青史」。全書自始至終均係敘述成吉思汗之事蹟，內容取材於正史，行文用駢詞韻，體製頗似章回，亦文亦史。

⑧外蒙古：黃宗石先生譯，五十四年出版。原作者為丹麥人皮胞氏，曾先後兩次考察外蒙，就其見聞寫成「外蒙古——神奇的陸地」一書，一九六三年於紐約出版。書中若中報導，難免為外蒙表面宣傳所蔽而有失實之處，惟皮氏觀察所及，對欲瞭解外蒙近況，及探討外蒙問題者，尚不失為一種參證資料。

⑨偽蒙古人民共和國：政治大學教授哈勒楚倫先生譯，五十四年出版。按外蒙向屬我國領土，民國十年被赤化後，即受蘇俄嚴密控制，外人罕歷其境，旋又受其擺佈而「獨立」。本書係外蒙偽政權之出版品，對偽蒙之面積、人口、教育、交通、衛生及農牧工商，均有統計數字記載，然誇大建設成果，為共產國家之通性。

⑩西藏現勢：日人阿部知著，該會簡任專員鮑尚文及宗杰合譯，民國五十二年出版。全書二十五章，為西藏陷匪後之實況，作者以遊記體裁，述其見聞，文筆流暢，立場客觀，對藏胞懷念過去，痛恨共匪之統治，均有據實描繪，如書中記述嘉馬說：「我是在『共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互相逐斥期間，被『共黨軍隊』拉夫而來。我以前雖對國民黨軍隊，不太瞭解。可是現在則大為不然，如果國、共雙方再交戰時，我將是共產黨的敵人。」作者對西藏之觀感，認為：「西藏人不但極為友善，而且西藏是世界上富裕最為美麗的地區。」對英人過去侵略西藏之暴行，亦加以提及。吾人在書中可欣賞到美麗之西藏風光，聽到藏胞豪邁之故事，但亦聞到共匪之血腥氣，看到英人之殫殫面目。

⑪今日西藏：日人高野好久著，該會藏事處長楊德麟、科長趙琪璠等合譯，五十七年出版。作者係以記者身份於一九六五年前往西藏訪問，首先介紹西藏與中央政府之關係演變，繼而描述西藏之風光習俗，由安祥自由之樂園，變成毛匪「國營農場」和「人民公社」。書中部份雖為共匪做了「義務」之宣傳，但字裡行間却不難看出藏胞嚮往昔日之繁榮與自由。

⑫西藏旅行記：A. I. STRANG 著，日人西園寺公一日譯，該會藏事處長楊德麟等節譯，五十一年出版。本書與「西藏現勢」、「今日西藏」兩書之性質大致相同，均為西藏陷匪後之見聞。全書以「訪問」筆調介紹共匪入藏後之一切措施，其中有藏胞抗暴之血淚故事，匪幹及靠攏份子之嘴臉。

⑬西藏文化的新研究：日人青木文教著，張興唐教授譯，五十二年出版。作者有感於日本學者「輕視研究西藏工作的傾向」，而憑其過去在藏之「瞭解」，寫成這書。全書分緒論、西藏歷來名稱之解說、地理概說、藏族之由來、太古洪水說、開闢神話、西藏史略、古代凡神教、佛教之傳來與弘佛、性情和

風習語言之特性、西藏學及其資料，以及補遺諸篇，內容廣泛，言人所未言，述人所未述，然書成於中日抗戰期間，作者對我內地與西藏在歷史上之關係，以及我對西藏之主權，頗多忽視而略有偏見，故譯者刪去其「曲解誤謬」之處。

六 其他

④0 成吉思汗紀念論文集：札奇斯欽等二十三位學者專家之論文集，六十年四月出版。

④1 蒙古畜牧概況及其改進計劃：起莫德色仍先生編著，四十三年出版。

④2 蒙古呼倫貝爾地方畜牧經營概況：著者同右，四十三年出版。

④3 外蒙古四十年來之政治動態：該會安全室主任金紫綬編著，四十六年出版。

④4 蒙古盟旗行政區劃表：該會委員兼蒙事處長陳孝賢編著，四十二年出版。

④5 中俄間有關蒙古大事記：張興唐教授編著，四十三年出版。

④6 蒙古人口統計資料：著者同右，五十一年出版。

④7 青康藏族人口統計及其分佈區域一覽表：楊德麟編著，四十三年出版。

④8 西藏交涉紀要：陳興祺編著，四十三年出版。

④9 西藏大事記：楊德麟編著，四十四年出版。

⑤0 藏胞「彌曼」組織之形成及其發展之實況：何佑樞編著，四十八年出版。

⑤1 西藏境界簡說：楊德麟譯，五十六年出版。

⑤2 金元清三代政治史略：楊德麟譯，五十年出版。

⑤3 中央對蒙重要政策彙編：烏占坤編著，四十五年出版。

⑤4 蒙藏問題參考資料：陳孝賢、徐東濟、劉學銑合編，五十八年出版。

⑤5 中俄國界問題與匪俄邊界衝突之研究：徐東濟編著，五十六年出版。

⑤6 對毛共煽動中印緬未定界地區民族紛爭之研究：徐東濟編著，五十七年出版。

⑤7 藏變三年：歐陽無畏編著，四十年出版。

⑤8 蒙藏工作應有之認識：徐東濟編著，四十八年出版。

⑤9 蒙藏參考資料：張興唐編著，四十二年出版。

⑥0 蒙藏委員會簡史：該會編譯室輯編，六十年十月出版。該會史之記述，起自清末之理藩院，止於民國六十年，共六章，第一章略述清代蒙藏政務概要；第二章列舉蒙藏政策之依據；三至六章為民國以來蒙藏實務概況，分「民初至北伐成功前」、「國民政府成立以迄抗戰勝利」、「抗戰勝利至政府遷臺」

「政府遷臺至目前時期」四個階段。體裁採記事本末與編年混合，以時為經，以事為緯。據其編輯要旨說，以大陸陷匪，檔卷湮沒散佚，史料蒐集困難，致有語焉不詳，缺漏不足之感，故名之曰「簡史」，俟日後繼續蒐集補正充實。以上各書，望其書名，知其內容，均俱參考價值。該會迄目前為止，研編資料，計達一百餘種，已出版者七十餘種，特選其中六十種介紹如上。

七 目前工作與今後展望

現任委員長崔垂言先生，以學者從政，伊於民國六十一年七月接長該會後，亦認為推廣蒙藏業務，必須首先建立國人對蒙藏史地文化的正確觀念。前述該會編印之蒙藏書刊，固已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然究竟以史料不全，編者寫來寫去，仍多老套；讀者翻來翻去，難獲新知。尤以日本、俄國、英國學者所編寫的有關蒙藏史地書籍，一則體認不夠，一則存有偏見，非僅企圖分化我民族的團結，蓋且對我邊疆領土懷有野心。而歐美學者所編撰蒙藏史地著作又多參考日俄英國學者的著作而成，更可悲者，國內少數學者的著作亦不求甚解，盲目譯引外人著作，如此人云亦云，一錯再錯，蒙藏史地文化的正確觀念，始終無從建立。

所以崔委員長到任以後，決定暫停編印書刊，以其原有經費先行蒐購有關蒙藏資料，於是成立「蒙藏資料中心」，包括研究閱覽室、微捲、圖片室、蒙藏地區敵情資料室三個部門。他們已先將國內書局、出版社、學術機構、圖書館，凡所有所藏蒙藏資料，調查清楚，作成書目，然後分批蒐集，能購買者購買，不能購得者攝製微捲。國外方面亦採同一步驟，派出專人前往美、日調查蒐集，歐洲方面則委請當地學術機構代為調查蒐集，現在已將日本「東洋文庫」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資料目錄調查完畢，並已印製副卡。準備全部攝製微捲。據筆者所知，該會「蒙藏資料中心」已藏有蒙藏圖書一萬餘冊，微捲四十餘捲（此向初創，正積極進行中），蒙藏文物圖片五千餘張。至於蒙藏地區的匪情資料，更是逐日逐月蒐集，極為豐富。該會希望不久的將來，使蒙藏委員會的「蒙藏資料中心」成為全世界蒙藏資料最完整的權威中心。目前他們已就所蒐集的最近資料，正與學術界相結合，展開研究工作，並計劃於短期內召開一次頗具規模的「蒙藏地區史地文化學術座談會」，會中並有蒙藏史地學者宣讀論文，以為與會學者討論。筆者相信，此一歷史性的「座談會」已在本文發表之前召開了。

苦辣酸甜的農家 (續完)

胡火金

十一 憶往

途中經過很多的大大小小車站，但除了南昌、衡陽、株州等站有點印象外，其餘的都模糊不清了。火車進入廣東省境以後，氣候越發熱起來，火車在沿途車站停車時，很多人各個端上一盆洗臉熱水和毛巾肥皂等物，向旅客呼喚要「不要！」旅客們連夜盥洗，在火車中盥洗，滿臉塵土，又累又髒，都不約而同地大家爭先恐後地要那洗臉水、毛巾、肥皂來洗臉，黃阿旺也買了一盆水洗洗手臉，頓覺眼睛明亮，頭腦清爽，精神煥發，花一點點的錢享受很大的舒暢，這才是真正的洗塵，比接風的洗塵宴有過而無不及。這種供應洗塵，雖然是個生意行為，但不失為一件美好的服務，尤其是在火車上沒有洗手間設備的時候。

火車駛到廣州站時正是三十九年五月一日的上午，無論在報紙上登載或在牆壁上所貼紙條都說明凡是去香港的旅客如無住港證，都被禁止去香港。所有去香港的人一擁而入火車站神房打聽時果然如此，車票只能買到深圳，不買香港票，因此不少人的暫住客棧，有的探親訪友研究對策，但黃阿旺既無親友又無故、人地兩生，且所帶的錢又不多，就在「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心情下購買了到深圳的票，搭車前往，鐵路兩側的風光都很美，但因心裏有事，實無興緻欣賞。車駛至深圳站一看，所有沒有住港證的人一律都被英國警察攔住，聚集在大陸邊界地帶，為鐵絲網所隔絕，鐵絲網的出入口處兩邊有英人警察和華人警察把守着。只准許持有住港證的人過去。有一位沒有住港證的旅客，硬闖入的時候，英人警察以繩子套在那人的脖子上，拉在背上迴送的時候，那旅客當時暈倒在地幾乎窒息死，蘇醒後嘔吐不已，因此很多旅客都怕得吐舌不敢向前闖去，黃阿旺見狀，頓時氣憤填胸，就破口大罵說：

「你們英國人太不講理了，香港雖然是英國的租借地，但畢竟是中國的土產，香港的建設也是多用中國人的勞力，才繁榮起來的，香港的銷售品也是中國人購買的，現在忽然禁止華人入港，這實在是排斥華人，也是過河拆橋的負義行為。」

黃阿旺正在這樣大發牢騷的時候，忽有一人過來說：

「你光罵無濟於事，你不想個辦法出去？」

「英警既然不准許出去，那還有什麼法子可想？」

「不！你給他們十元美鈔即可出去！」

黃阿旺忽然想起他自己有十元一張的美鈔有兩張，但那兩張美鈔，黃阿旺已經把它們縫在棉被裏，準備到香港後拿出來用，所以在大眾面前不便取出來。

，就說：

「我手裏不方便，要向誰借？」

「不一定非美鈔不可，相當於十元美鈔的『人民幣』也可以。」

「那麼多少『人民幣』可抵十元美鈔？」

「七千元就可以。」

「那我怎樣把這錢交給他們？」

「那很簡單，你就交給華人英警華人，英警示意英人警察後，他就放你過去的。」

於是黃阿旺就把七千元「人民幣」交給華人英警後，英人警察准他過去了。剛剛過這難關後，有人來問：

「你交了多少錢過來的？」

「交了七千元『人民幣』給華人英警後，英人警察才高抬『貴手』把我放行了。」

「咳！用不了那麼多，交給三四千元就可以，因為英警要錢是貪污舞弊，不是法定的數目。」

黃阿旺懊悔着說：

「我那會知道這種作鬼事，我又多化了冤枉錢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此刻天已不早了，黃阿旺刻不容緩的跑到深圳火車站票房要購買到九龍的車票搭車去九龍，誰知售票處的窗口掛了牌子稱：「客滿車票暫停發售」，黃阿旺急得渾身冒汗，不自禁的大聲嚷道：

「車票買不到怎麼辦？好不容易過來了一個難關，現在又是一個難關！」

正在這手忙腳亂無計可施的時候，忽有一人嫻嫻地走過來說：

「先生你買一張黑票不就解決了嗎？何必這麼急呢？」

「到那裏去買黑票，請你指教！」

那個人就慷慨的領着黃阿旺，到一地勢較低窪的地方去了，那裏有人發售黑票，但票價貴一倍，黃阿旺買了黑票後，趕快跑來搭車，但車廂裏擁擠的乘客如同沙丁魚，黃阿旺總算上了車，喘了一口氣後，覺得輕鬆些。他暗想：

人家會說：「英國人常以紳士派頭自許，能在路上遇到陌生女人，毫不動邪念，好好照顧，送回她的家。」但今天所看到的英國警察，那樣黑暗貪污，真聞所未聞，而出售黑票的人也毫不在乎的公然出售，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不可能的事也有可能啊！咳！反正天下烏鴉一般黑，那一國的人都有好的壞的。

火車到九龍車站的時候，業已夜深。海關的檢查人員，多半是印度籍的英

國警察，高高大大魁梧的身軀，對黃阿旺的行裝檢查並沒什麼刁難，也就放過。黃阿旺跟一位上海同車來的旅客乘坐由九龍到香港的聯運汽艇到香港找一家旅館住下。

黃阿旺因身上所帶的錢不多，第二天就退了所住的房間，出去另找比較便宜的客棧，即在香港的街頭東張西望，看這個、瞧那個的時候，忽有一位面帶笑容的陌生人走來說：

「看起來先生您好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您能不能告訴我？只要我能幫忙的話，我就盡力而為！」

「我找個價錢比較便宜的客棧，最好不到十元港幣的房間，如果找幾元港幣房間的話更好！請您可否告訴我這樣價錢的客棧房間的所在地。」

「好好！你跟我來，保管給你找個價錢便宜，並且住着舒服的房間。」

黃阿旺心想：俗語說「天涯何處無芳草」，以這人的慷慨而樂意幫忙的藉神看起來，證明世界上雖然也有惡人，但好人也各處都有。黃阿旺跟那領路人到一家客棧打聽房錢，兩層床上舖一人床一夜七元港幣，下層的是九元港幣，黃阿旺就決定住上層的床以後，就向那路找房間的人致謝時，那人伸出一隻手說：

「拿錢來！此地沒有人白白幫忙的人！」

黃阿旺這才恍然大悟：啊！他原來笑臉打招呼的目的就是爲了得錢啊！反問：

「你要多少錢？」

「要一元二角港幣。」

黃阿旺立刻掏出錢打發他走了。黃阿旺搬到這家客棧後第一件急事，就是要連絡去臺灣的船票購買的手續，他向客棧老板請教說：

「去臺灣的人必須先申請入境證，入境證准下來後，始能憑入境證購買船票，如果沒有入境證即使買票上船，但是到臺灣的港口也不能登岸。」

「申請入境證大概需要多少日子？」

「那不一定。有的入境證很快就下來，有的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還不下來。」

黃阿旺聽完店老板的話後，又頭痛又心煩起來，因為他不知他的妻子林阿秀和他的父親及弟弟阿焜的住址這十幾年的時光裏有無變遷。到時是否即可找到，感覺實無把握。正在愁悶間，忽然想起王自強的同工至友徐果昇先生的在臺住址，給他寫封信，請求他來幫忙代辦一下試試。

黃阿旺自從託友人代爲申請臺灣入境證以後，爲時已經數週，雖有一次回信說明正在辦理中的情形，但未說明下來的確切日期，因此他免不了有些憂慮，因爲每天生活費至少也要花個十元左右港幣，如果再長期乾耗下去的話，那將如何維持，爲末雨綢繆計，就向一位住在同一客棧的一個板舖的房間沒有床舖

所以比較大能容三四個人的客人商量和他住在一起。

於是黃阿旺由七元的單人床搬進木板舖的房間，那位客人的太太也爲省三元的關係，也表示同意。但住了幾天，信還不來，他就爲長遠打算，不得不做搬到調景嶺去住的決定，因爲那裏是難民營不花錢，當天算清店錢離開那兩位夫婦，走到調景嶺的時候，正巧有一難民的洞穴出讓，兩人就討價還價的結果，以十八元港幣成交。住進洞穴一次付款，以後不再給錢，實在是省錢了，但洞穴裏面潮濕厲害，怎樣厚層的鋪蓋很快的潤濕，並且陽光不充足，空氣不暢通，凡是久住之人無不生長濕氣，痛癢難受，因此很多難民們寧願忍受風吹日曬的苦去到香港市街頭商店騎樓下過夜，香港市政府並不干涉或取締，這種露宿情事比匪區還方便得多。

黃阿旺雖然住進了山洞住所，但他臨走時仍然懇託了悅來客棧的老板，以其客棧暫作通訊處，分神代收由臺灣來的信件，並且黃阿旺本人每天來看看有無信件，這種渴望信件的心情如同大旱之望雲霓，這種心情不僅是黃阿旺一人，所有住客棧以及住在調景嶺而想去臺灣的人都是這樣，都認成臺灣是一個自由的樂土，也是他們唯一的活路，所以去臺灣的人入境證是的確等於救命符。時至五月末，黃阿旺去調景嶺尚不到一個禮拜，他所申請去臺入境證，已經寄來了，他立刻又搬回悅來客棧住，進行辦理購買船票等，這樣一來，他所訂的十八元港幣的山洞反倒不合算了，因爲他只住幾天，黃阿旺回到客棧後，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向他道賀。

黃阿旺回到客棧的第二天就拿著入境證，先訂了一個去臺灣的蘇州輪船票。

香港是個背山面海與九龍對峙的島嶼，是中國大陸的門戶，也是大英帝國的遠東櫥窗，形勢雄偉，景色優美，正在五月的初夏，風和日麗，鳥語花香，夾雜着廣東音樂的悠揚音調扣人心弦，益增遊子鄉思。每當夕陽西下，華燈初上，海中各色燈光的倒影與天空的繁星相映，往來於香港九龍之間客運汽艇，不斷穿梭蕩漾的姿態，宛如泛舟於天際，造成天上人間的景色，黃阿旺近來心情一暢，今晚始有這種美的感覺。所以在此就要離開此一國際聞名的香江花都的前夕，使他感到每一位旅客都是親戚，每一件物體都可依戀。

六月五日的中午黃阿旺在幾位住店的旅友和住在秀華公寓的鄉友們多人熱烈歡送之下，登上蘇州輪，太陽快西斜的時候，船的汽笛鳴聲如離歌演唱，每一位送行的人都揮舞着手，搖動着手帕，充分表露了依依惜別之情。

船身緩慢的由港口向外出海，速度漸漸加快，駛入海航線後乘風破浪的向臺灣海峽進發，所有的船客都露出興高彩烈的愉快表情。

蘇州輪於六月七日午前安然進入基隆港，黃阿旺在幾位好友迎接之下，一同到達臺北市，只見基隆碼頭爲始，沿途鄉鎮以及學校都豎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隨風飄揚着，充分表露了自由空氣，以往的「日本總督府」已經是中

華民國的總統府，成為遠東地區的自由燈塔，人類光明坦途的指標，觀此情景，阿旺的內心燃燒起無比的興奮。

黃阿旺踏上自由樂土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自強的情況轉達其上司，其次就是馬不停蹄的回到南部家園，要與家人團聚。但一到家即聞老父業已辭世日久，其弟黃煥已婚，仍然是佃農，勤勞如昔，問及愛妻林阿秀時，據黃煥說：

「自從黃阿旺從軍出發後，林阿秀即返回其娘家，一直沒再回來，是否仍在娘家，或是另嫁別人，則不得而知！」

黃阿旺聽完黃煥的話，興高彩烈的心情，一變而為垂頭喪氣，即時跑到亡父的墓地，叩首致哀，第二天就去大武山區尋訪多年離別的愛妻林阿秀的娘家，但到大武山車站一看，昔日林阿秀和她雙親所住的小店舖房子，已經是一「物是人非」，另一新人家居住，新屋主說：

「自從林阿秀的丈夫從軍，林阿秀回去娘家後，生了一位男孩，但不幸她的雙親先後病故，林阿秀爲了料理喪事，就把這座房屋賣掉，其後抱孩子他往，不知去向了。」

黃阿旺聽完後，想到自己的父親既故，岳父母又已雙亡，尤其林阿秀去向不明，生死未卜，黃阿旺想到傷心處時，內心的確難過猶如刀割，如痴如醉，望天長歎喃喃的說道：

「我的這種遭遇，完全是日本軍閥黷武好戰所帶來的災害，我一家人都生離死別，妻離子散，不知能否重聚！」

於是黃阿旺孤身隻影，走遍了臺灣各地，尋找他的愛妻林阿秀，但不僅不能見到，就是連線索找不出來！但他向不死心，繼續進行尋找。這樣差不多一年半的時光，有一天黃阿旺獨自到高雄的一家餐廳，一面吃東西，一面歇腳，忽然看到有一位中年男子進來，一看特別面熟的样子，於是黃阿旺跟跑堂講，把自己座位換到那位客人的跟前，那位客人也看了黃阿旺也像注意的样子，但把他的臉轉向於反面去了，不正視黃阿旺。可是黃阿旺不但對那位客人的面孔很熟的样子，就是對他背影也覺得很熟，於是黃阿旺忽然想過來的样子，暗自忖度，他太像已經離別一年多的王自強，但不敢確定就是他，因為天下人亦有同樣相貌的人，所以黃阿旺不敢直接去問他是不是王自強？如果問錯了，怪不好意思！於是沉默一下，不過他還不死心，又想是不是他真的王自強？如果真的話，是不是坐失見面的機會？於是他鼓起勇氣，就起身走到那位客人的桌前，但爲避免萬一叫錯，所以用打聽的口氣問道：

「請問先生貴姓大名，由何處來，往何處去？」

這一下子那位客人很驚訝的样子，打量了黃阿旺的全身上下才啓齒說：

「你不是黃阿旺嗎？你怎麼這樣了呢？」

「是！我是黃阿旺，我怎麼了？你是不是王自強？」

「是！我是王自強，但你怎麼分別了不到兩年就這樣蒼老了呢？」

「咳！說來話長，我慢慢的跟你說！請問王伯伯母身體怎樣，王妹妹的情況如何？」

「咳！我媽初來的那一年冬天，因情緒不好，身體一直軟弱，醫藥罔效，與世長辭了！我的妹妹慧蓮於媽媽去世後，由我介紹與一位很有才幹的敵後工作人員結婚了。」

「王伯伯故去實在是令人痛惜，我好像在精神上就對她虧欠了什麼債務，因為她老人家太痛愛我了。好在慧蓮妹找到爲國效勞的敵後工作人員，那是最好不過了，但你現在怎樣，是否已婚？」

「我也因爲母親故去，妹妹出嫁，一人生活不但覺得孤單，並且對工作上也需要家裏有人幫忙，所以我也和一位敵後工作資深人家的女兒結婚了。」

「噢！你已經結婚，那是太好了，現在你們都是敵後工作英雄，爲復國大業鋪路而努力啊！」

「喂！我們講了半天，還沒談到你家裏的情況！」

「唉！不用提了，我離開家不久，我父辭世，我岳父母雙亡，我妻林阿秀不知去向，下落不明，你說我蒼老了，可能因爲這些繁雜的心事而情緒一直不好所致吧！」

「真如你所說的一樣的話，黃嫂或許另嫁別人，也許離開人間也難說！如果再一段時期找不到她的話，最好物色另一對象再婚未嘗不可啊！」

「不！我決不，因爲第一我尚未絕望於林阿秀，即使絕望於她，我也決不再娶，因爲她對我太情深義重，當初我二人由認識到有了感情後，曾有一位青年學識比我高，家境環境比我好，他央託媒人向林阿秀求過婚，並已徵求林阿秀父母的同意，但林阿秀寧願嫁給我，斷然拒絕了媒人的要求，至我從軍臨別時，她亦曾以山盟海誓說等我回來，現在我的找不到她，可能發生離奇的情節，我相信她絕不會變心的，如果我再婚便成忘情負義的人啊。」

「臺灣光復後，政府推行地方自治，辦理選舉，選賢與能，你固然積極尋訪黃嫂的下落，但另一方面也應該參加地方選舉，競選公職，以表現才華，爲桑梓服務才是！」

「不！我曾在日軍隊伍裏，未能爲國家民族效力，始終疚心，愧對良心，所以只在農業方面努力，不作公務人員，以明我的心跡。」

「你的忠實於髮妻，是重視情義的表現，以未能爲國效力內疚，是君子自貴的作風，實令人欽佩。」

「你這次來臺灣，能住多久，希望你們全家都來到臺灣的話，我們大家再一起住，那該多好啊？」

「不！我們的工作不許我們來到臺灣，中國古語說：『不有亡者，何以救國，不有居者，何以復國』我們的敵後工作者就是屬於後一句話，所以我們等到軍事反攻，光復大陸後始能來到臺灣，至於這次我在臺能住多久，完全等候上司的指示而決定，因為我的任務極秘密，所以盡量避免遇見熟人，我方才頭一眼看到多少認識出你來了，所以我立刻反過臉來背着你坐，結果你不放鬆我來問，我以『異地遇故知』的情不自禁高興見你說出這麼多的話了，求你爲我極度的保密，從此以後的行動不但不告訴你，同時希望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面，即是無意中碰頭，只以神色來打招呼，不必交談。」

王自強說完話如同陌生人起身就走，黃阿旺從背後目送他直到形影消失爲止。黃阿旺暗想：這是我作夢，抑是眞事？我因正在找不到林阿秀之故心煩意亂之時，幸好喜逢潤別共患難的故人，我的心田中如何暢快，把我內心的話都吐露出來，感到無比的興奮，未料一問到他任務上的行止時，他即立刻打斷話題，冷冰冰的起身而去，一判那間我們又各自成了天涯淪落人了！

黃阿旺把髮色當時的上海和來臺經過的情形向高德隆說完後，接着又說：「當我政府遷來臺灣之後，共匪又曾幾次侵犯金門、大擔等島，但無一次不是歸於慘敗。這是你所知道的。」

「依你說：我國的經濟發展，政治進步，凌駕於共匪外，並且我們的軍事戰力遠超於匪軍，是不是？」

「那當然啦，只是去年共匪混入聯合國，這次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短視近利，執迷不悟，要與共匪建立『外交關係』，撕毀中日和約，這明明是替共匪拉套，損人也不利己。但是我國的命運操於我們國人自己的手裏，只要國人團結一致奮鬥努力，腳踏實地的去開拓新的機運，外來的逆流絕阻擋不住我們的前進。」

「存在就是希望，力爭就是成功」，我們必須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即可達成光復神州的目的。」

黃阿旺的這番話，真是語驚四座，聞者動容。這時林阿秀對黃阿旺說：

「這次高親家特意看我的健康檢查而來，真是感謝，現在我的檢查結果證明沒有病，這使我們都安了心，並且告慰高親家的，再我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我們林高兩家今天這樣聚首一堂，吃吃喝喝的歡樂，也就是顯出邱強檢察官幫了不少的忙關係，所以我的意思，乘此高親家在這裏的機會，約會邱檢察官，共同招待他怎樣？」

林阿秀所提的意見大家一致同意，飯還沒吃完心直語快的黃阿旺立刻打電話連絡。打聽邱氏何時有時時間！邱氏以當天晚間有時間作答覆，這事就這樣決定了。於是大家又聊了家常，高德隆也說了不少關於南梓加工出口廠設立後的情況，因為他住在南梓，知之較詳。

十二 父母團聚麟兒完婚

邱檢察官到來之後，使這一聚會更形熱鬧起來。同時大家都想起了往事。

林阿秀說：當年她和侯傑兩人分途出去探聽飛龍幫的踪跡，設法要救出黃興的時候，有一天時間，侯傑跑到姑子庵，報告探聽所得的消息。

「頭幾天左營警察分隊，不但打散了飛龍幫的人，並且奪回來一位女孩肉票，但這位女孩肉票，我在飛龍幫的時候，並沒有聽說過，看樣子這次警察隊的圍剿飛龍幫的事非同小可，我想該幫的人一定吃了大虧，但警察隊方面除了抓回一位女孩肉票外，並沒聽說俘獲任何一個飛龍幫的人，由此可知黃興哥還是被飛龍幫人奪去了，他們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還沒聽說。」

林阿秀說她聽完侯傑的話，內心越發焦急，深怕她的愛兒黃興遭遇危險，就對侯傑說：

「我們必須先找到那位被綁票的女孩，打聽飛龍幫內部的情況，再打聽該幫可能去的地方，然後看情形設法救出黃興！」

第二天我跟侯傑二人由屏東坐火車到左營站下車，由侯傑到警察隊打聽出那位被綁票的女孩住址，就前來南梓，找到了高府家門，當我們輕輕的叩門後，出來的是高親家母，她打量了我們一下說：

「我們不是佛教徒，你們不要向我們化緣！」

「不！我們不是來化緣，我們來打聽點事情！」林阿秀說。

「什麼事，請說吧！」

「我們聽說：令媛由不良少年幫脫險回來，所以我們向她打聽那裡的情形，因為我們認識的孩子，也被不良少年幫奪去了，我們不知道他的情形怎樣？」

高親家母一聽到不良少年幫幾個字，立刻臉色嚴肅起來。因為自從她的女兒被綁去以後，幾乎嚇死，後來雖然女兒平安歸來，但驚魂甫定，餘悸猶存，所以一聽被綁架的話，立刻心驚肉跳起來，就說：

「我們家沒有這種事，你們快離開此地！」

說完就砰然一聲把大門嚴嚴的關起來，此刻女孩正好在院中站立着，她把母親和客人的對白，聽得清清楚楚。所以趕緊跑上前來說：

「媽！不要這樣，人家也有事才來，最好讓他們進來坐坐，慢慢的聽他們的話以後，叫他們走不晚！」

於是那位婦人讓林阿秀侯傑進屋讓座後，高秀英自我介紹後說：

「這是我媽，我父名高德隆，他出去一回兒，馬上回來，你們有什麼事

「我說：我們聽說高小姐由不良少年幫脫險回來，妳知道不知道有名叫黃興的年青人，他是我堂侄侯傑的同學，他也被迫入幫的。」

秀英就把飛龍幫的內部情形，以及她加入該幫黃興說服藏龍要解散飛龍幫的情形，後來因警察隊圍擊時她自己受輕傷不能走路，就被警察救回來經過說了一遍，然後接着補充說：

「黃興是個頂了不起的人，飛龍幫把我綁去後，連罵帶打，逼我寫封信給我爸媽就說：要百兩黃金贖票，否則要殺死我。黃興給我暗暗出主意，叫我先要求加入該幫，我就免於危險。其次藏龍肯聽黃興的說服要解散飛龍幫的事，是因為他們出來搶劫東西的時候，藏龍受傷不能行動，黃興冒險把他救出去，從那時起藏龍開始信任黃興，言聽計從了。」

這時我們高親家也回來了，高秀英把給我們互為介紹後，又把我們的來意告訴他說高親家說：對援救黃興事表示同意。

「秀英也說：他們曾一度決定要自動解散飛龍幫，他們的解散計畫沒成功就是因為沒料到警察來打他們，他們就全幫人馬跑掉，再不敢作自動解散了，可否高先生向警察機關建議，作個招降工作，勸告他們各回各家重新作人，保證不究既往，全幫一解散，黃興自可安全回來，那樣我們救他的目的就能達成。」

高德隆這時插嘴說，第二天是我到警察隊去面商此事的：左營警察隊聽了我的意見，他們也極為贊同，當時還草擬了一份招降書，記得其內容充滿了安撫和保證的意思，大致說：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茫茫大海回頭是岸，浪子回頭更值高興。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現在我們的國家需要青年人的熱血，活力，勇氣，來為國家擔當建設工作！身為國家未來主人翁的青年朋友，能忍心與國家社會脫節嗎？我們熱切的盼望你們轉回頭來，回到你們溫暖的家園，治安機關保證不咎既往。」

高德隆接着說：後來我們按照警察隊給我們指示的方向，乘火車到屏東山得到山地人的多方協助，費盡唇舌，纔把飛龍幫的藏龍臥虎說服，黃興也隨着得救。

林阿秀說：當我聽到黃興回來的消息，高興和振奮的情緒已達極點，但又懷疑侯傑所說的黃興其人，是否真是我的兒子？可是當我走出屋外，經山胞阿庫拉一介紹時，我一眼就把愛兒黃興認出來了，他雖然離別數年的光景長得又高又大像個大人，但他的臉形容貌跟離別時無何變化，我在悲喜交集的情緒衝動之下無法控制自己，向前走幾步抱着黃興哭着說：

「我的愛兒阿興，這回我算找到你了。」

黃興看着我，雖然穿了尼姑服裝，但也認出來我正是他所找的姨娘，他也抱着我哭着說：

「姨娘！妳那年離開孤兒院的時候，妳不是說很快就回來嗎？看妳的服裝妳好像當了尼姑！是嗎？」

林阿秀扼要的把她如何當尼姑，並如何離開孤兒院以及如何找尋黃興時遇見侯傑的情形說給黃興聽了，黃興更失聲哭泣說：

「原來親愛的姨娘就是我的親媽呀！我以為妳或許遭遇意外，所以我輟學出來尋找，因為妳曾答應我會幫我找到我父母，因此我的計畫中先找到妳然後一同找我父母，現在看到姨娘就是找到了我媽，那麼我爸也很快找到呀！」

林阿秀，黃興母子重見的動人場面吸引了很多人來圍繞着看他們，並聽到母子離合悲歡的對白，都落了同情淚，連飛龍幫的頭目藏龍也感動哭泣說：

「你們母子這樣相愛相尋，天下父母心都是差不多，想我的爹媽也自從我離家出走後，一定會想念我，也會為我擔憂吧！」

從此黃興找到了母親，飛龍幫的藏龍也真正地悔悟，高高興興地隨招降隊領隊高德隆進入阿庫拉的房內，大家開始談判，招降隊接受飛龍幫的要求條件，達成解散飛龍幫的協議，招降隊也把帶來的多份招降書交給藏龍帶回去發給每一位飛龍幫的人作為招降的保證，並希望藏龍帶領全幫幫友在阿庫拉家會合同下山，但藏龍說：

「我們要各回各家，你們不必等我們，但黃興跟他媽媽下山，不必跟我返回我們那裡。」

藏龍向招降隊人辭行回去後，這時侯傑像個猴子似的由人羣中跳躍出來說：

「這狠心的藏龍，真是打人魔王，那次因我沒能够給他偷東西來，他就命令其手下人毒打我，黃興哥目親我挨打就替我求情，沒想到藏龍的盛怒竟轉移到黃興哥身上去，就按倒他打起來，把我扔在一邊不管了，我就乘機跑出來，今天看起來藏龍還像個人樣，能够落下眼淚來，但我還不會相信他真的軟了心來。」

侯傑剛說完，高秀英接着說：

「真的！方才侯傑所說一樣，藏龍在飛龍幫裡真够兇，可是今天他的樣子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等於兩樣人，這就是他的內心起了變化，就是他拋棄他所走的邪路而轉入正路的關係而使然。」

「對啦！浪子回頭金不換！本來任何國家的刑罰的最終目的，不只是懲罰作奸犯科，而是警戒人不要犯法，如犯法，法有懲罰之條，所謂『刑期無刑』，就是這個意思，所以無論監獄或是少年感化院，都是期望罪犯者悔過，懺悔，使其重新作人，就是實行『君子許人改過』的教義，決不是『

不教而誅，所以當時我想，這次我們招降隊雖然由於救助黃興由林女士來發動的，但結果我們能使飛龍幫的人都投降過來。實在是一大成功。」

高德隆說。

當夕陽西下，華燈初上，正是遊客集聚餐館戲院的熱鬧時分，招降隊的全班人馬辭謝山地人阿庫拉，勝利地一同下山，來到屏東市一家南都餐廳，招降隊的人雖然整天忙碌又累又餓，但是凱旋歸來，精神煥發，他們就選定寬大的餐館坐下，酒菜上來後就邊談邊吃，大家忽然看到鄰座的一位中年男客叫點酒菜自斟自飲，面帶愁容，精神頹靡，但他的目光頻頻掃射到招降隊的棹上來，林阿秀親家母也覺得那位客人的面貌好像熟悉的樣子，但不好意思再下去就把座位轉過來了，我這時酒酣耳熱，酒勁上來，並因招降隊工作成功充滿了興奮和愉快，好像要把這種得意愉快事讓別人也分享分享，就向那位孤單的客人舉杯讓他一起共飲，那位客人也覺得受寵若驚，連忙舉起杯來共飲。過一回兒那位客人斟滿自己的酒杯來到我的身邊說：

「我要向大家敬一杯酒。」

全掉人都站起來舉杯共飲，在此刻黃親家很清楚地看到了阿秀親家母的全面孔，幾乎叫出她的名字，又想問問看，但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欲言又止了，這時阿秀也看清楚了黃親家的全面目，心裡想：這人莫非真是黃阿旺？但她更不好意思開口問。我看出黃親家欲言又止的樣子，心想這人有什麼要說而沒說的話呢？我一定弄清楚才罷休！就到那位客人的棹子說：

「請你有話儘管說，我們雖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都是出門的人，應該都是一樣，不必拘束。」

「我有話想跟你說：就是我方才在你們棹上看到的那位女士的相貌和我所認識的女人一樣，請您可告訴我她的姓名住址以及她的情况？」

「您所認識的女人是誰，何處人，與您有什麼關係？」我反問。

黃親家就把離別林親家母以及回來後尋找她將近二年的情形約略地說了一遍，這時黃親家母傾耳細聽我們二人的對話，不由得轉過頭來再好好看了那位客人說：

「您原來是黃阿旺，我就是你所找尋的林阿秀啊！」

於是二人相覷一會兒，各不自禁地互抱痛哭起來，此刻招降隊人都覺得奇怪，黃興趕快起來，拉着他母親的手說：

「媽！妳大概喝醉了吧！」

阿秀就在黃興的耳邊小聲細語說明過去的一切，最後肯定的說：

「他就是你父黃阿旺，他雖然蒼老一點，但他還是原樣。」

於是林阿秀把兒子黃興介紹給黃親家，並把黃親家介紹給全掉人，黃家父子雖然初次見面都覺得陌生，但親身骨肉，到底親熱非凡，彼此相抱，喜淚盈眶，在場的人目覩夫婦久別重逢，父子初次相識的景況，以及這一家人都個個

飽嘗各自不同的苦辣滋味，無不唏噓感歎。

高德隆以興奮的口氣說：

「你們一家人雖然在這些年各受離散的痛苦，幸而上蒼不負苦心人的眷顧下，三位都能獲得重聚，實在是一大喜事，三位今晚最好在屏東找一家旅館住下，我和女兒秀英要坐晚車回家，侯傑也到我家住好了。」

「黃阿旺跟黃興同住旅館可以，但我和侯傑一定要回廟，因為我現在還是廟裡的人，不能外宿，」林阿秀說。

黃阿旺聽完這話後不免發急說：

「那麼妳是永為尼姑而不還俗嗎？」

「不！我的入廟為情勢所迫而為之，但廟的主持人不明我的真實情况，所以我必須返廟說明我的還俗理由，然後正大光明的離廟，不能逃跑似的偷偷不辭而行。你們父子先住在店裡，我得到廟務主持人同意我還俗後我始能來見你們。」

第二天早晨，黃阿旺跟黃興父子二人一大早起床要等候林阿秀的來臨，但等候直到九時還未來到，正在這時候侯傑惶惶張張的跑過來告訴說：

「廟方不准我姑媽出來見你們，並且趕我出來，警告我不許再來。」

黃阿旺跟黃興二人聽完侯傑的話，嚇得如同晴天霹靂，不知如何是好，就叫侯傑領路，來到姑子廟，要求見廟務主持人要說明一切，但那位主持人一見黃阿旺，大發雷霆破口大罵說：

「你這俗人野漢，竟把我們虔誠尼姑阿蓮勾引起來了，怪不得她近來常常出去和你幽會，說什麼去化緣的順便幫幫侯傑的同學這一類話，所謂侯傑堂侄等的鬼話就是你所設計的把戲，你須知道，凡在本廟的尼姑都是離開紅塵入廟修性養心，已經斷絕七情六慾，所以既然誠心當尼姑不會再還俗的，如果李阿蓮還俗隨你走，那是嚴重的破壞我們傳統的廟規和令譽的！」

黃阿旺正想中辯的時候，廟務主持人即推門出去，把門扉反鎖起來，不叫黃阿旺進去，不久三位警察推門進來，把黃阿旺帶到屏東警察局。黃興這時既沒見到母親，又失去了父親，又變成伶仃孤苦人，悲從中來，感傷無既，在此走投無路的情况下，只好隨着侯傑奔向高德隆家，要求設法營救他父親，並使他母親離廟還俗。

屏東警察局以黃阿旺係廟方以引誘尼姑有污廟譽罪嫌控告，此乃刑事案件，警方未便處理，即移送高雄地檢處。

高雄地檢處即檢察官開庭調查黃案時，除傳來原告被告外，並邀請招降隊領隊長高德隆，高秀英，侯傑，孤兒院的趙院長作證後，邱檢察官說：

「今天的調查庭應該改為和解會，因本人對本案了解的情形是這樣：

「黃阿旺與林阿秀二人確為結髮夫妻，我由林阿秀得到的合影照片及各位有關係人作證的結果是，黃阿旺甫婚從軍，林阿秀因父母雙亡，生活維艱

，嬰兒初生無力養活，就將嬰兒遺棄在孤兒院門口，讓院方收養，然而又不忍心離子，甘充褓姆親自照顧，充分發揮了母愛。被陳司機傷害後餘悸猶存，故風聞陳司機捲土重來糾纏後，即以驚弓之鳥的心情，欲與世隔絕。權充尼姑，事出不得已，其身雖在廟裡，其心却在愛兒身上，屢次出去尋子，表露了愛子心切。黃與本想先尋姨媽，然後找父母，不幸為惡少所擄，然既救了高秀英，又說服惡少悔改，無非急欲尋親，孝心可嘉。黃阿旺在外多年，曾有再婚機會，但念髮妻仍在等待，堅拒另娶，返臺後尋妻經年累月，足證重情義，幸在餐廳既遇妻又見子，可知此一家人重視忠孝節義，蒼天不負天下苦心人，他們終於團圓。佛心慈悲為懷，深望原告撤銷本案，言歸於好如何？」

所有在座的人都為之動容，尤其林阿秀特別感動，因為邱強檢察官係臺東人，在臺大法律系肄業時，曾託媒人向林阿秀提婚，但被拒絕，林阿秀以為邱檢察官可能藉機報復。但邱檢察官並不如此，反以和解會來了事，充分表露了仁者之風。此時原告立刻表示撤回原案，全場人鼓掌喝采！室內頓時充滿了和諧氣氛，每人臉上顯露笑容。孤兒院的趙院長發言道：

「由於邱檢察官的作和事老，黃家人圓滿的重聚，實在是可喜可賀！再者我自從收養黃興的那天起，就看他長大到離院為止，所以我關切他的心並不低於他父母，因此希望他立業，成家，我看黃興和高秀英，年齡相當，才貌匹配，如結為夫婦，實為一對佳偶，如他倆願意，我願作介紹人，並結婚時請邱檢察官作證婚人！」

本來自從黃興救助高秀英後，她就感激黃興並佩服黃興的心地善良，所以脫險後一直為搭救黃興而奔跑，黃興也因她熱情而傾慕，因此他倆由相敬而相愛的情愫已在茁壯中，趙院長的提議正合他倆的心願，所以在一拍即合的情勢下，不數日就完成了婚事。

大家講到這裏，相視一笑，過去的事一一又都呈現眼前。

黃阿旺，林阿秀出院的前夕招待邱檢察官時，也不斷的提到往事，在歡樂氣氛中散席。第二天黃阿旺租一輛汽車同林阿秀離開醫院時，高德隆夫婦，黃興，高秀英都來送行。黃阿旺在返家途中思潮起伏，覺得這些年的悲歡離合，有如一場春夢，明日的工作和將來擴大生產，設立農業附屬工廠計劃，又把他帶入嶄新的美夢之中。

(完)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學者賜稿。
- 二、文字請用語體，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文章中如須加註外文者，務請書寫清楚，以便排字。
- 四、本刊篇幅有限，除特約稿外，六千字之稿件最所歡迎。
- 五、請勿一稿兩投。
- 六、請勿抄襲他人作品，以免自毀聲譽。
- 七、譯稿請註明出處或附寄原文。
- 八、歡迎有關評介研究前人對邊疆工作暨各種建設措施之文稿。
- 九、歡迎有關邊疆各省區反抗暴活動報道性文章。
- 十、惠稿本社於必要時得斟酌損益，但絕對尊重作者原意，不同意者，請先註明。
- 十一、稿酬從優。

編後記

全蒙反共會議曾於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在臺召開，通過了「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會議宣言」、「全世界蒙胞反共愛國行動綱領」等重要文件，做為今後全世界蒙古同胞反共愛國行動的方針，與會代表們不但藉此表達了擁護政府、效忠領袖的赤忱，也藉此將散處海外各地蒙胞團結一致，互通聲息，壯大反共陣營，收效至為豐碩。

今年八月旅居全球各地蒙胞，又集會於美京華盛頓，研討反共的方針與方法，代表們包括旅居美國、加拿大、法國、西德、內外蒙古及布里雅特、青海等地的人士，濟濟一堂，開旅居海外邊疆同胞自動集會，表示擁護政府、反共復國運動的先河，是一件極值得讚佩和鼓舞的大事。我們願見到這一運動日趨積極與擴大，使西藏新疆旅外同胞，亦能共同奮起，組織反共愛國團體，則邊疆擺脫共匪之壓迫，必可早日實現。

九一八事變迄今已四十三週年了，我們受日本軍閥侵略的禍害，太深太大，蘇俄帝國主義表面上有一段時期和我們「友好」，實際上它對我們的侵略，實不亞於日本軍閥，我們要想把雙十節過得更有意義，便必須好好想想九一八事變前後，日俄兩帝國主義帶給我們什麼災難。最近在報端發表的「蔣總統秘錄」是一篇最好的近代史，沒有比它再確實，沒有比它再生動，本刊對此略述所感，但願讀者諸君細細閱讀這一歷史性的偉大文獻，它將指示給我們反共的道路和方法，也將促進我們反共的決心。

「帝俄侵吞鮮卑汗國經過」一文作者周祉元先生，曾任上校史政官及中國文化學院講師，這是一篇很好記述俄帝侵吞鮮卑汗國的文字。又有關內蒙古自治問題已多論述，即此告一段落。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 季刊

第四十七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 長：宋 念 慈

兼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縣新店十二張路一〇七巷四九號
電話：九 一 五 二 六 五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一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五四五九二八